

850 7

# 刺与爱

著 堂 語 林



「。的能才的堂語林合適最是章文些這」  
—— 珍 賽 ——

行 刊 社 版 出 日 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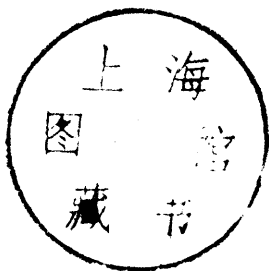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0 4446B

# 刺 與 愛

著 堂 語 林

作斯維·脫寇：圖插



行 刊 社 版 出 日 明

月 七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1561481~~

## 賽珍珠序

我住在南京時，曾經極注意幾種新的在掙扎着的小雜誌，因為我關心我周圍的革命中國的動態。其中有一種英文的雜誌名叫中國評論週報。我每星期一頁一頁地讀着，因為這裏面有中國的青年智識分子在發表他們的思想與希望。他們用的是英文，一半是因為他們需要英文的讀者，又一半是因為他們有幾個用英文寫起來還比較用中文容易一點。那時在這雜誌中開始新開了一欄題為「小評論」署名是一個叫做林語堂的人，關於這個人的名聲那時我從未聽得過，那一欄裏的文章是一貫的對於日常生活、政治、或社會上的各種事物的新鮮、銳利、與確切的閒話。最使我欽佩的便是牠的無畏精神。在一個批評執政要人確有危險的時期，小評論却自由地直言着，我想那一定是由於藉此以表達他自己的意見的幽默與俏皮才能免遭所忌。這種俏皮——披着他人所不敢言的無畏，在不當寬容時絕不寬容，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們，不論是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一視同仁——不久便受了除我以外的許多讀者們的注意，而大家也便開始打聽了「這個林語堂是什麼人呀？」

從這時起就有許多外國讀者們都這樣的問着，到後來也知道了他是一個什麼人。他的作品說明了他這個人。但這本書則更能說明他的人。這裏收着的文章，也許是最適合林語堂的才能的，當然毫無問題，他是一個有才能的人。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思想的鋒芒直刺的特質，牠們都是他的才智的天賦的表現，有所指，果敢透刺，發笑。

這種短而辛辣的文章，林語堂寫了有一年多，這一本書便是以這些過去與現在作的作品編集而成的。但並不是全部都在這裏，因為有一部份有時間性，現在已不適宜了。但這裏的一些文章，也已經足夠表現其多樣了，而林語堂所喜歡也便是多樣，雖然他對於一件事情發生很深的興趣時，他也能執着得很久很深。

我還有一件事情可以一說的。在一九三三年有一個晚上，我在林語堂家裏吃飯，那時是在上海。我們談起了以中國題材寫作的外國作家們，那時他突然說道：「我倒很想寫一本書，說一說我對於中國的實感。」

「你太可以做得，」我十分熱忱地答道。我早便盼望有一本中國人寫的這一類書了。林語堂寫成了那本書，那便是吾國與吾民。這本書以及其後的一本生活的藝術中的好多章節的基本來源，最

初便是在「小評論」一欄中的那些文章。在那二本書都還未寫成之前，我會收集了這欄文章中的幾篇，寄到美國去投給亞細亞月刊。其中有一篇在那雜誌上發表了出來。那一篇便是收在這本書裏的「遺老」。

不久前林語堂會在中國的陪都住了幾個月。他同着千萬的人民一同分受了戰爭的慘酷經歷，但不管這些經驗是什麼，在這本書裏，林語堂依舊是林語堂，那些小評論幽默，聰明，而無傷於他的誠學。

——賽珍珠

# 內 容

## 寰珍珠序

- 一·英國人與中國人……………一
- 二·美國人……………一五
- 三·我愛美國的什麼……………二二
- 四·中國人與日本人……………三〇
- 五·廣田和孩子……………四二
- 六·「無折我櫛杷」……………四八
- 七·動人的北京……………五八
- 八·上海頌……………六八
- 九·予所欲……………七二
- 十·有不爲……………七七

十一· 看電影流淚	廿五
十二· 米老鼠	廿六
十三· 實鳥	廿七
十四· 叩頭的柔軟體操價值	廿八
十五· 一個素食者的自白	廿九
十六· 論裸體	卅〇
十七· 我搬家的原因	卅一
十八· 我怎樣過除夕	卅二
十九· 阿芳	卅三
二〇· 信念	卅四
二一· 中國有臭虫嗎？	卅五
二二· 我殺了一個人	卅六
二三· 車遊記	卅七

- 二四·我喜歡同女子講話……………一四九
- 二五·家園之春……………一五三
- 二六·蕭伯納一席談……………一五九
- 二七·我的書室……………一六四
- 二八·孔子在雨中歌唱……………一七一
- 二九·挖金姑娘……………一七六
- 三〇·杭州的寺僧……………一八〇
- 三一·乞丐……………一八五
- 三二·遺老……………一九三
- 三三·洋涇河與基本英籍……………一九八
- 三四·中國的未來……………二〇五
- 三五·真正的威脅——觀念，不是炸彈……………二一四





## 一·英國人與中國人

時至今日，一個人時常不免要想起白種人，因為近日歐洲的景象實在很足以挑動思潮。

我們不由要問問歐洲為什麼會這樣地一團糟，因為在那裏人類的事情正弄到一團糟，所以人類一定有了過失了。我們不得不向自己問道：「歐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樣，以致要在歐洲維持和平這樣困難？」歐洲人的心智結構的特點究竟是什麼。說起心智的結構，我並非指智能或純粹簡樸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對事物的心理反應。我決不會懷疑到歐洲人種的智能。可是可嘆的一點是：智慧跟人事却很少關係，因為人事多數是受我們的動物熱情所支配。人類的歷史並非人類理智的聰敏指導下

的產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這種力量包括我們的夢想，我們的傲慢，我們的貪婪，我們的畏懼，以及我們的復仇慾望。歐洲仍舊不是給智慧所統治，而是給動物的恐懼和復仇熱情所支配。歐洲的進步並不是由於白種人思想的結果，而是由於他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個至高的人類智慧安置在歐洲的首腦，由他領導她的整個命運，歐洲決不會像現在那樣。現在的歐洲不是由一個至高的人類智慧所統治，而是由三個有大而有力的下顎的人所統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史丹林。

這不是僅僅一件意外事情。有些人的面孔像三角形，三角形闊的一面生在下面（獨裁者即實行的），而有些人的面孔却像顛倒的三角形（有智慧的人和思想家，例如羅素）。智慧的人和實行的人是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德國民族能夠宣誓效忠於「上帝和希特勒」，可是，如果一個英國的納粹黨要宣誓效忠於「上帝和羅素」，羅素一定要慚愧得無地自容。歐洲要是一直給這三個有闊大而有力的下顎的人統治，要是她樂於給有闊大有力下顎的人統治，歐洲一定必繼續依照她目前的發展路線下去，向着她現在所向着的深淵前趨。

每一個民族都有夢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她的夢想而活動。人類的歷史是我們的理想和現實

衝突的結果，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調整便決定了那一個民族的特殊發展。蘇聯是俄國人夢想能力的結果；法蘭西共和國是法國人對於抽象觀念的熱情的結果；不列顛帝國是英國人的特殊健全常識和他們完全不受邏輯推論的拘束的結果；德國的納粹政權是德國人酷愛共同陣線和集體行動的結果。

我論及英國人的性格因爲我認爲我瞭解英國比較其他國家好些。我覺得英國人的精神跟中國人的較爲近似，因爲兩個民族都是現實主義和常識的崇拜者。英國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他們的說話方式，有許多相同之點。兩國人民都極不信任邏輯，對於太完美的辯論極度懷疑。我們相信當一種論辯太合邏輯時，牠不會真實的。兩國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處的天賦而無須舉出所以要使牠們的原因。一切英國人都愛一個說謊說得好的人，中國人也是如此。我們隨便用什麼名字叫一件東西，只不願用牠的本來的名字。當然，不同之點也有許多（例如，中國人比較富於情感）而且中國人和英國人有時也會互相觸怒，可是我是發掘到我們的民族性的根源裏的。

讓我們分析英國人性格的力量吧，看看英國這個民族的光榮歷史怎樣從這種性格興起的。

我們都曉得英格蘭不獨有一段光榮的歷史，而且是一段驚人的歷史。英國常常慣於做一件事情，一點沒有錯，可是稱牠的名字却錯了。例如現在，她把英國的民主政體叫做君主政體。因為這個緣故要領略英國偉大的性質是很困難的。英國民族已經給人誤解，要一個中國人才能正確地瞭解英國人的民族性。英國人會被人非難為虛偽，矛盾，有「糊塗混過」的天才，却顯然缺乏邏輯。我要為英國人的矛盾和英國人的常識辯護。非難英國人為矛盾實在是沒有道理，完全是由於對於英國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領略所致，我想，以一個中國人的地位，我能夠瞭解英國人的性格，比英國人瞭解自己更好些。

在這裏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點真正領略英國的偉大之處的觀點。爲了要領略英國，我們必須對邏輯有一種輕蔑心理。這一切對英國人的誤解，是由於對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謬誤見解所致。常常有一種危險，我們要把抽象的思想認爲人類心性的最高功能，認爲牠的價值超過了簡單的常識。民族的第一種功能，正如動物那樣，便是要懂得怎樣生活，除非你學會怎樣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變化的環境適應，你的一切思想都虛廢了，而且是人類腦子的正常功能的敗壞罷了。

我們都有一種曲解，認爲人類的腦子是一個思想的器官。沒有一件東西比較這更遠離真理了。

洋見解，我認爲在生物學方面是錯誤而且不健全的。巴爾福男爵說得好：「人類的腦子正如豚鼻那樣是用以找尋食物的。」總之，人類的腦子不過是一段擴大的脊髓骨罷了，牠的第一種功能便是用來感覺危險和保全生命罷了。我們沒有成爲會思想的人以前，不過是一些動物這種所謂邏輯推理能力，不過是動物世界中的一種發展得很遲的東西，甚至在現在牠仍舊很不完全。人類不過是一種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覺的動物。這種幫助一個人去獲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種較高的，而不是較低的思想，因爲這一類思想常常比較健全。這一類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識。

行動而沒有思想也許是愚蠢的，可是行動而沒有常識却常常會結果悲慘。一個具有健全常識的民族並不是一個不會思想的民族，而是一個把牠的思想歸納到生活的本能那裏使牠們和諧相處的民族。而是一個把牠的思想歸納到生活的本能那裏使牠們和諧相處的民族。這一類的思想從生活的本能方面獲益，可是永不會跟牠相反。思想過度會使人類趨於毀滅。

英國人也思想，可是從來不讓他們在自己的思想和邏輯的抽象東西裏迷惑起來。那便是英國人心性的偉大之處。英國能夠在最適當時候做出最適當的事情，便是這個緣故。英國能夠加入適當的一方，參加適當的戰爭，也是這個緣故。她常常參加適當的戰爭，然而常常舉出不對的參加理由。那

便是英國的驚人力量和生活力。我們也許可以叫牠做「糊塗混過去」矛盾，以及虛偽。歸根到底却是那健全的英國人的常識和一種頭腦健全的生活的本能。

換一句話，正如各個人那樣，各民族的第一條定律便是自存律，一個民族越是能夠使牠自己跟變化的環境適應，不管有沒有邏輯，她的生活本能便也越加健全。西塞羅說過：「不矛盾是狹小心性的美德。」英國人的具有矛盾之點，只是表示英國偉大的標識。

例如，拿這個令人驚異的大不列顛帝國來說吧，牠現在仍舊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英國的人民怎樣把牠建立的呢？便是由於完全沒有邏輯的推理所致。你也許可以說，大不列顛帝國的基礎是英國人的運動精神，英國人的耐久力，英國人的胆量，以及英國的法官的廉潔。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顛帝國的偉大是基於英國人缺乏腦筋作用這一點。缺乏腦筋作用，或腦筋作用不充足，便產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顛帝國存在着，因為英國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優越。

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出去征服世界，除非牠能確定自己的「開化」的使命。然而，當你開始想到

和看到別一個民族的一些東西，或是別一個人和他的習慣時，你的道德信仰便離開你了，同時你的帝國也覆亡了。大不列顛帝國一直到今日還能夠屹立的緣故，因為英國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確實無謬的方法，又因為他不能夠縱容任何跟他的標準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顛帝國本身是基於一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計劃。牠的基礎實在是遠在伊利莎伯女王時，跟西班牙帝國的極度奮鬥時的海盜時代所奠定的。可是，當海盜對於大不列顛帝國的擴展是必需時，英國竟能產生充足的海盜來應付局勢，她並且對海盜稱頌起來。其後，當工業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場時，她又發展一種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她的開化勢力方面，又有另一種驚人的發現。不久，一個英國詩人吉百齡（Rudyard Kipling）發現了白種人的負擔，那種白種人的負擔的感覺以及英國的開化勢幫助英國人繼續幹下去，沒有別的東西能夠這樣。當然沒有別的東西能夠比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表現出對於生活更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種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麼，那麼想想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顛帝國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空前創舉，這樣的一個帝國，無疑不能僅僅因為沒有邏輯便能團結起來。無論在任何別的民族的手裏，那大不列顛帝國一定會尾大不掉便

傾覆了，因為這個把一個從澳洲到加拿大這樣大的帝國團結起來的難題，就是最能幹的政治家，要感到力不勝任。只有英國人的心智才能解決牠，他們解決的辦法便是發明了這個大不列顛聯邦政制。這個大不列顛聯邦政制實際上等於一個國聯，不同的一點便是這個國聯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國人民說不定沒有自覺到這是一個國聯，因為他們慣於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牠是什麼。我不知道英國人怎樣發現這個公式，可是，他們要不是發現牠，便是由於他們的純粹常識以及和現實調整的能力而無意中發現了牠的。

或是拿英國的語文來說說吧。英語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種國際語的語文了。英國人怎麼會這樣的呢？這也許是由於邏輯的可笑的缺乏，由於英國人的那種純然的倔強性格不肯說他種語言。一個中國人在英國時便說英語，在法國時便說法語，在德國時便說德語。可是一個英國人無論到那裏只說英語。英國人有一句格言：

當你在羅馬旅行，

要像在家時那樣做事情。

這是我用英語寫的唯一詩句。



這是一件最不合邏輯的事情，可是結果却又變成了最正確的事情，現在英語無聲地已成為國際語了。

在英國的民族生活的各點盡皆如是。她的英國國教是一種神學上的反常東西。從神學方面說，牠是一盤英國醬汁和羅馬羊肉合煮的菜，一種沒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學理論，僅僅是利八世和伊利莎伯女王的政治意識的表現而已。牠是荒誕可笑的，不合邏輯的，時至今日牠是無可救藥地陳腐了，可是幾年前英國國會仍舊拒絕把牠的祈禱書修改呢。這是英國的妥協精神的最高證例，可是牠却是一種有效力的教會，能夠維持生命到今日。

英國的憲法又是另一件英國的湊雜物的傑作，然而，不管牠是一件湊雜物，牠對英國人民却保證他們的公民權利。

英國的大學又是另一個許多學院的奇異混雜物的例子，沒有韻律，沒有理由。牛津大學有三十個學院，沒有人能夠說出爲什麼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學始終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個學府。

英國的政體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東西，名義上是君主政體，實際上却是民主政體，可是不知

怎的，英國人並不覺得其中有什麼衝突。英國人一面對他們的國王表示忠愛，可是跟着便假手他們的國會去規定王室的費用。將來總有一天英國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英王仍舊高踞寶座上，由一個極度死硬派的保守黨內閣來領導。現在英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對貴族們的田地和房產課以重稅，——並不用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來稱呼牠——在短期間英國也許會成爲勞工政府，可是人們會覺得過程是這樣地溫和順適，一點不會有劇烈的動盪。我很相信英國的民主政體基礎是會動搖的。

所以，英國人就是這樣地帶了他的洋傘走過去（他並不覺得帶洋傘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語之外不肯說他種言語，在非洲森林中還要索菓糕，在非洲沙漠中渡聖誕節夜。因爲沒有聖誕樹和梅子布丁，便責怪他們「僕歐」他是這樣地自信，這樣地相信自己是對的，而且這樣地合適。當他不是呆若木雞的時候，他難免要有話可說，有所舉動和姿態。一個英國人即使在打噴嚏時，你也能夠預料他要有什麼舉動的。他會拉出手帕——因爲他常常帶一條手帕的——喃喃埋怨這嚴寒氣候。而且你能夠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熱水洗一次腳，這一切準確得有如太陽第二天早晨要從東方出來那樣。可是你不能使他惱亂。他那種興沖沖的樣子雖然並不十分

可愛，可是却很動人的。實際上，他便是帶了那種坦白和高興去征服這個世界的；他能夠這樣子獲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的證據。

在我自己，我便頗爲這種與沖沖的態度所打動，這種正是一個認爲無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上帝所厭棄的，（因爲那裏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適當的時刻，不能抽出一條不可缺少的手帕的）那種人的態度。人們禁不住要看看他那副極度厚臉皮的後面，偷窺一下他的靈魂的深處。因爲英國人是動人的，正如孤寂是動人的。一個人能夠獨坐在一個總會的聚會中而顯出很舒服的樣子，這種樣子總是很動人的。

當然，其中這一定有點什麼的。他的靈魂並不是這樣的壞東西，他的與沖沖態度也不僅是一種裝腔作勢。我有時覺得英倫銀行決不會倒閉的，正因爲英國人都這樣相信，牠不會倒閉只因牠不會這樣。英倫銀行是很合適的。英國的郵局也是這樣。製作者人壽保險公司也是這樣。整個大不列顛帝國也是這樣，一切都合適，必然地很合適。我相信孔子一定會認爲英國是一個適合居留的理想國家。他一定感到欣悅去看見倫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婦人走過街道的樣子，以及聽到孩子們和年輕人對他們的長輩以「Yes, Sir」語稱呼。

中國也是一個極之合適而且極之相信自己的國家。中國人也是一種富於常識而且尊崇常識而蔑視邏輯的民族。中國人最不擅長的一件東西便是科學的推理力，這種推理力在他們的文學裏面完全不能見到的。中國人的頭腦很活躍，他們也像英國人那樣，完全憑了直覺來達到一個真理，可是比較英國人更敏捷些。中國人的心性慣於緊緊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捨棄了。最重要的一點，中國人的心性具有常識和生活的智慧，牠具有幽默感，牠能夠安然問心無愧而對着邏輯的矛盾。

那種智慧和幽默現在大都喪失了，那種我們古代生活的優良意識現在已經凋謝了。現代的中國人是一種放縱的，乖張的，神經衰弱的個人，由於中國民族生活在過去這一世紀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之道適應的恥辱，因而喪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確實的氣質。

可是古代的中國是具有常識的，而且有着大量的常識。中國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國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約翰生博士，兩人都是富於常識的哲學家。如果孔子和約翰生博士相遇，他們一定會同作「心的微笑」。兩人都不願容忍愚蠢的舉動，兩人都不能忍耐無意識的事情。兩人都表現澈底的

智慧和堅定的判斷力。兩人都是實行實是求是的方法。兩人都是在複雜的理想上下功夫。而且兩人對於僅僅的不矛盾表示極度輕蔑。孟子會說過孔子是聖之時者，孔子會兩次說及自己，說對於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國人崇拜這一位「師」因為他是一個聖之時者——在中國這並不是一個可恥的名稱——因為他對於人生的瞭解太深澈了，不能僅僅不矛盾便罷了。在外表上看來，對於他本來沒有什麼值得欽敬的地方。可是中國人對他的尊敬，遠過於更顯赫的莊子或更適合邏輯的商鞅或理論更透澈的王安石。關於孔子，除了他對於普通的東西的最好之外並沒有什麼顯著，除了他的一些陳腐論調之外，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的傳說最神聖的一件事便是他的偉大的人性觀念。

比他更無趣味的人再也不會有了。要中國人才會崇拜這樣的一個人，正如要英國人才會崇拜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麥唐納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國人的態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種偉大的態度。一個工黨份子的麥唐納有一天踏上唐寧街十號的石階，嗅到牠的氣息，感覺到愉快。他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愛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牠更為安全。達到了這個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樣，毫不遲疑地把他工黨主張付之東流了。因為孔子一定會贊成麥唐納的，正如他贊成約翰生博士那樣。

偉大的精神正是這樣地超越了時代相接觸了。

歐洲今日所需的和現在世界所需的，並不是更多心智上的偉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國人並沒有邏輯，可是有的是中國式的智慧。一個人覺得因為英國在那裏，歐洲人的生活一向較為安全，歐洲的歷史的發展程途也更為穩健。使一個人覺得很確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見一個人對自己這樣確信實在是一件好事。

英國和中國的最大分別，便是英國文化更富於丈夫氣，中國文化更富於女性的機智。中國從英國學到一點丈夫氣總是好的，英國從中國人多學一點對生活的藝術以及人生的暖與瞭解，也是好的。一種文化的真正試驗並不是你能夠怎樣去征服和屠殺，而是你怎樣從人生獲得最大的樂趣，至於這種簡樸的和平藝術，例如養雀鳥，植蘭花，煮香菰以及在簡單的環境中能夠快樂，西方還有許多東西要向中國求教呢。

有人說過，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國的鄉間住宅，雇一個中國廚子，娶一個日本妻子，結識一個法國情婦。如果我們都能夠這樣，我們便會在和平的藝術中進展，那時才能夠忘記了戰爭的藝術。那時我們才會曉得這個計劃，可是我相信這樣在生活藝術中的合作，將要形成國際間瞭解和善意的新紀元，同時使這個現世界更爲安全而適於居住。



## 二一·美國人

在中國人們聽到關於美國和美國人的故事。牠們大體上跟一個人在法國或英國所聽到的很相像。美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在那裏男人們吃「熱狗」(Hot Dog——一種香腸麵包——譯者)，女人們嚼橡皮糖，孩子們舐冰淇淋筒。然而，這個見解並不是指「有些」美國人是這樣，而是指每一個男人都喫「熱狗」，每一個女人總是不停地動着她的牙牀，而每一個孩子手中總拿了一筒冰淇淋。

「那不是一個古怪的世界嗎？」我們

互相閃着。其後我們又聽到一百另二層的摩天大廈，汽車在底底像蚯蚓那樣走着，火車在半空中飛馳，餐室裏你只要投進去一隻銀幣，一整燒雞便會自動地跳上你的桌上，你無須舉步便會把你送上去的樓梯，警察都是六呎高的身材，女人一絲不掛地走動着，諸如此類的事情，令人不能相信，可是都是真的，因為我們許多人，都能夠在銀幕上看到這些東西。啊，美國！

比這更壞的，我們聽見人們說，在美國人人都是守時刻的：一個美國人約好了九點鐘，他一定會在九點鐘時來到的；每個人都走在街上，忽遽走着，誰也不會耗廢一分鐘；整個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隊那樣組織起來，每一個人都像鐵路那樣，按着時刻表而動作。我們聽到好萊塢的人都是很有錢，滿足和快樂；在美國人人都是基督徒，美國革命的女兒們都是美國民主政體的監護者；黑種人每天都給人私刑虐殺，芝加哥的每一條街道轉角處都有流氓藏匿着；在這個自由的國土裏，人人都是歌舞狂歡，還有這個平等的國土裏，每一個人都可以拍拍每一個人的肩膀……

所以我是帶了驚異的眼睛來觀察美國，可是因為我是一個解事的人，我並不希冀得過者，也不太多。那是我的一點長處。從科學方面說來，我相信每一件東西都是可能的，從人情方面說來，我相信



許多東西是不可能的。在一切屬於科學的東西，我發現在那些事實並沒有言過其實，可是在一切屬於人類行為的東西，我堅信美國人跟中國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我準備去接受那最壞的和最好的。當我發覺我自己並沒有錯，美國的婦人仍舊像中國人那樣照料她們的丈夫的肚子，雖然她們從來沒有聽見過孔子這個名字，我是多麼愉快啊。

我走進一家美國藥房，開始看到美國人的人情。一家美國藥房正適宜於作這種觀察。牠有四個 FIG OIGERS（雪茄煙）給男人，Chocolate（巧格力糖）給女人，Candies（糖果）給小孩子以及 Cough Drops（止咳藥糖）給老年人。我看見男人買雪茄煙，女人買巧格力糖，小孩子買糖果，老年人買止咳藥糖。我又看到女人和小孩子也許要比男人和老年人更愉快，可是他們確是比較他國的女人和小孩子更愉快的。

因為美國是女人和小孩子的國土呢。牠名叫新世界，同時歐洲和亞洲都名曰舊世界。當你說起新世界時，你的意思不過是說，美國的女人是新的，美國的小孩子也是新的——他們跟歐洲的女人和小孩子不同。是女人和小孩子使美國成爲一個新世界。

在美國，女人都有一項機會。給一個女人機會常常使舊世界的男子恐懼，尤其是一個亞洲人。將

會發生什麼了？」以保護女性爲己任的男子總會本能地提出這個問題。如果你給一個婦人機會，譬如，如果你放任一個年輕少女走進那廣闊的世界去，將會發生什麼呢？

當我發現把這樣的一個機會給與女人後，竟沒有什麼發生，我不由感到一點驚訝。她們分明是能夠照料自己的。我開始感到奇怪：我們在舊世界裏的男子，爲什麼都要麻煩自己，去照料女人們呢？

經過了長期時間的推想後，我自願勇敢地承認這一點：女人不過是跟男人們相同的人類罷了。他們同樣具有判斷和錯誤的能力，只要你給她們同樣的閱世經驗和接觸；她們同樣有能力去作有效率的工作和保持冷靜的頭腦，只要你給她們同樣的商業訓練；她們能夠具有同樣的社會眼光，只要你不把她關閉在家庭裏；最後，她們也具有治理得好和壞的能力，因爲如果用女人們來治理這個世界，她們至少不會比男人們在歐洲那樣弄得更加糟。

我讀到初期的女性主義者的著作，因而相信獲得解放後的女人們不願結婚的，我發現女人們大體上是不會誤信那種無稽的事情的。如果許多女人不結婚，並不是因爲她們不曉得什麼是好的。她們對於那件事，常識正多着呢。沒有一個女人能夠沒有男人的愛而生活，同時仍舊是一個愉快的生物學的動物。

有些美國女子，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她們受了欺騙，以致把婚姻的權利放棄了，把她們女性具有的使用各種手段去虜獲一個男子的特權放棄了，我說，她們是受了一種生物學上說不通的哲學思想欺騙了。不管你們怎樣說及在中國女人受到壓迫，你們要記着每一個中國女人都結婚的。那便是說，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男子，由於上天的意旨和社會的創作，要受到她管理。不管整個男性是多麼崇高與有力地把她支配着，一個中國女人至少能夠支配一個有肉有血的男子——這一個男子是上帝交給她的手裏，要去繼續他的捏塑和製造男子的工作。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名言，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這意思是說，男人這樣髒而重，女人這樣輕而潔便是這個道理，而且水滾遠去使泥捏塑成形。我認爲聖經裏的創世記應該加入一點中國色彩重寫一次：亞當是泥，夏娃是水，上帝僅僅捏一個粗糙未完成的亞當形狀，吩咐夏娃把其餘的工作完成。每一個女人跟男人結婚，不過是繼續上帝未竟的工作，從上帝或他的母親離開他時那個樣子開始着手工作。現在聰敏的美國女子都認爲這有沾她們的尊嚴上帝不喜歡她們這樣的態度，因此才以神經衰弱病和零行孤苦病來處罰她們。美國女子愈早些決定她們並不愛獨居生活，她們便可早些獲救。讓她們跑出她們的特別優美的哲學之宮和獨立生活吧，讓她們把他們純淨的水跟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讓她們把「陽」與「陰」

聯合起來吧，讓她們面對那顯明的真理——男人與女人只有跟異性和諧地補充才能達到他們的完全表現，然後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讓她們這樣做，看看有什麼結果，她們要再度發現一個老舊的真理。這個真理舊世界的女人們好久前便已經發現了。

我對美國女人要說的是一句常套的話：「不管用什麼手段，出去找一個男人吧。潛在的意識已經死了——讓我們恢復到簡單意識到的真理吧。出去找一個男人，生兒育女，養小雞與種蘿蔔。」

現在我們說到美國民主政體基石的普通男人。美國是一種高度浪漫的類型的民主政體，以女人和普通男人的地位來渲染女人的地位，這渲染同時也給牠的浪漫主義所渲染，那是渲染着。

馬丹台·史坦爾 (Madame De Staël) 的浪漫主義，廣大的，人道的，超越國家觀念的，情感的，普通男人的地位渲染着，同時給牠的民主主義渲染了。

要明瞭普通男人的地位，首先必須明瞭美國民主政體的性質。美國民主政體根本是基於「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這一個理想，因此，那代表着大多數的人的普通男人才出現了。

我也許錯了，可是我相信，在美國是「大多數人」這一個理想，而不僅僅是「大多數人」這一

個空虛的名詞，才使一般人民體會到民主主義。因為只有在美國人們才會聽到一個人能「出售一個念頭」而一個無線電廣播的主持人能「收買一個藝人」。

普通男人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石，因為代表最多數的是他而不是美國紳士，最多數的東西都是售給他們，無線電節目和影片也是爲了他們而設——如果製這家不整千整萬地把他們的出品出售並且爲了千百萬人而攝製電影，那麼美國民主主義還成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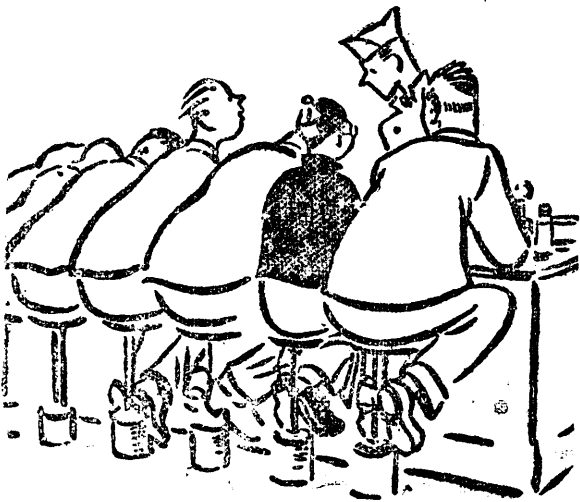
正是這樣，在美國的民主政體裏，我們會有生命而且大量地具有牠，因為我們有大量的汽車，大量的雜誌，和大量的無線電收音機。所以普通男人繁榮了，他過得好日子，而且他越是普通，他越是過得更好的日子。

因爲只有在美國普通男人們，女人們，和孩子們才有機會去發現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能性。對一切新的人總得優待些，你把一切放在這個美國民主政體的大鍋子裏——新的女人，新的孩子，新的醫療法，新的風尚，新的衣服，新的遊戲，新的學校，新的機械，新的沙發牀，新的爵士音樂——把牠們一起攪混了燒煮，因爲自己有一副愛實驗的頭腦，所以我急於要曉得再過五十年後，這一鍋子裏會煮出什麼東西來。

### 三·我愛美國的什麼

我們應該把這些一次寫下來。這一來，一切會向一個外國作者提出的問題，都會有預備好的回答了。

這一切的愛和憎也許都是錯了的。說不定住得久一點，我們的見解便會改變了，或甚至愛起我們以前所憎的，而本來喜愛的都要憎惡了。那些新接觸到一些東西時的興奮，那些第一次的印象，感覺，迷亂，以及新奇的驚異，要把牠們再獲得是不可能的。我不須心理學家把習性律告訴我——說人類的心性一旦慣熟了後，善於忽視不諧合的東西，而終於把



一切東西都認爲合理的，因爲已經習慣了。

同樣的，我並不要證實我的愛和憎。私人的愛和憎，都是一切你無須舉出理由的東西。牠們不過是私人的愛和憎罷了。我喜愛某些東西，因爲我喜愛牠們。如果有人問起我爲什麼喜歡牠，我的回答是：「正因爲這樣。」

好，那麼，我愛美國的什麼，我憎的什麼（我僅僅要實行一下美國人的言論自由這一原則。）在紐約，我最愛的是中央公園中的花崗石，牠們那種崢嶸的韻調，跟崇山峻嶺上所見的同樣美麗；其次便是那些毛色光澤的栗鼠；第三，便是那些對於那些小栗鼠感到同樣的興趣的男男女女。我以為，像我那樣對石頭感到興趣的人，一個也不會有——那些沈默的，永不變易的石頭啊。

我喜歡嗅香腸麵包（Hot Dog），可是我總是不喜歡跟我一起吃牠的那一種人。我很喜歡喝一杯番茄汁，可是最恨坐在那周圍的是一瓶瓶的消化藥水，一包包的清腸片，一盒盒的阿司匹靈，以及堆得山一樣高的沐浴肥皂，海棉，電烘麵包器，牙刷，牙膏，不脫色的脣膏和剃鬚毛刷的地方。喝牠。我喜歡在魯易與阿蒙餐室的地室裏吃生芹菜和蜜露西瓜，或是在奈狄克飯店的露天食攤上吃一頓。隨便那一樣都可以，可是如果我有法子的話，決不要吃那些汽水店裏的午餐。在那裏，踞在那些會旋轉的

圖標上，我既不能像一個美食家那樣以一種宗教的熱誠去對付他的食物，又不能像一個高高興興，自由自在的流浪者那樣，可是只是一個忙碌的紐約人，在宇宙間竟沒有充足的空閒，把一條手帕舒舒服服抽出來。如果我要伸欠一下（正如每一個人飽餐一頓之後總要這樣）我一定會仰翻跌倒。

關於無線電的一切東西，除了牠的節目之外，我都喜歡。我一方面對於那種把優美音樂和藝術的享受帶到家裏來那種空前未有的機會感到驚奇，同時對於優美音樂和藝術的享受的比較和空前未有的難得，感到同樣驚異。我對於那些神祕的電線，線圈，開關，和真空管，以及那利用電線線圈和種種儀器從空氣中把音樂收來的機匠感到無限地佩服；可是我對於那些最後給那神祕的電線，線圈，和真空管收得的音樂，却感到極度的輕蔑。美國人有的，是惡劣的音樂，可是很好的收音音樂的東西。我對於那種使歐洲豐富的音樂完全停止活動，慚愧地隱匿起來那種成功感到極度驚異。同樣的我對於大減價的佈告感到欣悅，這是無線電節目中最好的一部份，因為只有這一部份才是老實的。

我愛那甜美的布本克梨和香噴噴的美國蘋果，以及那豐滿的響亮的美國人聲部，和一切富於活力，豐滿而健全的東西。我恨那稀薄的蛤蜊湯和那種柔弱的曲調，以及那些壯健的美國大學生呀



用那種優美出溫柔多情的聲調，總是把「你」和「您」兩個字押韻。還有一切感覺的，精緻的，製成  
的和定製的東西。

我喜愛那莊嚴的美國菊花，正如中國的那樣令人羨愛，我又愛第五街花店裏的許多種類的  
花，可是我最恨許多花球的編紮法，完全缺乏有韻律的活氣和別有風韻的對比。

我愛聽在公園裏，不怕塵污戲玩着的小孩子的響亮笑聲，以及少女們吹着好聽的口哨來喚聚  
鼠。我愛看見容貌純潔的年輕母親推着嬰兒車子走着，和獨身的女子騎在草地上打瞌睡，她們的面  
孔給報紙略略覆蓋了，這一切都表現出人生的歡樂。可是我不喜歡看見男人和女人面頰在電上，在  
別人面前接吻起來。

我愛那些黑人脚夫，信差，和電梯司機，無論在那裏，他們態度總是很好的，靈靈眼睛帶着笑容，可是  
我最怕看見那些板着面孔的黑人，戴着手套和覆鞋套，搨起文化的幌子到處走着。

我喜歡新英格侖州可愛的少女的微笑，說話音調很美妙，我不愛看見地底電車裏的人們，下顎  
不停地動着，可是沒有吐出烟來的樣子。

我喜歡地底電車，如果要載我到目的地，牠總是走得那樣快。可是當我走得脚步最快時，却給我

高跟鞋的金髮姑娘趕到我的前頭，我便要覺得慚愧。天啊！她要到那裏去呀？

我喜歡早晨坐地底電車時所見到的男男女女，他們飽睡之後，眼睛現出柔和的樣子，面孔上喜氣洋溢。可是在下午乘車時我便覺得很不舒服了，那時人們的面孔皺痕深深顯露出來，眼色嚴厲，面孔繃緊。

有時我瞥見可愛的寧靜的面孔，莊重的面孔，以及有生氣的面孔；接着不諧合的情調來了，於是他們便過去了。留下我立在一羣雙目灼灼，下頷突出，開口便說起要成就什麼偉業，說起話來沒有一點好聲氣的人們中間。

我又見到中年的主婦們從雜貨店挾了一包包的東西回來，一路滔滔不絕地談着生活的實現，談得很有味，看到她們時使我感到快適，因為使我記起中國來了。有時我會見到一個可愛的，憂鬱的，孤獨的少女，沒有人跟她談話，我希望我能夠看透她的靈魂深處的幽情。

我看到朱顏白髮的老人，我懷疑他一定跟我那樣地正在瀏覽着人類之潮。接着，我却驚異地見到別的老人，他們總是埋怨着老，總是露出他們的精神仍舊很年輕的樣子。

我常常覺得很有趣，即使在美國，男子也不常常立起來讓座給女子。可是當我看見一個老人要

立在那裏，我便覺得憤怒。

我認爲五個學生女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可是看到她們是這樣地被人利用來賺錢，却要感到驚訝了。我欽敬林白夫婦，看到攝影記者怎樣騷擾他們，不禁替他們叫苦。我是美國民主主義的信徒，對於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感到熱心。可是我感到驚異，美國憲法中竟沒有增加一條保護每一個美國公民不受攝影記者和新聞記者的騷擾，保證他們有隱居的權利，只有這一種權利才使人生值得過。我欽敬美國的高尚人士，然而却替他可惜，他對自己的教養和較佳的見解會感到慚愧——我替他可惜，他拘於成見，保持成見，深恐跟着道人有異。我明白可是却也感到驚異，美國的政治舞台上，高尚人士幾乎完全絕跡。

我對美國的民主政體和信仰自由感到尊敬。我對於美國報紙批評他們的官吏那種自由感到欣悅，同時對美國官吏以良好的幽默意識來對付輿論的批評又感到欽佩。

我常常對於美國商業上的客氣和儘量使用「多謝你」這句話而感動。可是我常常對於「啊，是嗎？」一語覺得好笑，因爲這是一句把說話者的缺乏智慧隱蔽起來的一句老套話。

我喜歡在黯淡燈光下進餐和在優秀的美國人家中的幽靜的宴會，可是每次參加「考克台爾

「宴會 (Cocktail Party) 回來時總是弄到精疲力乏，因為在這種宴會中，體力的活動達到最高度，智力的活動却極度低減。在這種宴會中，你要跟一個不相識的人談起你不感到興趣的題目。正如搭錯了十次火車，一連十次從曼赫頓車站回來，在完全白費，毫無目的地活動了一小時後，終於在本雪范尼亞車站下車。

一個「考克台爾」宴會是一個地方，在那裏你學會一面向着你的右邊的房間這面的人揮手，一面微笑跟你的左邊的人招呼，一面要對着你的面前正在跟你談着哲學的太太，說着「啊，是嗎？」我對於肉湯鉅子，豬肉大王，和鬚毛女小開把整座英國和法國的城堡，片磚隻瓦地搬到美國來那種雅致頗能體會到，可是對於做工廠式樣而建築的辦公房屋，和做辦公房屋而建築的住宅却另有見解。事實上，在紐約城裏，我只看見商業巨頭在工廠建築內作事，男男女女都住在辦公房屋裏，可是從來沒有看見美國家庭住在住宅裏。

我佩服美國人的愛好古舊傢具和地毯的心情，可是對於他們的家庭裏，克羅味 (Chromium) 代替了木的地位却感到痛惜。克羅味的傢具對於家庭太過寒冷，對於靈魂太過堅硬了。在我看來，白金髮女郎，克羅味傢具的家庭和鐵皮罐頭的靈魂這三者之間是很相似的。

我對於 Servitors，電器冰箱，真空掃塵器，以及自動樓梯這些東西感到很高興，可是我最恨看見一張床從一道似乎是衣櫥門那裏落下來。我喜歡節省勞力的器具，可是痛恨一切節省地位的發明。美國人的房屋是從有烟窗的小木屋發展出來的，其後改變成公寓式的住宅，其後又變成了旅行汽車。旅行汽車是美國人家從公寓式住宅的合理發展，因為曾有人替公寓下定義，說牠是一個地方，家裏的一些人在那裏等待那給家裏別的人坐了出去的汽車的回來。所以，爲什麼不造一輛大的汽車，使全家的人隨時可以住在那裏？美國人如果不小心，他們不久便要住到用板隔開的餅乾箱裏了！

#### 四·中國人與日本人

在遠東所發生的事情顯明地顯出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大大歧異。如果我們想相當準確地去預測中日這場好戲的未來發展時，我們必須明瞭這種種歧異。

日本與中國同為種族的實體，牠們不願給人貼上一些標誌或公式便貼服地給放在一旁。種族的特性是一種極度複雜的東西。有時甚至在同一個民族中會發現矛盾的特性，因為這樣的特質是那些不相同的潛勢力之流，在那個民族的歷史上，在同一個時期或不同的時期裏的產品。

一個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現象，便是日本人和中



國人的幽默感之歧異。在藝術及文學方面，日本人顯出很優秀的幽默感，他們有一種獨出心裁的幽默文學（如「理髮店閒談」及「浴室閒談」），這種文學，即使不能勝過中國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夠跟他相比。然而在行動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難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國人相似——他們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邏輯相合，而且無可救藥地官僚化起來。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們的古文裏，那靜靜地笑聲和鬨堂地大笑似乎很難得見。

那麼，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同一個民族裏的矛盾，在這個事例中無疑是由文學的傳統說明了。困難的一點是：一些事物當接近地觀察起來常常不會是簡單的。只要想想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學代表的廣大的學術自由的產地！

我們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過容易一般化起來，讓我們來看看中國人和日本人的種族上的特點，觀察牠們的異同吧。因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歧異到足以使他們成爲不和的鄰居，同時他們也相同到足以增強他們互相的憎惡。正如美國人跟他們的英國人表親一樣，我們不喜歡看見我們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異之中發現類同，在相同的東西裏發現繁復的分歧。我並不是說日本人在種族上跟我們有關係；日本人的言語甚至不是屬於印度支那系統裏的。首先，讓我指出這

兩個民族的相同之點吧。在許多顯明的文化情況上，日本與中國是相同的，因為日本本來是中國的，一個頗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現代，據我們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個結構，基本地是中國的，以及從中國輸入的。

中國給與日本的東西，包括陶器，繪畫，絲，漆器，印刷，寫作，銅幣，紙窗，燈籠，爆竹，祝火，佛教禪理，宋代哲學，儒家的君主政體，唐詩，茶藝，試泉水，藝花，亭，以及假山。中國又把她的大部分節日給與日本，例如，每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於欣賞螢火一事，是否中國傳授給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國確曾指導過日本怎樣訓練較佳的主婦，養成她們更有禮貌，更加溫柔，比較中國女子更爲熟識。唯一的一件東西，中國人不能傳授，日本人也不能吸受的便是道家哲學那種「無爲」思想。日本身體上並沒有道家的血液，我們從教育哲學上知道，要從一個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並不具有的東西是辦不到的。這一點的結果，便是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最可驚異的歧異，因爲，一方面日本人是圓滿論者，而中國人却是一個聽天由命，隨遇而安的民族。這樣的歧異的含義是很廣的，尤其是在一個工業時代裏。

日本人在過去從中國學到的東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們整個歷史裏，他們沒有產



生一個哲學家。可是在許多別的東西上，他們能夠跟他們的師長競爭，常常還勝過他們的師長。在藝術的領域裏，包括詩歌，繪畫，時花，以及房屋裝飾，他們本質地獲得中國的精神，而且當中國已經忘記了時，他們仍然能夠保持着，在許多例子上，並且創造出他們自己的風格和派別。在這東方藝術的領域裏，（概括地可以說是對於一剎那間的詩意的領略以及對於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細微事物的美點的領略）日本人也有他們獨擅的地方。那種十七字俳句的發展（用以表現或僅僅提示一種情緒，一種情感）便證實了他們的優長。

不要拍那蒼蠅，牠正在搓着牠的手和腳呢。

或如：

一隻青蛙躍入一個古老的池塘裏的聲音。

那正如中國的詩歌裏所表現出的中國人的情感那樣，或者甚至更豐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隨筆的發展上，正如我已經說過，日本人完全無須模倣中國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隨筆裏所創造出一個人物，在這篇東西裏，那個無賴漢在一頂轎子的坐墊下拾起一串銅錢，他一聲不響便把牠收藏在衣袖裏，然後大模大樣地拿出來替他的朋友們付酒資。

這種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 (Cartoons) 裏也會發現，關於這種東西他們具有八百年豐富而複雜的傳統，現在又在他們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現出來。在卡通、隨筆以及木刻裏的情感，仍舊是對於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爲的敏捷感覺——兩個下棋的人是這樣地聚精會神，一個孩子竟能把一些東西放在其中一個的頭上，而他却不覺到，或是一個可憐的書塾的教師，無意中給在戲玩中的小學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頭顱時，面上那種表情。日本的藝術家最喜歡便是這些東西，在那方面，他們比較中國的藝術家更富於中國氣味。

當日本人能夠這樣優美地瞭解，感覺，以及表現出我們心中的情感時，我怎能夠不對日本人的藝術意識和詩意感到欽佩呢？首先，他們瞭解簡樸之美，那種簡樸之美很可以從日本人的居室內見到，等於中國人的「明窗淨几」這個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們喜歡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潔淨這一點見到。

如果要用幾個字來表達出日本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之點，我要說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廣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義，以及中國人的民主觀念。這些特性是連結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較中國更大的對皇帝和國家的忠心，更嚴格的紀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決心，以及——這裏是一個驚人的

結果——更墨守禮法。日本人比較忙碌，可是中國人比較智慧。

我有這樣的見解，也是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可是我覺得當你要探求深遠和創作力——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後的試驗——日本人在這一方面的成績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個民族並不需要深遠和創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為世界上儘有許多缺乏深遠和創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順適。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文化上的較奢侈的現象。在藝術上，有一種現象便是：許多日本人的東西是可愛的，而很少是美麗的。日本人瞭解精巧這一點，一種狹狹的精巧，他們也許要比任何的國家更為瞭解小型的，細小的，輕的，極小的東西的美點。可是我仍舊要在他們的藝術裏找尋一種對神祕的深遠和偉大的感想。據我的一般印象看來，一切都是像他們的木屋那樣輕浮而不穩固。

這個「明理的精神」一語——那精神上圓熟之母——究竟能解釋上面所舉出的異點嗎？  
奇牠能夠的。日本人的好戰精神，日本人的決心，日本人對皇帝的熱烈的忠誠，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義，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現。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好戰的；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堅決的；一個明理的人決不會狂熱的。

中國人太明理了所以不會好戰。太明理了所以不會堅決。太明理了所以不會贊成任何一種熱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會成一個十足完美的人。中國言語中，兩方面爭執時最動人的一句話便是：「這個有理嗎？」承認不合理的方面便已經是失敗了。

例如，這種明理的精神調和了中國人的墨守禮法觀念，調和了中國人對女子的態度和對君主政體的態度。一般人假定中國人交際時是很拘禮的，這種假定是極端錯誤的，所以會這樣了，是因為外國人從中國的一些客套的稱呼推論出這一些誇張的見解，事實上這種稱呼在中國人看來毫無意義，因為牠們不過是一些客套罷了。

事實上中國人是我所知的人類中，生活之道最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因為他們是最能隨遇而安的。他們討厭日本人喝茶時那種墨守禮法。日本女子現在仍然在他們的現代女學校裏學習怎樣合度地鞠躬和低頭徐行。現在試試去教中國女子怎樣鞠躬吧——簡直難以想像！

中國人輕視女子，可是，至少當他們看見日本做丈夫的帶歌妓回家，要他們的妻子來款待她們（日本做妻子的總是樂於聽從），他們會認為是不合理的。中國的婦女也不像日本的婦女那樣，對男子稱呼時，用另一種自抑的言語，日本婦女甚至做母親的對兒子說話時也是這樣子。

所以，儒家所主張的女子順從男子，平民順從貴族，以及人民順從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實行得很嚴格，可是在中國却從來不會這樣。日本人對皇帝的崇敬，在中國人看來只覺得是一種熱狂心理，一種熱狂心理無疑對於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牠成爲可能的原因是由於缺乏思想。日本產生一個武士階級，在中國却不會產生。結果，甚至在中國的君主政體下，精神仍舊本質地是屬於民主的。

令人訝異的一件事是：雖然經過了二千年的歷史，幕府的變遷是這樣頻繁，日本却有一個繼續不斷的皇朝，同時中國已經有過二十多個朝代。甚至在諸侯爭雄戰亂的時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這兩個時期，日本皇帝的權力已瀕於消滅，皇族系統和皇朝的實歷始終安然無恙。總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種半神聖的人物，這種特點中國皇帝從來不會有的。中國人太富於明理精神，決不會承認這樣的一個人物。中國的歷史學者推定出一個理論，認爲帝皇都是受命於天，統治天下，他一旦統治不善便是放棄他的權利，這一來，叛亂便成爲合理的了。這種思想在日本要被認爲是「危險思想」的。

不久前，一個日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曾發表過一個震動全國的論調，他認爲「皇帝是國家的機器官，而不是國家本身。」據我記得，這個教授後來終於要撤回這句話。這樣的思想簡直是中國

人所難以想像的。

這一點便解釋日本這一個民族的團結力。日本是一些比較有秩序，比較有紀律的民族，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要是對一個中國人說起團結的利益和紀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竊笑了。

你不能使一個曠達的個人成爲一個優秀的公民。照現在的世界那樣地組成，民族間的衝突這樣劇烈，說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頭等愛國者，總比較有一些過着合理生活的明理的個人更好呢。中國人最後說不定會跟這種見解適應。可是他們這樣做，只是對於這個他們不幸生下在那裏的世界的一種讓步罷了。你必須費許多脣舌才能使中國人相信民族偉大的美點。你可以叫他觀看一場熱鬧的遊行，或是觀看一隊令人生畏的艦隊，他會承認這是美觀可觀的，可是這樣子便算了一隊艦隊來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認爲日本人很適合變成一個好戰的法西斯民族，像機械一般地動作，中國人卻很不適合。困難的一點便是中國人的個人太會思想了，你決不能把一些會思想的個人，構成一個法西斯的民族，用着「鵝步」走路。人類用「鵝步」走路，總是沒有意思的。

我以爲思想統制在日本簡直是多餘的，因爲一切日本人無論如何都是同樣思想的。

這一點便證明了史所說的中國人的較大的明理精神，廣博的觀念，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義，是什麼意思了，中國人究竟推翻了他們最後的一個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顯然要永遠繼續下去。至少，牠在理論上已經繼續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陽女神的時代。

要輕視現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飛皇騰達，成爲一個世界上強國，並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團結力，紀律，組織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稱爲模倣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強大的勞作能力——這些都是重要的特點。要顯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當的也許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書籍超過美國和英國的，更遠於俄國和德國的。

可是，由於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圖靈機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緣故，現代日本却也有她的危機。日本已經用「鵝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時也用「鵝步」，未免太疲乏了，永遠的用「鵝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險的。

日本無疑已經達到前列。我認爲她達到這個地位，純粹是由於性格的力量，可是沒有什麼思想。明治天皇的維新，便是用「鵝步」的步伐，使日本變成一個現代國家，當你把現代的工業的，科學的，以及軍事的利器，放進那些短小的富於團結性，並且已經有了一個封建社會現成的勇武，忠誠，民族

性精神，等等特點的島國人民的手裏時，會發生怎樣的事情，這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個吞嚥下去，牠的軍國主義，牠的資本主義，牠的民族主義，以及牠的權力的信仰，把牠加在一個封建社會上面，沒有時間替自己思想。這一來，給她的文化一種機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點。這種機械的，缺乏幽默的特點，可以從日本稅關人員和警察那種令人討厭，愛好規律，以及極度嚴肅的態度，從軍人的虛榮夢想，以及從「日本高於一切」式的對世界（包括大不列顛）的外交挑戰的傲慢態度看到。

我想這種傲慢態度一定時常使西園寺公以及幾個老年的政治家感到頭痛。由於她的完全而不和緩的傲慢聲調和態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個國際孤立的地位，然後把法西斯的德國拉來做同盟者，連她自己也感到驚異。這樣便證明了我所說日本人缺乏機智這一點。純然信仰權力是不會有結果的。

我很抱歉的說，日本甚至連「武士道」這種可敬的精神也喪失了。我希望日本人會有更大的機智，而不至於要求中國人去壓制那種由日本自己的行動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並且有更大的機智，而不至於遣派戰艦和轟炸機去消滅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誠意希望消滅反日



情感這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認真態度，使這件事顯得很悲慘。他們沒有明白，有些東西即使  
用轟炸機也不能消滅的。他們跟反日情感鬥爭時，不管跟自然的動力和反動力鬥爭，跟自然鬥爭是  
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鬥爭。

所以，結果是日本在中國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相反。日本人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  
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着，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權力——日本人格的這一面是由軍人代表了。日本  
的進步主義份子當然看到這種「跨在虎背」趾高氣揚，向着毀滅前進的愚蠢，當更安穩的結果也  
許會由較溫和的方法而獲得成功。

中日兩國的接近，必須日本政府的內部發生變化，文治派領袖能約束軍人，才可以想像到。這一  
點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戰爭機構也不能把日本從自然的動力和反動力拯救出來。



## 五·廣田和孩子

一個孩童的中日外交指南：

孩子：爸爸，今天下午誰來喝茶？

廣田：王寵惠。

孩子：王寵惠是誰？

廣田：他是一個中國人。

孩子：爸爸，你跟中國人做朋友嗎？你對我說過中國人跟日本人一半也跟不上。每天我的先生對我們說了各種關於中國人的壞事情。

廣田：你不要多嘴好嗎？

孩子：我也可以參加嗎？我想看看這王

龍惠。

廣田：好孩子，如果你沒有這種喜歡問人的壞習慣，我會讓你參加的。可是今天，我們來談中日關係問題。你不會明白的。

孩子：中日關係是很難明白的嗎？

廣田：很難。

孩子：爲什麼是很難懂的？

廣田：我們想跟中國人做朋友，可是他們不肯跟我們做朋友。

孩子：爲什麼呢？他們恨我們嗎？

廣田：是的。他們恨我們比較恨歐洲人更利害。

孩子：爲什麼會那樣？我們對他們比較歐洲人更壞嗎？

廣田：你不要再把那條繩子在指頭上儘管纏吧！

孩子：可是如果我們是他們的好朋友，爲什麼他們要恨我們？

廣田：「滿洲國」呀。

孩子：「滿洲國」是他們的國家還是我們的？

廣田：你又把那條繩子玩了。你把碎屑落在地毯上了。

孩子：你要怎樣跟中國人做朋友？

廣田：我們要借錢給他們，給他們一些顧問。

孩子：他們不是已經有了歐洲人的顧問嗎？歐洲人也想跟中國人做朋友嗎？他們要借錢給中國

人嗎？

廣田：他們要借的，可是我們不許。孩子，你須明白：他們借錢給中國，便要控制中國了。

孩子：我們借錢給他們又怎樣呢？

廣田：我們借錢給他們是要跟他們做朋友，幫助他們。

孩子：那麼中國人要寧願借我們的錢而不願借歐洲人的了。

廣田：不，他們不肯呢，除非我們強迫他們接受我們的幫助。

孩子：那太好笑了。如果他們不願意要，我們爲什麼要強迫他們接受我們的幫助？

廣田：不要把手頭塞到嘴裏。你還沒有到牙醫生那裏呢！

孩子：好的，可是，爸爸，如果你是一個中國人，你會相信日本人嗎？

廣田：好孩子，你要曉得，我們以前並不真是他們的朋友。可是，現在，我們要跟他們做朋友了。我們要借錢給他們，我們要派顧問到他們那裏，我們要在他們的國內執行警權，替他們恢復國內秩序。我們要使他們見到我國的「真」意向。

孩子：我國的「真」意向是什麼？

廣田：你這傻子！我已經對你說過了。今天下午我要使王寵惠明白我們真是要幫助他們。

孩子：王寵惠是一個傻子嗎？

廣田：你好大胆！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法學家，而且是一個很博學的人。

孩子：我長大起來會做一個王寵惠嗎？

廣田：你可以試試，如果你用功讀書。

孩子：假使我是王寵惠，你要怎樣把我國的「真」意向告訴我？

廣田：那我會告訴你我們要怎樣借錢給你，給你一些軍事顧問，並且在你的國內執行警權，使牠

恢復秩序。

孩子：爸爸，告訴我吧，你真的爲什麼要這樣子？你不能讓中國安安靜靜嗎？

廣田：你要曉得我們要想獲得中國貿易的全部，把一切歐洲人從中國驅逐出去。我們可以出售許多東西給他們，他們可以向我們買許多東西。那是好的，因爲這種大亞洲主義是很好的。我們必須獲得中國在我們這一邊跟俄國作戰。我們沒有鐵，我們沒有棉花，我們沒有橡皮，如果我們不能把中國拉到我們這一面，要是戰事發生，我們的糧食供給，還不夠支持十二個月。我們必須在中國地方跟俄國作戰。

孩子：你不把這一切對王寵惠說嗎？

廣田：你是一個外交家的兒子，我想現在你應該曉得這點。我們外交家從來不把我們的真意說出來，可是我們都得學會準確地看出別人的謊話。王寵惠是不必告訴他的。

孩子：真巧妙啊！可是你稱牠做什麼呢？

廣田：我們要稱牠做以維持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共存共榮」爲基礎，實現中日合作的一個新紀元。

孩子：呵，真有勁啊！多麼好聽啊！你從那裏學來的？他們在學校裏也教我們把壞的事情說得這樣

美好嗎？

廣田：學校裏每天的作文課裏便是教你這些東西。可是外交家是天生的，不是教成的。

孩子：啊，爸爸，你真了不起！可是，如果王寵惠和他的國人，都明白你的真意，拒絕我們的幫助，你怎樣能把中國的貿易奪過來呢？你要怎樣呢？

廣田：皇軍自有辦法。

孩子：可是這樣子豈不是跟中國不友好嗎？他們便要更加恨我們了。你喜歡皇軍的辦法嗎？

廣田：（很快的）噓！不要給人聽見。我想你還是到牙醫生那裏去罷……不要儘把你的鉛筆頭和繩子拋在地板上！

（孩子從地上拾起他的繩子和鉛筆頭，把牠們塞進衣袋裏，走到室外去了。廣田放心的吁了一口氣。）

## 六·「無折我樹杞」

「無折我樹杞」不知怎的，這一句詩常常在我的耳邊的響着。這是我小時候所讀的詩經裏一首最可愛的戀歌的第一句。在天下月刊讀到一篇吳經熊博士的作品，我看到這首詩由丁·A·卡本特譯成了英文。卡本特的翻譯，（曾由薛里爾·史各脫編成歌曲，）很能保持原有的美點。下面的便是一個中國古代的女子對她的戀人說的：

將仲子兮，

無踰我里，



無折我樹杞！

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

無踰我牆，

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

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本來還有第三節，可是這兩節已經足以表現出古代中國詩歌之生氣活潑，簡直有如英國的伊利莎伯時代的詩歌一樣。

也許這句詩繞着我的耳畔的原因，是因為我的鄰居最近曾折掉我的柳樹。因為我有一所很大的花園，一所古舊的花園。牠是我的祖先的花園，我們歷代都住在那裏。我的東北方的鄰居是一個暴發富，他常常爬上我的牆頭，不要臉地跟我的女兒調情。我看着他們像那首古詩裏那樣無恥地愛戀，結果把我的年代久遠的柳樹蹂躪折毀了，心中說不出地痛惜。事實上，他不特折毀我的柳樹，甚至侵佔了我的果園的東北角上一大塊土地，正因為這樣我現在要寫及他。

住在我的東北方的鄰人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暴發戶。事實上，他正是暴發戶心理的一個有趣例子。他的名字是傑姆斯·亞力山大·萊本。他發財之前，總是以自己的名字只署成「傑·亞·」兩字，可是現在却是「傑姆斯·亞力山大」了。然而，在他的鄰居的我們的心目中，因為他的職業的緣故，只是叫他做「漁人萊本」。他們的西北方的鄰居，蘇菲亞，總是把密斯脫萊本叫做「漁人萊本」。這一件事很令密斯脫萊本夫婦感到煩惱。

漁人萊本總是領了他全家的人上教堂做禮拜。自從他發財後，他在教堂裏買封了 J·P·摩根在同一排的座位。據我看來，我簡直不懂他買了 J·P·摩根在同一排。廣告上帝到底有何樂趣，因為我注意到他在教堂裏的時刻簡直是捱着苦。密斯脫萊本很虔誠，又因為跟着密斯脫萊本坐在一排，感到很喜悅。他時時刻刻注意着密斯脫萊本的衣服，以及密斯脫萊本怎樣去沐浴。萊本這一家人乘坐他們的勞雷斯漂亮汽車上教堂，他們知道自己是新踏進上流社會的人。漁人萊本的一舉一動都沒有謬誤，因為他購了一本社交禮節書籍，詳細地反覆讀過三遍了。他在驚人的短時期，把全書熟記了，他的智慧是無可否認的，因為事實上，一個捕魚人如果不是有真正的聰明智慧，是不會躍升到有財勢的階級上的。

漁人萊本只忘記了一件事，沒有一個上流人會遵守一切的社交禮節的，所以漁人萊本的過分沒有謬誤地正確，反而顯出他不是一個天生的上流人。有些事情，如仁愛，樸實，機警，以及敏捷等等是禮節書上所沒有載入的，因此漁人萊本便也永遠不會學到。他的舉動是最正確無誤，但也是最惡劣的。因了那種他們努力裝出分毫無謬的心情，以及密斯脫萊本過分喜歡炫耀她的首飾，反使她感到極度的不安。一部分因為她的新發的財，一部分因為密斯脫萊本很輕蔑她，而她自己也知道。密斯脫

摩根對別的女人說對於漁人的老婆的首飾，她還不覺得怎樣，可是漁人萊本的高大禮帽和白手套她實在看不過眼，因為沒有人戴了白手套上教堂去的。密昔斯摩根和別的老教民容納他們，同時又不容納他們，可是漁人萊本有一個方法在別人面前炫耀他的財富，他的漂亮汽車却也給別人一個真正的印象，雖然背面他們會輕蔑地把漁人萊本叫做「下流的東西」和「攀高的傢伙」。

有一次他還跟 J·P·摩根說笑。說笑本來是一種需要長時間的修養才會獲得的本領。漁人萊本本來是有幽默的意思的。有一天，從教堂走出來，他拍拍密斯脫摩根的肩頭說：「哈囉！J·P·你還是 J·P·而我是 J·A·（傑·亞）哈哈！哈哈！多麼有趣！」

密斯脫摩根只是冷冷地對他說一聲：「你好嗎，漁人」顯然密斯脫摩根並不覺得好笑。

漁人萊本道歉了（世界上再沒有像他那樣有禮的人了）然後走開了，他手中的手杖擺動起來，也按照禮節書上的方法。你可以說揮搖手杖對於他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天啊！密昔斯摩根每次見了這個樣子，總要這樣嘆一聲。」

密昔斯萊本現在說英語了。她甚至學會了一句美國俚語，「我老實對你說」就是因為常常聽見「我老實對你說」這一句話，使大家都感到汗毛凜凜起來。她從她的丈夫學到這句話，她的兒女不

從她學到這句話，現在小萊本們也常常說着「我老實對你說」這句話了。萊本這一家人身材都比較短小，這樣子是很滑稽的。

這一切的結果，萊本這一家人所成就的只是受到大眾的憎惡。

我們已經是數代鄰居了。他是一個貧窮的傢伙，以捕魚爲業，我們都是貴族的舊家。在我的父親的邸宅那裏，有一所廣大的菓園，園中遍植種類繁多的花樹和菓樹。可是我們這一家已家道中落了，菓園現在已荒蕪了。雖然這樣，我們一家人仍然很輕視萊本這一家，他們也知道這一點。幾年以來，我的鄰居一直便隔牆偷窺進我們的園裏，他的心中充滿了貪念。現在他的兒子竟會有勇氣向我那個住在園裏東北庭院的女兒求愛。就是因爲他對我的女兒無恥的求愛，所以他現在屢次侵入我的園裏，攀折我的柳樹。

幾年前他到外國去，後來竟神祕地帶了大量的錢鈔回來。正如一般暴發戶那樣，他便把舊日的住宅拆掉另建新的房子，並且開始埋怨空地不夠了。在家裏圍爐坐着時，漁人的妻子常常跟她的丈夫討論及他們的鄰居的房子是怎樣的，他們自己的住宅也應該怎樣，才是踏上上流社會的第一步。「發奮經營」和精力嗎？正是，萊本這一家人都有這種優點。因此他免不了要貪婪着我的幾百年的

古園，尤其是對於讓他們相連的東北角上那幾棵樹和花樹。他們慣常在家裏談我這個園子本來太大了，從那時起他們開始自稱是我的好鄰居，並且對我的女兒深切注意了。要我的女兒嫁給一個本家的人！

漁人萊本想獲得我的園子。他知道這一點的。可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好好受到教養，他很怕盜竊手段跟社交的禮節不合。他急於想盜竊牠，可是更加急於要戴上他的高帽子上教堂去。終於他想出一個盜竊的方法，這方法除了他自己之外，人人見了都覺得好笑。因為這一個禁發戶所沒有而且並不裝出具有的便是幽默感這一件東西。幽默是從自信心以及不認真態度才能獲得的，而漁人萊本却要遇事認真。他不能忘懷的一件事便是他的「榮譽」，而且他是有名「敏感」的。當然，一個捕魚人坐上了漂亮汽車，難免要敏感的。

侵佔我的產業之舉，是開始於風箏事件。漁人萊本未發跡以前，他從來不放風箏的。有一天他的一隻風箏飛到我的園子上空，給樹枝掛住了。正如他是一位社會上有身份的人，他走來對我說：「你的樹好大，把我的風箏掛住了！我必須把牠砍下來。如果你自己不動手，我便替你把牠砍下來。我老實對你說我的兒子讓他去砍了，我年紀老了，無從干涉。」

自從第一隻風箏被掛住了，第一棵樹被砍下來後，一連串的「風箏事件」便開始跟着發生了。因爲那時似乎每星期少不免要有一隻新的風箏放起來，我的另一棵樹必須砍掉。我的竹籬被毀壞了後，我那種在籬旁的柳樹被踐踏了後，他總要從最後砍掉了的柳樹那裏放起風箏，因此風箏好像成了習慣似的，越來越掛得深入園裏的樹上去了。常常纔是我的房子附近的一棵樹是最大的障礙。終於我的園子東邊幾乎完全給他佔去了，現在他的風箏已經飛在我的東北院牆的上面了。可是他到處對我們教區中人說，我的樹錯了，他的風箏是對的，說那是我的樹太大胆把他的風箏掛住，損及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尊榮，因此迫不得已要佔據我的園子的大塊地方，以示對我的「懲罰」。他對於自己的「尊榮」很爲敏感，他甚至自己也信以爲真了。所以，做了禮拜之後，當密普斯萊本對密普斯萊本以及其他教民突然宣稱她對我的「友誼」並且當我作鄰居那樣愛我，聽見的人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了。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想是去年春天吧，那個年青的小萊本開始向我的放蕩的女兒求愛，她現在住在我的東北邊廂院裏。有時我覺得想對漁人萊本說：「啊，不要折我的柳樹」或是把我的意思對他說出，可是我是一個老人了，啊，有什麼用呢？況且，有什麼關係嗎？現在他竟擅自把道路更改，並且指

定誰應該在東北庭院中做什麼事情，好像這是他自己的產業似的。他始終談着自己的「尊榮」。他從不知道這個字在別人耳中聽起來多麼好笑。自從他跟我的女兒這件事開始後，他對我的友誼比較從前更深了，他更加向我熱烈地表示善鄰之感了。

我的兒子爲了避免麻煩，便也回拜他，一有機會便向漁人萊本表示他的友誼。常常總是在這纔到萊本家中的訪問中，我的兒子受到嚴厲的拒絕。

「我喜歡你，」我的兒子會說。「你是我最好的鄰居。」

「胡說！」萊本會答道。「你沒有誠意爲什麼你妨礙我的兒子跟你的妹子的戀愛？你的友好的證據在那裏？」

「可是我確是讀成我的妹子的婚事，」我的兒子很認真地答道。

「不會的！我不相信你們的人肯讓你們的女兒跟一個萊本家的人結婚的。」老萊本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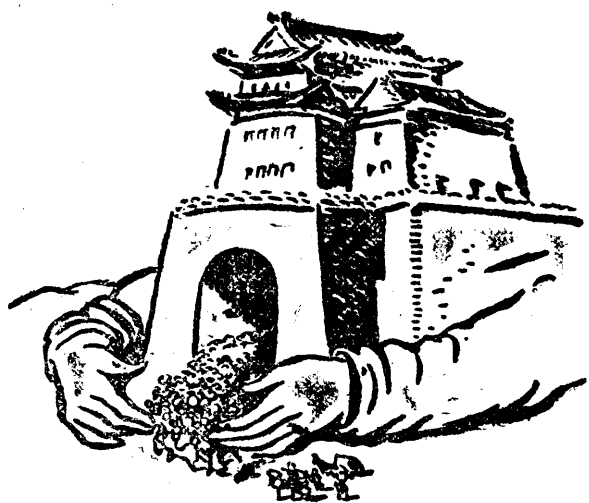
漁人萊本是對的。當我表示「友好」時，我決不會「誠意」的。他的本能這樣告訴他。

如果漁人萊本是一個坦白的盜賊，他總會說：「如果你把你的房子給我，我便相信你的友誼。」可是，因爲他是一個暴發戶，最怕是社交上有錯誤，他並不這樣做。可是我的兒子却很明白他的意思。



他不特想要我的園子的東北角，並且想要我的庭園的內部。

所以萊本和我的幼子好像好朋友似的，常常手挽手地從教堂裏出來，別人見了都覺得好笑。有子如此，何以爲人呢？



## 七·動人的北京

北京之於南京有如日本京都之於東京。北京和京都同是古代的帝都，包圍在他們的四週是一種香氣，一種神祕，以及一種歷史上的雅致，而是幼稚的首都南京和東京不會有的。南京（在一九三八年前）和東京代表着現代，代表着進步，代表着工業主義以及民族主義；同時北京却代表着古老中國的靈魂，代表着文化和溫和，代表着優良的人生和生活，代表着一種人生的調協，使文化的最高享受能夠跟農村生活的最高美點完全和諧。

正因為這樣，所以如果你對一個到過南京和北京的人，問問那一個地方更令他喜愛，無疑他會說是北京。也正因為這樣，一個人——不管他是中國人，日本人，或歐洲人——在北京住上了一年，便不會願意到中國任何別的城市去居住。因為北京是世界上最寶貴的城市中之一。除了巴黎和（根據風傳）維也納一度能夠這樣之外，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像北京這樣地在自然、文化、優雅，以及生活形式各方面適合理想的了。

在這裏我並不要討論日本佔據北京的對與不對，並不要討論「挑撥」、「自衛」、「安定遠東局勢」或日本軍隊之正義和愛好和平等問題。日本飛機每次拋擲炸彈和用機關鎗掃射，同時散發傳單，堅稱他們對他們的「愛友」的好感時，中國人民——好戰的中國人——不知怎的對那種友誼越加害怕，而且更不希望「安定遠東局勢」了。可是你難得聽見中國說起「自衛」，因為中國沒有一隊海軍可以駛進日本海。當她能夠這樣時，中國一定也要轟炸京都的平民來保護她自己，並且認為在東京的日本軍隊是威脅遠東和平吧！中國軍隊在北京既然確是具有「挑撥」性質，而且威脅亞洲的和平。所以我們現在並不要討論牠。

北京像一個偉大的老人，具有一個偉大的古老的性格。因為城市正如人物一樣，有牠們的不同

的性格。有些粗陋而鄙野，好奇心重，噁舌好閒；別的却寬容大量，胸懷廓大，一視同仁。北京便是寬大的。北京是廣大的。她蔭容了老舊的和現代的，自己却無動於中。

穿高跟鞋的摩登少女與穿木跟鞋子的滿洲婦女摩肩而過，北京却毫不在乎。白鬚很長的老畫師與青年的大學生，在公寓裏對門而居，北京也毫不在乎。

派克和別克牌子的汽車與人力車，騾車以及駱駝隊競賽着，北京也毫不在乎。

在高聳的北京大旅館後面的一條小巷，在那裏生活進展得像一千年來那樣——誰管得呢？洛基費拉基金所設立的協和醫科大學旁邊不遠，便是那些古老的骨董店，老式的骨董商人吸着水烟，在那裏照着老法子做生意——誰管得呢？穿着你喜歡的裝束，挑選你喜歡的飯店，從事你自己的癖好，追求戀愛，美麗和真理，踢毽子或拉梵啞鈴——誰管得呢？

北京正如一棵偉大的古樹，牠的樹根深入泥裏，從土壤中吸取營養料。生活在牠的蔭蔽下以及依附在牠的樹身和枝葉上的是數百萬的昆蟲。那些昆蟲怎能知道這棵樹多麼大，牠怎樣生長，牠深入地下內多麼深，以及住在那邊的枝葉上的是什麼昆蟲？一個北京的居民怎能描寫北京這樣古老，

這樣偉大的城市呢？

一個人從不會感到他懂得北京。一個人在那裏住了十年後，在一條小巷裏發現一個怪僻的老人，因而懊悔沒有早些見到他；或是發現一個可愛的老畫師，坦着肚皮坐在一棵大梧桐樹下的竹椅上，手中揮着葵扇，夢也似的過着他的時刻，或是一個踢毬子的老手，他能夠使毬子停留在他的頭上的任何一處，並且落在他的鞋背上；或是一班使刀弄棒的人；或是一羣學戲的小孩子；或是一個出身的滿洲王府裏的人力車夫；或是從前滿清時代的一個官員。誰敢說他懂得北京呢？

北京是一個珠光寶氣的城市，一個人類從來所沒有見過的珠光寶氣的城市。這一個珠光寶氣的城市，有的是金碧輝煌的屋頂，有的是宮殿亭台，湖沼園圃。牠是一件珠寶，山西山的紫色和玉泉的碧流鑲砌而成，並且數百年的古香椿樹俯瞰着中央公園，天壇以及先農壇裏的人海。在城裏有九處公園和三個湖沼，就是名叫「三海」的，現在已公開給人們遊覽了。而且北京還有那樣蔚藍的天色，那樣美麗的月亮，那樣多雨的夏季，那樣涼爽的秋天，以及那樣乾燥晴朗的冬季！

北京正如一個國王的夢境那樣，有的是皇宮，貝子花園，百尺的大道，美術館，中學，大學，醫院，廟宇，

寶塔，以及藝術品商店和舊書店的街道。北京正是一個老饕的樂土。牠有的是幾百年的老飯館，掛着烟薰黑了的招牌，還有剃光了頭，面巾搭在肩頭的僮僮，他們的禮貌很週到，因為他們都是依照了舊日的傳統而訓練，對於高級的京官素來善於奉迎。北京是對一個貧富皆宜的地方，那邊的商店都肯賒賬給貧窮的鄰居，那邊的小販出售價廉物美的美食，在那邊你可以坐在茶館裏，用一壺茶消磨整個下午。

北京是上店裏購辦物品者的天堂，中國老舊的手工藝出品都很豐富——書籍，字畫，骨董，刺繡，玉器，景泰藍，燈籠。北京是一個足不出門便購到各種東西的地方，因為貨販會把貨品送上門來向你兜售，每天清早，小巷中都充滿了小販音樂一般的叫賣聲。

北京有的是靜寂。牠是一個住宅的城市，在那裏每一個人家都有一個院落，每一個院落中都有一缸金魚和一棵石榴樹，在那裏菜蔬都是新鮮的，而且梨子是真正的梨子，柿子也是真正的柿子。北京是一個理想的都市，在那裏每一個人都有呼吸的空間，在那裏鄉村的靜寂跟城市的舒適配合着，在那裏，街道衢巷以及運河是那樣地分佈，使一個人能夠有空地一塊做果園或在園，而且早晨起來摘菜時可以見到西山的景色——可是距離不遠却是一家大的百貨商店。

北京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牠有的是法律和不守法的人，警察和擁護警察的人，盜賊和保護盜賊的人，乞丐和乞丐的頭腦。牠有的是聖賢，罪人，回回教徒，西藏的喇嘛，算命先生，耍拳頭的人，和尚，妓女，俄國和中國舞女，日本和高麗的毒販，畫師，哲學家，詩人，收藏骨董的人，青年犬學生，以及電影迷。牠有的是政棍，遺老，新生活的信徒，神智學者，以前是滿清官員的婣子，而現在替人當女僕的人。

北京有的是色彩——老的色彩和新的色彩。牠有的是帝皇時代的宏偉色彩，古代的色彩以及蒙古平原的色彩。蒙古和中國商賈從張家口和南口領了他們的駱駝隊來到，穿過北京的歷史上的城門。牠有的是許多哩長的城垣，城門口闊四五十尺。牠有的是城樓和鼓樓，每天黃昏向居民報告時刻。牠有的是廟宇，古老的花園，以及古塔，在那邊每一塊石，每一棵樹，以及每一道橋都有一段歷史和一個神話。

在一切的東西裏，使北京成爲適合居住的理想城市的，我要舉出下面三件：第一，牠的建築；第二，牠的生活方式；第三，牠的普通人民。

北京城的歷史遠在十二世紀，可是牠現在的形式却是由十五世紀初葉明朝的永樂皇帝所建——萬里長城也是永樂皇帝所重建——具有真正的帝皇偉大色彩。還有一座南城，比較北城略小，從南城的南面最外面的城門，通到中心約有五哩的距離，穿越多道城門，直達皇帝的金殿。

在北城的中央是紫禁城，四周由護城河和城牆圍繞了，城牆上覆了金瓦，城後有煤山擁護着，還有五座上覆五彩磚瓦的亭子。從煤山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城的中心；附近便是鼓樓。在紫禁城的西面和西南面便是三海，那是皇室中人棹舟的地方。

跟這中心點平行的是兩條闊大的街道，那是東城哈德門街和西城宣武門街，每條街大約六十尺闊，在紫禁城前，把兩路東西兩面連起來的是天安門大街，闊度超過一百尺。外城南門外附近，主要線軸的兩旁是天壇和先農壇，從前皇帝總是在那裏禱告天地，祈求豐年。

因為中國人的建築美的觀念是靜穆而不是宏偉，又因為宮殿的屋頂的式樣都是低而闊，又因為除了皇帝之外，無論何人都不許建築超過一層以上的房子，所以整個的效果是一種極度寬廣的樣子。

沿了這條中央的大路看去，經過了多道拱門，一個人漸漸走近紫禁城的龐大城樓，經過了這道



門後，那大理石門前，直通到中央的金殿上去。沿路遊歷者可以看到在碧空下，廟宮殿屋頂上，碧輝煌的屋瓦。

可是使北京這樣地可愛却是牠的生活方式，牠是那樣地組成使一個人能夠獲得和平與安靜。雖然所住的地方接近熱鬧的街道對於一般人生活的代價低廉，人生却是愉快的。做官的和富人固然能夠在大飯店內進餐，一個貧苦的人力車夫也能夠花兩個銅子，買到鹽油醬醋，來做烹調的資料，而且還有幾片香噴噴的菜蔬呢。不管一個人住在那裏，他的住所附近不遠總會有一家肉店，一家雜貨店，以及一家茶館。

所以，你是自由的，自由地去從事你的學業，你的娛樂，你的癖好，或是你的賭博和你的政治活動。誰也不來干涉你，誰也不管你穿的是什麼衣服。誰也不來向你詢問。那就是北京的偉大和一視同仁的態度。你可以隨便與聖賢或罪人交往，與賭徒或學者交往，與畫師或政棍交往。如果你是羨慕帝皇的，你可以在皇宮和金殿上徘徊一個早晨或下午，幻想你自己是皇帝。

可是如果你是有詩意的，你可以隨意在城內的九個公園內的茶桌上消磨一個下午，坐在竹椅

上，或躺在香椿樹下的藤椅上，所費的只不過兩角半錢。而且你決不會受到那個總是和藹有禮的侍者的侮慢。

或是在夏天的下午，你可以到卜利海去，一半是田畝，一半是蓮塘，在那裏你可跟做勞作的人一同享受他們的悠閒生活，一同看着賣拳頭和變戲法的人。或是你可以走出西門去在道到額和園那裏的官道上的清涼柳樹下躑躅。

在你的四周全是村落和麥田，叫化的小孩子全身赤裸着，他們在路旁遊玩時也想得到一個銅板。你可以跟他們交談，或是你故意閉上眼睛裝着睡了，傾聽着他們的音樂般的聲音，在你的身後慢慢消逝了。或是你可以到西門外的動物園去（以前這是滿洲貝子的花園。）或者你可以在那從前給歐洲兵士焚毀了的圓明園中的意大利宮的廢墟中散步，你再也不會看到更溼涼而孤寂的景象了。你是站在上帝的前面了。

走過額和園時，你可以在那裏消磨一整日，你經過一些詩意的美景直到你走到玉泉時，牠的石塔向你招呼，在那裏你可以消磨另一個悠閒的下午，把你的雙足放進那翠綠的潺潺流水裏。或是走得遠一點，你可以到西山去，在那邊過了一個節季。

然而，北京最大的美點不是普通人，不是聖哲和教授們，而是拉人力車的人。從西城到頤和園去，距離大約五哩，每次車資大約一塊錢，你也許認為這是低廉的勞力；那是對的，可是，那是沒有怨言的勞力呢。你對於那些車夫們的愉快心情要感到奇怪的，他們一路互相滔滔不絕地說笑和笑別人的倒運。

或是晚上你回家時，有時你偶然碰到一個年老的車夫，穿着襤褸，他會把自己的貧窮潦倒的命運向你訴說，然而說得很幽默，優妙，顯出安貧樂命的樣子。如果你認為他年紀太老不好拉車了，想走下車來，他一定堅持拉你回家，可是，如果你跳下來，却意外地把車錢全數照樣給了他，那時他便要感激淚零地向你再三道謝了。



## 八·上海頌

·六八·

上海是可怕的，非常可怕。上海是可怕的，在牠那東西方的下流的奇怪混合，在牠那浮面的虛飾，在牠那赤裸裸而無遮蓋的金錢崇拜，在牠那空虛，平凡，與低級趣味。上海是可怕的，在牠那不自然的女人，非人的勞力，乏生氣的報紙，沒資本的銀行，以及無國家觀念的人。上海是可怕的，可怕在牠的偉大或卑弱，可怕在牠的畸形，邪惡，與矯浮，可怕在牠的歡樂與宴會，以及在牠的眼淚，苦楚，與墮落，可怕在牠那高聳在黃浦江畔的巨偉而不可動搖的石砌大廈，以及靠着垃圾桶裏的殘餘以苟延生命的貧民棚屋。事實上，我們可以爲這個偉大而可怕的都市唱一首如下的頌歌：

啊，偉大而不可思議的都市。爲你的偉大與不可思議三呼！

爲了那以他的生着青蒼的皮膚，與僵硬的手指的肥頭胖耳的銀行家著名的都市三呼！

爲了那抱的肉跳的肉跳的都市，以及吃人參湯燕窩粥的胸部平坦的太太們——但雖然吃着人參湯燕窩粥，却仍舊是貧血而無生氣的——都市三呼；

爲了那吃肉睡肉的都市，那些生着筍足柳腰，脂臉黃牙，從搖籃到墳墓像猴子那樣的「嘻嘻嘻」  
「過一世的太太們的都市三呼；

爲了那跑着的肉，叩頭的肉，那些侍奉着皮膚青白，手指僵硬，肥頭胖耳的銀行家和那脂臉黃牙的抱的肉，跳的肉的那些滑頭滑腦的旅館茶房的都市三呼；

你真是偉大而不可思議的！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現出一幅你的畸形的圖畫；在那混得比黃浦裏的混水中的混魚更混的南京路上的車水馬龍中，我們又想到你的偉人；

我們想到你那便便大腹的得發的商人，不管他們是意大利人，法國人，俄國人，英國人，或是中國人；

我們想到你的按摩女子，裸體舞女，賭大王茄西亞，以及你的四馬路的妓院；

想到你那下野的道台，土匪，知縣，與督軍，戴着玳瑁邊眼鏡，留着八字鬚，用他們收刮來的膏脂報效妓女，但幾個月的報效之後，發現他們的垂愛遭了拒斥，他們的飢餓的色慾也依舊沒有達到目的；

想到那些道台與督軍們的，幫着他們化掉他們那不義的造孽錢的愚昧凝笨的公子；

想到你那有錢的墮落的鴉片烟鬼，他們坐了派克大汽車接一連二的在街上馳騁，用着狼巴巴的吃得飽飽的俄國保鏢；

想到你的每天有自殺者跳進去的黃浦江，想到你那些舞女與斷腸的青年男子們混在黃浦的混魚堆裏；

想到你那些旅館裏的茶舞室，那裏碰來碰去都是庸俗，看見的也是俗氣的衣飾；

想到你那跑狗場，在那裏穿着袒胸夜服的白種女子同黃種人的店夥摩肩擦踵，高興地與灰毛狗與紅眼鬼子混在一起。

想到你那在吃大餐坐汽車的鬧哄哄中顯得手足無措，日不暇給的暴發戶，以及對旅館茶房說起話來像一個少校一樣的，用刀來吃湯的大富翁；

想到你那些學摩登的人們，學了幾句「洋腔洋調」便洋洋自得，從不肯錯過機會，向你說「Many Thanks」與「Excuse me」的；

想到你那些女學生們把書包放在跨下，坐在黃包車上，穿着捲統的短襪，帶着上面繡畫着各種顏色的知更鳥與菊花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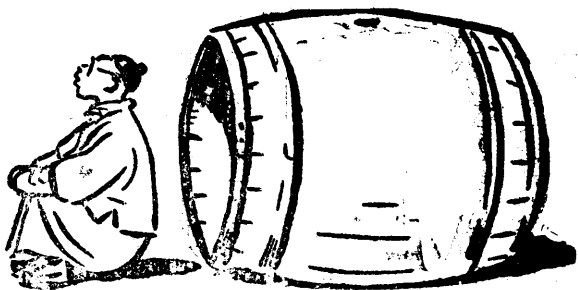
想到你那些昂然而不客氣的外國人，那麼的昂然與不客氣，使人一望而知他們在本國的身份——是那些生着一個無知識的頭腦，但有着硬手脚與橫肉的，他們有時更大加利用他們那硬手脚與橫肉——

想到那些「大不算，小裏鑽」的人們，那些當人家不懂他們的鄉音時感到大可痛心與受了侮辱的人們；

我們想到並且奇怪着這些事情，都不知道它們的來蹤去跡。

啊，你這不可解的都市！你的空虛，你的平凡，與你的低級趣味是多麼動人啊！

你這個下野的強盜，官僚，督軍，與騙子的都市，充塞着一班尙未得發的強盜，官僚，與騙子的都市！  
啊，你這個中國的安樂窩，在那裏即使乞丐也是不老實的！



## 九·予所欲

希臘哥林多哲學家狄奧根(Diogenes)，當亞力山大大帝問他對於這一位大霸主有什麼要求時，他的回答是要求這位霸主站開一點讓他可以晒點陽光。這個人是一個犬儒哲學者，他白天裏提了燈籠出去找尋誠實的人。他無論冬夏，祇有一件敝袍。在浴桶裏睡覺。有一次他得到了一隻杯子，但一發現了他儘可以用手來捧水吃的時候，他便把牠丟掉了，他在世界上是一無所求的。

狄奧根所代表的是與我們現代人的理想大為相反的現代人的理想彷彿是一個人的欲求與奢望來衡量其進步的；便爲了這個緣故，事情便往往引起了一些可笑與許多彼此妬嫉等等的東西。那事實是，我們對於我們所真正要求的是什麼也糊塗不清。現代的人對於許多問題都依然是茫茫然弄不明白的，尤其是那些對他自己



最有切身關係的問題。現代的人是絕不肯放棄一點奢慾而存一點狄奧根的那種禁欲理想的，同時也決不肯錯過一張真正好的影片。這便使我們有了一種所謂現代精神的「不安定。」

現在要把狄奧根批評得體無完膚，當然是很容易的了。第一，狄奧根所生活的是在地中海上的溫暖地帶，所以住在一個比希臘更冷一點的國家內，一個女人要一件皮大衣也不用害羞的了，第二，我就會看不起一個至少連二套襯衣（當他把一套送到洗衣作去洗的時候）也沒有的人。故事書裏的狄奧根也許看起來會有一種精神上的芳香，但是要跟狄奧根同睡一床可就兩樣了。第三，把那種理想教給我們的小學生也是很危險的，因為教育的最大目的，其中有一個便是至少教他們以一種對於書本的愛好，而書本在狄奧根看來又顯然是不值一錢的。第四，狄奧根所生的時代還沒有電影的發明，也沒有「米老鼠」來調劑我們的人生。任何大人孩子，凡不關心「米老鼠」的又一定是一個低能而且對於文化無所貢獻的了。一般說起來，這種人便是有着許多的欲求與願望——那些欲求是生活在一個更豐富更完全的生活中，而不是那種隨遇而安，對於他的身外之物不大介意的人。那些在倫敦的郊外走着的流浪者，並不愛好爐邊安樂的，那一定是一個下等的，而不是一個更崇高的動物。

對於我們的真正狄奧根的可愛，是在於我們現代人所欲求的事物太多了，而尤其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所要的又到底是什麼。有一句老話說：每個社交忙碌的太太，瘋狂地東奔西跑去應酬交際的，不久便要感到厭煩。一個大富翁的女公子她每年要在大西洋上來去四次，從巴黎趕到比恩愛（Buenos Aires）又回到李維埃拉（Riviera）及大西洋，當然祇是想自己逃避而已。而她的雄性朋友——我用了「雄性」這個字，是有一種動物的意義的——有許許多多的女朋友，甚至令他在她們中間愛上一個也不可能了。這便是現代病，這使狄奧根有時對於我們比較起來竟像一個英雄了。

可是在我們頂明白的時候，我們知道狄奧根所崇拜決不能是我們所崇拜的，我們知道在生活中的確需要許多東西，而這些東西都是對於我們各有好處的。一個知道他自己所欲求的人是快樂的。

我覺得我是知道自己的所欲求的。這裏所說的便是可以使我快活的事物。此外我更無所求了。我要一間自己的房間，那裏我可以工作。一間並不太清潔或太整齊的房間。沒有好事的女傭拿抹布看見一樣便揩一樣。而是一間舒適、親切而質熱的房間。在我的長桌上方，掛一盞佛前的油燈，正

假你在佛台或天主教堂裏的神靈壇前所看見的那種裏面的空氣中充滿了烟氣，書氣以及其他無數的氣味。在桌子上方的書架上放幾本書，種類很多，但也不太多——祇是那些所能夠的，或已讀了再讀而有所得的，與世上的一切書評家們的意見完全不同。沒有冗長的得不可卒讀的，沒有空論的，沒有太冷酷板起面孔講邏輯的。那些書是我所老實而真正愛好的。我可以把雷伯拉（Reddars）的書同「王先生與小陳」並讀，把堂·吉柯德與「好爸爸」並讀。一兩本波斯·泰金頓（Booth Tarkington）的通俗小說，幾本便宜的第三流的一折八扣小說，幾本偵探小說。我絕不要那些扭扭捏捏自描自寫的東西。沒有詹姆斯·喬易斯（James Joyce）也沒有T·E·伊利奧脫（T·E·Elliot）我之所以不讀馬克斯與康德的理由很簡單：我始終不能讀得下三頁以外。

我要幾件好看的穿過幾時的紳士衣服，一雙舊鞋子。我要可以隨自己的高興穿幾件衣服的自由，雖然不能像袒裸而讀古書的顧千里那樣的所為之甚，但我在天氣到陰處也有九十五度的時候，我總要在我的房裏半赤着膊，而我即使在僕人面前也無所感到慚愧。我要在夏天潑淋水浴，在冬天有一爐融融煖火。

我要一個可以自由自在的家。我要當我在樓下做事的時候，聽見樓上有我妻兒的歡笑，我在樓

上做事的時候則聽見樓下有他們的歡笑。我要像孩子的孩子，他們能同我一起在雨中遊戲，他們全同我一樣的喜歡淋水浴。我要一小塊空地，在那裏我的孩子們可以用磚塊玩造屋子，喂雞，澆花。我要在早晨聽見雄鷄「喔喔喔」的啼，我要鄰家有高大的古樹。

我要幾個好朋友，同生活本身一樣親切的朋友，我不必對他們拘禮的朋友，能對我傾談一切困難，婚姻或其他私事的朋友，能夠引幾句亞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又能夠說幾句離齷笑話的朋友，在精神上非常豐富而生動地談談下流哲學的朋友，有他們各自的嗜好，對於人物有其自己的見解的朋友，有他們自己的信仰，但也能尊重我的信仰的朋友。

我要有一個好的廚子，他善煮蔬菜與美味的湯。我要一個久年的老僕，他把我當作一個大人物，但又不知道我偉大在那裏的。

我要一間好的書房，幾枝好的雪茄，以及一個能夠了解我而又能讓我自由工作的女人。

我要在我的書房的窗外有幾枝翠竹，要夏季的雨天，冬季的青朗的藍天，像我們在北平所有的那樣。

我要本來面目的自由。



## 十。有<sub>不</sub>爲

照中國文人的習慣，往要擇一個詩意的名稱做他的齋名，我也爲我的齋題了一個，叫「有<sub>不</sub>爲齋」。這個名字相當的長，但比起另一個著名的齋名「仰觀千七百二十七鶴齋」來，還不及的一半。直接引起我的這個齋名的是一個一八九八年時的維新黨人康有爲。既是「有爲」，那麼另一方面一定有「有<sub>不</sub>爲」。當然一切相反的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在基本上，康有爲與我也十分相符，雖然我們的所論很不一樣。因爲我們有了一句孟子的至言，說唯有

不爲者始有所爲。

我這個齋名還有一個好處，便是牠有中國的文雅。牠有「我無能爲」、「我無所爲」、「我乃無能爲者」等等。因此，牠是完全可以等列在其他的文雅名稱中的，如「養愚齋」與「古愚廬」或「藏拙山房」（這也許在大陸商場四樓）等等。

朋友們常常問我爲什麼要用這個名稱來做我的齋名，而我不爲的大事又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但在我，人人都是如此。我委實不知道我所不爲的到底有幾件事，直到有人第一次向我提出這個問題，而我現在便在打字機前一一想起來。我本覺得我的這些「不爲」是應該求上帝的寬恕的，但事實上我的不爲倒確是我的長處，這些是總會使我上天堂的，且看吧：

我不請人題字。

我始終背不來總理遺囑，在三分鐘靜默的時候也制不住東想西想。我從沒有休過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夠不上做一個教育領袖。我始終不做官，穿了洋裝去呈獻土產，我也從未坐了新式汽車到運動會中提倡體育。

我也不把幹這些蠢事的人們當作一回事。

我憎惡強力，從不騎牆，也不翻斤解，無論是身體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連看風頭也不會。我始終沒有寫過一行討好權貴，或博得他們歡心的文字，我也不能發一張迎合要人們的心思的宣言。

我從未說過一句討好人的話；我連這個意思也沒有。

我不今天說月亮是方的，一個禮拜之後又說牠是圓的，因為我的記性很不錯。

我從不調戲少女，所以也並不把她們看作「禍水」；我也不贊成長脚將軍張宗昌的意見，主張禁止少女進公園，藉以「保全私德」。

我從未不勞而獲而拿過人家一個錢。

我始終喜歡革命，但絕不喜歡革命家。

我從不享福或泰然自滿；我在鏡子裏照自己的臉時，總不能不有一種逐漸而來的慚愧。

我從未打過或罵過我的僕人，叫他們把我當作一個大好老。我的僕人也不稱讚我會賺大錢；他們對於我的錢的來源總是知道的。

我從不受我僕人的堂而皇之的敲詐，因為我不給他們有這一種實在的感覺，以為向我敲詐，便

正是「以人之道，還治其人」。

我從不把關於我自己的文章送到報館裏去，也不叫我的書記代我做這種事。

我從不印了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牠們分給我的兒子們叫他們去掛在客堂裏。

我從不假裝喜歡那些不喜歡我的人。我從不臨陣逃脫。裝腔騙人。

我極不喜歡那些小政客，我絕不能加入我有點關係的任何團體中去同他們爭吵。我對他們總避恐不及的，因為我討厭他們的那副嘴臉。

我在談論我祖國的政治上，絕不冷漠，無關及使乖巧，我也從不裝得飽學，道他人之短，以及自誇自大。

我從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裝得慈善家的神氣，以及在扶輪社中受選舉。我喜歡扶輪社，也正如我喜歡青年會一樣。

我從來沒有救濟過什麼城市裏少女或鄉下姑娘。

我從不感到犯罪。

我覺得我是差不多是一個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愛我，有像我的母親愛我一半那樣，那麼他一定不會把我送入地獄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麼世界一定是滅亡了。





## 一一·看電影流淚

因為我看電影常常會流淚，所以我總喜歡坐在我旁邊的人默默地抽咽着牠或她的鼻子，或臉上帶着一道亮光光的淚痕離坐而去。我總認為這樣的人是一個比較好的人。現在我老實覺得看影戲流淚是一點沒有什麼可恥的了。這對於人是有許多好處的。且聽我說來。

「你流過淚嗎？」當我們看過了舊俄的「孤星淚」的電影，從南京大戲院裏出來的時候，我的妻子問我道。

「我當然流淚的咯，」我說道。凡是看了那個打動我們全部情感的偉大小說而不流淚的便算不得是一個有充分人性的人，是嗎？」

事實上，我是大大地受了感動的。那天晚上我感到頭痛，一點事情也不能做。我玩了一會撲克，但也毫無興趣，我輸掉了四元二角半錢。

看一本好的小說，不論是電影或原書，而不應該流淚，這種無謂的話有什麼意思呢？爲了尊重起見，我且不妨引點亞里斯多德與司馬遷的話。亞里斯多德說真正的悲劇精神是一種「瀉劑」，是通利我們的情感的藥劑。而我們的那位大史學家及文章家司馬遷則說悲劇可以「平和血氣」。如果一個大作家寫了一部大作品，搬上了舞台，觀衆看了並不流淚，那末演員或觀衆一定是有點毛病了。大家都說流淚是可恥的，是沒有丈夫氣的。在某種程度上，在日常生活這句話是不錯的，如果一個人太容易哭或笑了，我們便要說他是一個弱者，一個在感性上與脾性上有所不平衡的傢伙，或是一個稚氣的白癡了；這些話也都是對的。但一個人難道沒有應當深深地受了感動而流幾滴眼淚的嗎？在電影中，生活以一種更凝集的姿態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以一種日常生活所沒有的力量感動着我們。如果牠不能使我們感動的流淚，——如果不能感動我們這些馴良的，有紀律的，傳統化了的，且

又以我們的傳統性自傲的人們，那末還說什麼悲劇的通力作用呢？

伊薩多拉·鄧肯曾把一個女人比做一件樂器，並把一個祇有一個愛人的女人比做一件祇有被一個音樂家玩弄過的樂器。每一個大情人對於同一個女人可以拿她當做一個各不相同的情人。正如每個音樂家可以從同一樂器中彈出不同的曲調。每一種藝術工作無非全是在藝術家與創作的資料或工具間的一種反應，有時又是藝術家與讀者或觀眾間的反應。因此，同是一幅畫面，可以使一個人激起熱情，同時又使另一個人漠然無動。不論是電影上或繪畫上的畫面，都是如此。觀賞者愈是敏感，他對於這藝術作品的反應也愈大，比起別一些較少感受性的人們來，他在這畫面中所感受的也愈多。同樣是一幅黃昏的風景，可以使一個人感動得流淚，而對於另一個人，也許祇不過是一幅普通的落日圖而已。老練的商人他每每因不受普通的落日圖所動情而自得——難道他也沒有流淚的時候的嗎？——爲了他的股票每日漲價一倍而高興得流淚，或爲了銀行界與他斷絕往來而失望得流淚的嗎？既是如此，那末所謂流淚就算是沒有丈夫氣或不該流淚等等，這些無謂的話又算得什麼呢？

在事實上，有的人比別人敏感一點，正如提琴之分優劣一樣。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是需要一個

敏感的人去吸取其所能享受的感受的。一匹名馬需要一個好的騎手，一支好的樂曲也需要一個能了解的音樂家或樂隊指揮，他要能夠從休·倍脫（Schubert）的作品中領略到休之所以為休的全部柔和性，以及從勃拉斯姆與查考夫斯基的作品中領略到勃之所以為勃，及查之所以為查的全部感傷性。在書與作家中，那情形亦然如此。每一個人對於一個優秀的作家領略，是絕對受着他的智力與感情的天賦所限制的。這一個人領略他這一點，那一個人又領略他的那一點，在讀者與作者之間有完全相同的反應這種情形我們極少看見，正如我們難得看見一支樂曲與一個天才樂隊指揮的擬測之間有完全同情的反應一樣。

不錯，在這個人世間是委實有淚的，問題祇是我們在什麼事上流淚而已。世上有歡喜的淚，哀愁的淚，愛的淚，寬恕的淚，母子間離合的淚。有的人聽了一個令人作嘔的感傷故事會流淚，有的人則對於真正的美與仁慈流淚。但無論什麼人，他感到要流淚的時候就儘管流他的淚吧，因為我們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動物，而流一點眼淚，不論是寬恕的淚，可憐的淚，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歡喜的淚，對於他總是有一點好處的。



## 一一一·米老鼠

我感到要使中國的讀者們深信幽默是生活的一部份，所以不應該被摒諸嚴肅的文學以外，這一件事情委實是最難的了。這正如我要使他們相信孔子也是一個人，也總是愛開開玩笑，即使開開他自己的玩笑一樣的難。

爲幽默爭取其正當的地位及其嚴肅性還得向一種禮教的背景去作鬥爭，這也許是西方人士們所難以了解的。因爲按照中國的舊習慣，除了一個小丑之外，沒有人是應該公然說笑話的，而中國的一般報紙編輯先生以及政治家們更把這認爲聳人聽聞，並且認爲

以不正當的形式來緩和曲達他們的嚴肅的救國言論，是情所不許的。在倫敦泰晤士報的社論中，也有幽默的時候，但在申報的社論中就不會有幽默。這猶如西方的幼稚思想或淺見，但使一般中學生或剛從大學畢業後出來的青年們抱着這種見解的，有二種特殊的影響多少在鼓勵着。第一，是宋儒哲學的傳統，禁止一切小說與戲劇列入正宗「文學」，以至事實上所有中國的雜劇、小說其作者都不敢露名，這一點是要由這種傳統思想負責的。第二，是現代新派的普羅文學的影響，這一種思想認為文學應當是政治的一種工具，且把一切非政治傳統的文學都認為是無價值的。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得寫下面的這一篇「米老鼠」的文章，來糾正一般淺見的批評家們。

一般說起來儼然像四十歲的人那樣的中學生批評家們，當然是絕不肯用這樣一個無聊如「米老鼠」的題目來寫文章的。我想他們一定是連欣賞米老鼠卡通的能力也沒有了。如果是這種情形，那末中國可真糟透了。在我個人，我覺得這種銀幕上的動物化了的卡通正是人類最大的幸福，因爲這一種藝術形式，有着一種他種藝術形式所不能有的特點：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並且使一切人類的想象都能傳達。正像電影以其較自由的劇本處理以及可以僱用大量的臨時演員，從事大規模的生產而脫出了舞台的限制一樣，這種動物化了的卡通也脫出了攝影機的限制。魔術的地

它可以自由在空中飛，鵝鵝可以把嬰兒放在袋子裏，把他們打烟突裏拋下去，一隊米老鼠的軍隊可以掃了鎗開到仙島上去，鋼琴可以擺腿，時鐘可以智巧地鑿眼，「熱狗」可以跳舞。從這上面我們帶到那無所不能的我們兒童時代的夢想世界中去了，因之，這種漫畫，凡在這種電影開映的時候，可以使我們人類的精神得到一種自由，並且把我們送入了一個魔幻的世界。我知道一般淺薄的中學生式的評論家們一定是把米老鼠認為詭誕無稽的；但我倒要告訴他們：當威爾遜總總在白宮裏勉任鉅艱的時候，他所愛好的舒散不是去看莎士比亞的戲劇或去聽凡爾第的歌劇，而是在便宜的雜耍劇（Vaudeville）上去大笑一下來鬆散自己的。

我絕不是說文學應該僅僅是一種消遣，但我却極端反對祇有社會主義的宣傳才是文學的那種說法。我以為文學的作用，便是使我們帶了一種更真的了解與更大的同情把人生看得更清楚，更正確一點。然而人類的生活是太複雜了，難以用任何一條社會主義的標語來加以概括或把牠硬塞到一種主義中去的。把文學放到政治的僕從的地位的這種看法，必然因為限制了人類心智的自由創作，而把文學殺害了的。便是政治宣傳，如果老是不斷地頌揚着津貼這報紙的政治領袖的德行，那末牠便也要失去效用了。文學最要緊是必須要打動人心，祇要牠把生活描寫得真實。

我覺得這種滑稽畫片對於人心是比之一本本的社會主義宣傳更加有益的。我承認在過去二十年來我一直愛看這種滑稽畫，而且現在對於這些的興趣還沒有完。「笨多拉」使我們感到高興，而且也還正使我們高興，着要表現了摩登少女的多變，柔情，以及拘強的精神。而在另一方面，「王先生與小陳」則能使我們覺到原始的人性，在這種人性之下，現代文化或任何文化是都有失去的危險的。我想牠所給與美國孩子們的影響無疑是健全的。因為如果不怕從三十尺的高處跌到地上，在頭上跌出了一個大塊，那末吉姆或哈雷當然也不必怕着他的皮膚了。這兩個永恆的冒險家，如果他們的體格稍為不健全一點，以及他們的頭顱與脊柱稍為弱一點的話，他們老早就要枉死了。可是而今他們依然好好地活着，嬉皮笑臉的，準備無數次的冒險，並且千鈞一髮地逃出了命。我不知道這漫畫所教育給人的是一種什麼社會意義，但讓二十世紀的讀者們天天知道從屋頂上跌下來不一定就會立時送命，及一個臉上繫了綑帶也不一定會使他難看的神態，我知道這是有點好處的。

但我尤其要勸我們的「普羅」評論家們每天早上仔細地去看看「好爸爸」(Bringing Up Father)。他們可以把其中的「吉格夫人」這人物當作是對於有產階級勢利鬼的無上諷刺，而吉格先生、丁脫·摩亞和他這一班等人物則是鼓勵無產階級革命叛徒的最好的宣傳。我這種想法是完



全照了一般淺薄朋友的若有其事的眼光，他們竟失掉了欣賞那特殊的滑稽畫的能力，而這種滑稽畫，祇不過是玩笑的作用而已。在他們苦心著想救中國（中國是需要救的了）的大計間，讓他們的頭腦暫且離開那個大題目一回，且從麥納斯先生的繪畫中獲得一點微笑吧——即便他們已忘記了怎樣大笑的話。如果他們願意，那末儘管讓他們以宗教般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看法去做好了，但不必對那些滑稽畫咬牙切齒，因為牠們到底不過是滑稽畫而已。如果你以為吉格先生的雪茄是剝削的資產階級的享受，就儘管不要去看待牠好了，但至少應該謙虛地向這些無聊的漫畫學取一些人心的課程——第一是吉格夫人的勢利，她的對於貴族名聲的嚮往，她那對於歌劇的虛偽的愛好，她那對於時髦的奴隸性，她的生活中的完全自私自利，而在另一方面，則有可憐的吉格先生，他的心地是一個善良的無產階級，總是滿足着他的鹹牛肉與白菜，並且在他的賭友丁脫·摩亞家裏，望着無產階級的自由，可是却不幸地娶了那樣的一個虛偽的中等階級的老婆。

總之，我所能說的，便是，如果中國的青年失掉了欣賞「王先生與小陳」，「好爸爸」，以及一張米老鼠卡通的能力的話，那末中國便完了。如果無產階級一定要用了這樣一種態度來看人生，那末無產階級文學便也完了。因為我相信孔子的說法，一切非人性的東西是不能長久存在的。



### 一三·買鳥

我愛鳥而討厭狗。這一點我是不算特別的；我祇是一個中國人而已。正如在一切的中國人一樣，這在我也是你自然的。因為中國人對於鳥往往有一種偏愛，但當你對他們說起對於狗應仁愛一點時，他們便要問你：「你說什麼呀？」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要同一隻動物去做朋友，去僂倚牠，寵愛牠。我了解這種對於狗的感覺的唯一的一次，便是在讀A·蒙塞(Axel Munthe)的聖·米契爾的故事

時。他那敘述爲了一個法國人踢狗而與之決鬥的一部份，的確使我感動。我簡直有點希望我也有一隻忠誠的獵狗倦伏在我身邊了。但還無非全是他筆頭的魔術而已。那種同狗做朋友的煥然燦然的感情不久便在我心頭死滅了。我一生中煩惱人的時候，便是在一個美國朋友的客廳中，一隻碩大的聖伯納種的狗要來舐我的手臂，同我做朋友，更糟的還有那位女主人在絮絮向我敘述牠的家世。我那時候的神情一定像一個土老兒了，祇是茫然地向她呆望着，簡直想不出一句適當的敷衍的話。

「那是我的一個瑞士朋友從楚里希帶來的，」我的女主人說道。

「是白太太」

「牠的母系方面的曾祖曾在阿爾卑斯的雪地裏救過一個小孩子，牠的父系方面的叔祖是一八五六年國際狗展覽會的優勝者。」

「唔。」

我本來不是要失禮的，但我想恐怕是難免要失禮的了。

我知道英國人愛狗。但英國人是什麼都愛的。他們甚至愛大雄貓。

有一次我同一個英國朋友談起這件事。

「大家說同狗做朋友，這些全是無謂的。」我說道。「你們祇做是愛護動物。但你們真是一個說謊者，因為你們叫這些狗去獵捕可憐的狐狸。爲什麼不去寵愛一下那狐狸，叫牠一聲我的可憐的小東西呢？」

「我想這一點我能夠給你解說的。」我的朋友答道。「狗這種動物，是特別有人性的。他懂得你，同你親近……」

「且慢，」我打斷他道。「我討厭狗便正因為牠們很有人性。我對於動物是自然地愛護的，我不能仔仔細細地去弄死一隻蒼蠅，這便可以充分證明。但我却討厭一切自以爲是你的朋友，一直來纏住你，用爪子來搔揆你的動物。我喜歡知道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地位的動物……好好的待狗，不錯，可是爲什麼要去寵愛牠，親暱牠，俾倚牠呢？」

「啊，好了，」我的英國朋友說道，「我不同你爭辯了。」於是我便打斷了話頭，另談別事了。從這一次以後，我便養了一隻狗，因爲我家裏的情形需要牠的緣故。我按時喂牠，給牠洗澡，牠睡的是一隻很好的窩。但我祇是不許牠用爪子在我身上滿身亂抓來表示牠的愛與忠誠。當然，要我領了牠在街上走，像許多時髦太太們帶着她們的狗那樣，我是寧可死的了。我有一次看見一個赤足而穿着高跟

皮鞋的江北阿媽（分明是一個外國人家的娘姨）一手拿了一根拐杖，一手牽了一隻哈巴狗。這真是奇觀，而這種怪樣子我自己是不要做的。讓英國的人去做好了。他們愛那樣，但我却不愛。當我走路時候，我是要像一個紳士那樣地走的。

但我要來說說鳥了，特別是說一說有一天我去買鳥的經歷。我有一大籠的小鳥，我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比麻雀小一點。雄的有紅色的胸脯，身上有白色斑點。其中有幾隻在去冬因故絡續死掉了，我想再去買幾隻來給牠們湊伴兒。那一天是中秋節，全家的人都出去赴宴了，祇留着我同我的最小的女兒在家裏。所以我便向她提議我們到城隍廟去買鳥，她同意了。

城隍廟的鳥市對於任何住在上海的人不用描寫的。這裏是一所每個真正愛好動物的人的天堂，因為那裏不僅有鳥，還有青蚨，白鼠，松鼠，背上生着水草的綠毛繩，金魚，麻雀，百足，蜈蚣，以及其他的自然界中的異物。你得去看一看那些賣蟋蟀的人以及圍在他們四週的孩子，然後再斷定中國人是否是愛好動物的人。我走進了一家山東人開的鳥店，問知了我要的那種鳥的價錢，毫無困難地買了三對。牠們化掉了我恰好二塊一角錢。

那店鋪是在一處街角上的。那籠子裏這一種鳥兒共有四十隻。當我們講定了價錢，店中人便開

始給我揀出三對來，籠子裏的一陣擾動撲起了一蓬灰塵，我站得遠遠的。當他快要揀好時，店門前已聚了一大堆人——也許是節日的遊人，這也無足怪的。可是到我付了錢拿起籠子走出來的時候，我却成了大家所注意的中心，以及大家所羨慕的對象了。四週有了一種無可比擬的高興。

「這是什麼鳥呀？」一個中年人問我道。

「你問店裏的人去吧，」我說。

「牠們可會叫嗎？」又一個人開口道。

「你化了幾個錢買來的？」第三個人問道。

我約略地回答了，像一個大貴人那麼地走了開去。因為我是這一羣中國人的一個可驕傲的養鳥人哩。有一種東西使這些人們聚了攏來，一種共同的喜悅，完全是自然而本能的，這種自然與本能解放了我們人類的共同友好與打破了同陌生人不理不睬的矜持。當然，他們是有權可以問我關於這些鳥兒的，正如有權可以問我種種問題，如果我當着他們的面中了「航空獎券」。

我帶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小鳥籠走去。每個人都轉過了頭。如果我是那孩子的母親，我便要以爲他們是在讚美我的孩子了，但因為是一個男人家，所以我知道他們是在讚美我的鳥兒。我自己尋思

道：難道這些鳥兒是希見的嗎？不，他們祇是對於一般的鳥都感到興趣而已。我走進了一家館子。那時是在午後還早的時光，樓上是空着的。

「要一碗餛飩，」我說。

「這些是什麼鳥啊？」那倥倥問道，肩上搭着一塊毛巾。

「我要一碗餛飩，一碟白斬雞，」我說道。

「是了，會叫的嗎？」

「叫白斬雞會叫的嗎？」

「噢，噢——餛飩一碗——白斬雞一盆！」他對着樓下的廚房喊——或不如說唱——下去道。

「這些是外國鳥呢。」

「噢？」我祇是爲了客氣一點問道。

「牠們是生在山上的，山，你知道，大山。喂，掌櫃先生，這些什麼鳥呀？」

所謂「掌櫃」便是帳房先生。他戴着一付眼鏡，正像所有的能識字能寫字的帳房先生一樣。對於任何兒童的玩物，或除了洋錢角子以外的任何事情，你是難以希望他發生興趣的。可是當他聽見

有鳥的時候，他不懂答應着，且竟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蹣跚尋起拖鞋來，離開了賬檯，緩緩地向我，我的桌子走來了。當他走近到鳥籠邊時，他那板着的臉也和緩下來了，他變得像小孩子一樣的有說有笑了，這對於他的樣子是有點不適合的。於是他說出他的判斷來了，頭朝着天，肚子突出在短掛外。

「牠們不會叫的，」他正色地說道。「祇不過樣子好看，給小孩子們看着玩玩罷啦。」

於是他又回到他那帳櫃的高座上去了，這時我也恰好吃完了饅頭。

我在歸家的路上也受到了同樣的命運。人們都俯着身子來看看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我走進了一家舊書店。

「你們有明版書嗎？」

「你這是什麼鳥呀？」那書店裏的中年老闆問道。這一問使那店裏的三四個顧客把注意轉集到我手裏的鳥籠上來了。當時又有了一陣擾動——我說的是鳥籠外面。

「讓我看看，」一個學徒說道，他把那鳥籠從我手裏拿了過去。

「你拿去看過仔細吧，」我說道。「你們可有什麼明版書嗎？」但我已不再是受注意的對象了，人家丟着我讓我自己四處搜看着。我搜看了一番毫無所得，便拿了鳥籠走出來，可以再度成爲被注意



的中心了。人們對着鳥兒微笑，或因為我有着那些鳥而對我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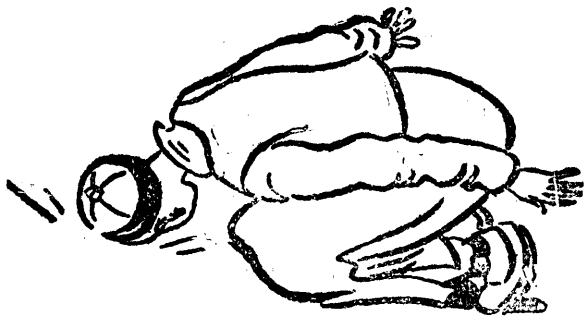
於是我在四川路與愛多亞路的轉角上坐了一輛出差汽車。便是在這地方，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在最後一次我從城隍廟買鳥回來的時候，那人走出來看看我的鳥。這一次他並沒有細看，我也不高興去引起他的注意。但當我走進了車子，那車夫的眼光看見了我的小鳥籠，他的臉舒展了，正如一切一般無二，他也像我上次買鳥時的車夫那樣，顯得孩子氣起來了。他對我極友好，我們簡直無所不談，到我抵家的時候，他已不但告訴了我養鳥以及怎樣叫鳥兒啼叫的祕密，而且也告訴了我全部雲飛汽車公司中的祕密，他們有多少輛車子，他們有多少生意，他的整個幼年時代的歷史，以及他的所以討厭婚姻的原因等等。

我現在知道了我在羣人堆裏怎麼辦，以及怎麼去平靜一羣發怒得像要吃你的血一般的中國人了。我要帶一隻鳥籠去給他們看一隻青雀或一隻很會啼唱的黃鶯。這會比水龍或催淚彈更有用，而且可以比之狄莫生(註)的一篇演講更快地說服他們，於是我們便可和好無間了。

## 一四·叩頭的柔軟體操價值

中國人對於「衛生」一語，其意義與英語中這個字的意思完全不同。牠的定義與「運動」根本沒有關係，因為運動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簡直是白費精力。我想讀者們總得承認西洋運動家的過於出力和身體器官的過度發展，對於一個人的健康是有害的。一個人能夠揮擊一下高爾夫球棒和每天步行幾英里是很好的，可是當一個人打破一個百碼短跑紀錄時，那是確定的了——當然也有例外——他不會做得好什麼事了。而且還有叫做「運動家心臟」這一類東西呢。

中國的衛生學，在另一方面却完全注重保存精力，不管那一種運動，主要的原則總是要適可而止，無論那一種「體操」，總是包含了和諧的動作，目的是使身體攝生方面正常發展而



不是加以刺戟。首先以心靈方面的攝生爲基礎，唯一的目的是心神安靜。根據了這一個基礎，牠所注重的便是引起體內呼吸和血脈流通獲得正常的功能。所以有所謂「靜坐」或坐禪這一種偉大的法術，注重身體筆直姿態，摩擦手掌和前額，有規則地吞嚥津液，呼吸有定律，腹部呼吸根據了一定的節拍，這種體內的攝生法，增進身心雙方的安寧，便是中國衛生學的目標。

根據了這個衛生原理，中國人發明了各種動作，以緩慢和韻律爲其特點，正如一個真正有教養的人的舉動那樣。叩頭的藝術不過是這種動作的一種而已。事實上，牠是人類心智歷來發明的最佳的一種減少體內脂肪的運動。

要瞭解叩頭的藝術以及牠的偉大的柔軟體操價值，一個人首先要懂得緩慢的有韻律動作的原則。這種動作的最佳例子，也許可以從中國舞台上的姿態——台步——看到，這種姿態對於中國戲子，有時被認爲與唱歌喉的訓練同其重要。說起「台步」除了合韻律的，遲速中節的，姿勢美妙的動作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個優良的戲子，這種姿態和步伐與他的唱工很合韻律，所以我們見到的便是完全合韻律的唱詞和動作。他的語句的韻律清晰，正如他的手足動作一樣。他的笑聲，大笑聲，甚至咳嗽和打噴嚏或吐痰，都有一種優雅的準確的韻律。我有時算算一個中國上等人的吐痰時的節拍，發見

牠幾乎正確無誤地像這樣：一——二——三。爲首的兩拍代表準備吐出來的鼻孔向內吸的時間。準確動作吐出來的動作佔去第三拍的一半時間。向內吸入時，聲音響亮而闊適，吐出來時却快捷而堅決。如果一個人把這個一——二——三三部動作反復練習，會令人感到很美妙而滿意的。再試把一個中國的上等人的準確笑聲的節拍寫出來。這連續發出的「哈哈！哈哈！」聲音是極端地富於藝術氣味而悅耳的，總是有一種表現得很完美的聲音逐漸加高的動作，最後聲調擴大慢慢消失了。當一個上等人不愉快地離開房間時，總是把他的衣袖拂了一下，在文學上這叫做「拂袖」。中國上等人的衣袖總是捲起來去工作，結果便有「馬蹄袖」這個稱呼。當一個人不高興時，他總是把他向右的衣袖用力的向下面揮一下，使那捲起的衣袖放下來，同時他的手臂有韻律地搖擺一下便踱到室外去了。不消說他的長袍又使他的兩腿的抖動動作成爲一連串的樣子特別的動作，這便是所謂「踱方步」。與這種走路的样子比較，一個外國人的長褲腳管的動作便顯得粗俗不堪了。

關於中國人對於緩慢而有韻律的動作的注重已經舉出很多證例，使外國讀者明瞭我所說的。叩頭的柔軟體操價值是什麼意思。叩頭不過是敬禮的一種，不過比較他種禮式更進步更高尚罷了。例如十八世紀的婦女所行的「蹲禮」以及現代德國紳士把鞋跟一碰恭敬地鞠躬時，也有同樣的韻

律，這種事情看起來常常是美麗的。此外北平的旗人婦女「打趺」時的動作也有韻律美。有時她屈了一膝，就這樣地把她的身體打一個旋，這樣地優雅地一轉，把在座的人都致了一次敬禮了。

可是，讓我們談談叩頭吧，那是中國文化中最高尚的以及最特殊的一種藝術。是麥卡尼男爵吧，他曾經拒絕向乾隆皇帝叩頭，因為他不知道這是一位中國上等人士所能做出的一種最高尚，最合衛生的舉動呢。當然，美容專家們會發明過各種運動以減掉婦女們的脂肪，可是無論任何一種都不及叩頭那樣有效力。正如划船那樣，叩頭跟全身的肌肉都有關係。兩膝跪下去時，立刻便令人心意安寧，萬慮俱消。接着胸前挺直，兩個手掌合起來，正如禱告或唱「聖母曲」時的姿勢。接着，像胸泳時那樣，兩臂分開向下壓下去，同時身體向前俯，直到你的頭顱觸到地面。叩三次頭，然後再把身體上部伸直。這樣地把身體伸直彎曲，使腹部的肌肉獲得很有裨益的運動，較之任何按摩手術以消除腹部周圍多餘的脂肪，有更佳的助力。如果叩頭謹慎地按照節拍，便能促進深呼吸和血脈流通。

很可惜這種優良的藝術現在竟致消滅了。可是遇着了中國文化的他種的恢復運動，如「獎勵節婦之舉，這種叩頭的藝術很有希望在很短期間，在上下流社會間獲得普遍的發展。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知道當滿洲的得勝軍隊在一六四四年到達浦口時，當代的大學者以及明朝的禮部尙書

錢謙益會長跪在南京那面的長江江畔迎接，藉了叩頭而獲得新成立的異族政府裏的高官顯爵。然而，有趣的是，滿洲的征服者的心中很鄙屑他，所以當乾隆開列禁書的目錄時，他的作品首先便遭焚毀。顯然是要警誡那些可恥的「懷貳」的人。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錢某是這樣的一個優美作家呢。



## 一五·一個素食者的自白

有許許多多的素食者。有的爲了信奉主義，有的是性之所至，而還有些只因爲他們不能消化美味的牛排。各種素食派間的爭執比素食者和非素食者之間的爭執要激烈得多。主義素食者稱隨性素食者爲無誠意的美食者。而後者則稱前者爲看見鷄死流淚的懦夫。隨性素食者又稱主義素食者根本不是真正的素食主義者，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吃蔬菜，他們是他們主義的奴隸，而且對於滿塊紅血的牛排要望而生畏。很多和尚曾向我承認他們確嫌惡煮肉的氣味。這兩派無疑的都不過是

對那批酸牛奶的消費者極端蔑視，而約翰第（John D.）便是這一派，他無意的走入素食者的陣營，而結果却是他消化器官的毀壞。對於第四類人那些英勇地同她們的腰部綫條作鬥爭，吃得很少，或是像鬼子那樣小心地咬着麵包皮的女入，我們素食者是向取和善態度的。

你也許已在猜想我便是一個隨性素食者。隨性素食者和主義素食者之間的差別與獨身的和尙跟結婚的基督教牧師之間的差別是一樣的。照我猜想，前者確實是爲了畏懼女人而變成極端的禁慾了，至少，論理上是如此的。基督教牧師却相信他可以娶一個女子而不必馬上把他的靈魂交給梅費斯托斐萊。（註一）他還能在正當合理的範圍內保持他的性生活而不破壞他的靈性，這是一件好而勇敢的作爲。牠證明了在我們自己和在人類本性上的忠實。所以牠和隨性素食者是一樣的。我們以爲吃一塊肉是無所謂的，而上帝也知道我們吃肉的享受是如何的！

我恐怕會有什麼誤會，還是讓我來顯明的表示一下我的立場。這裏是有着一種哲學的，我是中國人正爲了我是中國人，我不相信做任何主義的奴隸。中國人全都不相信把事情做得完全。這是歷

（註一）浮士德把自己靈魂交賣給他的那個惡神——譯者。



史的中庸之道。是的，做一個素食的愛好者好了，但又爲什麼要牠合什麼邏輯呢？做一個好好的素食者，可別做成極端的素食者。中國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理性。照邏輯說：「如果甲是對的，乙就是錯的。」可是照理性說：「甲是對的，乙也未見就錯」。有理性的改革者不會一下子便把整個宇宙廓清，而常是喜歡遺留一些污穢的。有理性的戒酒者，有時也要喝上幾杯；有理性的戒賭者也高興打一下小撲克，而有理性的素食者也時常喜歡嚐一些南京板鴨或是帶血牛排的。好像孔子也會說過，即使發現了最偉大的科學真理却變成非人道，則又有什麼好處呢？

這裏有一點是做一個隨性素食者必須遵守的。如果你在嚼了六七只鴨腕，咬了一段鯽魚，一只鷄腿，幾片蔥煎羊肉，二三個蝦圓，兩匙蟹粉，三匙魚翅，又吃了一些油肥板鴨之後，看到一碗鷄湯白菜，你會馬上喊出：「啊！那白菜真鮮啊！我常喜歡吃菜湯，鷄的鮮味全到白菜裏來了！」這便是一個十足的「隨性素食者」。他知道剛才的肉太油了，他最後總是吃一些鷄湯燒白菜的。像一個愛民如子已積了五十萬元私產的官吏，他覺得整個政界太吝嗇了，他預備告老山林賞秋月去了。他暢談着月亮的美。在他的心中對於月亮的潔淨有着比一個看了五十年月亮的農夫更深切，更真實的感賞。他的欣賞素食和一個娼妓的欣賞家庭生活的美麗尊嚴是同樣理由的。他吃了這頓盛宴，明天早晨醒來便

說以後不再吃肉了，於是捧了一碗粥吃着鹽蘿蔔。在中飯時又被濃味的肉片誘惑而吃了，到晚上睡覺時却便更熱中於蔬菜了。

隨性素食者和主義素食者的分歧就在這一點上，隨性素食者會問：「除非你吃的是完全吸收了鷄味的白菜，否則你做素食者又有什麼用處呢？」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只有中國才是素食者生存的地方。歐洲人是把肉各自單獨的煎好了，把蘿蔔單獨的煮好了，才把牠放在一只盆子裏的！試想不用肉而單獨燉那些筍是多麼的愚蠢啊！那些筍會變成什麼呢？如果你高興你把肉留在桌上好了，可是在煮的時候你得把牠和筍和肉放在一塊，這樣肉的滋味才能進入筍中。因此我相信在全歐洲是找不到一個隨性素食者的。有的只是那些頑固偏見做自己觀念的奴隸的和尙式的素食者。歐洲人知道的素食只是「雞蛋和菠菜。」可是在中國人看來，吃雞蛋菠菜究竟也太慘了。只吃雞蛋菠菜又怎樣能去真正的欣賞素食的美味呢？

我相信他們只是爲了責任而吃，倒不是爲了慾望而吃。這些人當然和一切極端的、一本正經的素食者一樣是白癡。

歐洲人全是很可笑的。他們早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煮蔬菜的藝術，吃的只是些半生的合邏輯

的蔬菜，他們煮的也是合邏輯的牛排，而當一個人吃一塊牛排的時候，他見到也就只是一塊牛排而已。他一手英勇地握了又另一手殘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關照自己說，他這時是在吃肉了。不是誰都見過這種可笑的事情嗎？他們拿的刀又是向下的，但有時當他們停下談話時，就會把刀又向上，指着對方，我時常竊想這對方多少要因這威嚇態度感到震驚而微覺不安，特別是在他們的意見有出入的時候，歐洲人會不會學學用我們的木筷，允許我們（至少在我們吃的時候）少看見這些金屬的武器呢？

## 一六·論裸體

有人告訴我說，裸體主義已經行到美國來了。讓牠來吧！我也沒有見到牠會損害什麼。我自始也便是一個不自覺的裸體主義者。

可是首先必須明白的，我是一個有理性的裸體主義者，和那些理論家裸體狂者不同，這和我是個有理性的素食者，跟那些素食狂者不同一樣。我像所有中國人一樣，相信中庸之道，在相當時間相當環境下，譬如說，在浴盆裏，我才是十足的裸體主義者。要我穿了母親留給我的天然衣服跑上百老匯，那我誓死反對，我能忠誠地告訴你：一個人在浴盆裏裸體是很美妙的，如果浴室的窗的外面只



有些麻雀飛過或一些樹枝在窺竊着，如果乾麗把窗打開了，讓皮膚接觸到尖銳寒冷的空氣，那就倒覺快懷了。注視着牠怎樣因微寒而繃起，又怎樣因日光的作用而放大，而活動，而滲出天然之油——經驗着這種感覺是極端愉快的，可是我只是說當一個人在浴室裏的時候，日光在我皮膚上的作用絕對是放射性的——對於這一個字的意義，我沒有些微的觀念，可是我知道牠應該指什麼意思。思想健全的人都承認每天在日光中，在沒有人見的房中脫去衣服晒上十五分鐘，是（我也承認）最利于健康和增強體力的。這種人都可以和我一樣地自稱為真實，有意識而有理性的裸體主義者。

我只是說，這是在相當時間和相當環境下。在真實的裸體主義者和露體主義之間是有着顯著的差別的，這跟一個在山頂上孤單的祈禱者和一個在為教徒的福音而說教的宗教集會中的表演祈禱者之間也有着差別一樣。一方面是爲了自己的娛樂而實行裸體主義，而另一方面卻借了別人的眼睛來嘲笑裸體主義，把他自己的裸體變成一個招牌，揚言說：「你看！我敢！」在各種人生的現象中都有這種差別；譬如在家裏愛他（她）的妻子（丈夫）而在一庭廣衆處叫他「親愛的」之間的差別；睡室中的自悟短處和當衆的自認兒童時作賊之間差別；薄暮中在後弄裏給一個美貌女叫化二毛錢和在慈善跳舞會中作一篇演說之間的差別；爲個人樂趣而騎馬和爲了別人指上的一隻鑽戒或

打扮得像伶人一樣的粉臉旁的一付玉耳環而駕馳之間的差別。所有這些我以為都的確有的。純正的宗教家，夫婦之愛，慈善家和真實的騎者是一類，表演主義者是另一類。

換句話說，我是一個純正的裸體主義者，因為我只在一個人時才愛裸身。我不想把一切優點，舉出來，其中第一點便是人是一個動物，純然的動物。假使你能夠，那麼你且諦聽一下你的心的跳動，留心一下你血管中血液流動，那你對人生的目的便可獲得比從整部的哲學書中得來的更正確的理。因為我們有一個軀體，一個很重要的軀體，我們應當好好的當心這會自行修補的機器，當為大家公認的事實。裸體能給我們相當的活動範圍，這即使穿了很薄的衣服，也會因牠的搖擺而失去的。你可以注意裸體後屈膝比穿了褲子屈起來要愉快多少。你可以全裸了在你的私室中跑上一圈，享受一下那絕對的自由幸福，但我要注意不被我僕人瞧到，我們要顧到一些人事而要理性化一些。假如有人皮膚強健的話，那他便可像為經濟關係的滿洲人一樣的裸着睡覺，一享其肌膚親着柔褥之樂。整個地說來，醫生都會告訴你，皮膚是排洩污穢，自動消毒的重要器官之一，如果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緊密而殘忍地封閉在笨拙不人道的西服中妨礙其自然的排洩作用，那他至少應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讓牠有幾分鐘特別是在日光和新鮮空氣的影響之下恢復牠自然地位和自然功用，就

是從美學的觀點上看來，對於叫一個人意識到他自己的動作的韻律也是有利的。

可是即使從美學觀點上出發，而不爲別的原因，我還是誓死反對當衆裸體的。藝術家（如果不是詩人）是知道一個完全人體模型是難得的，一個美女也許有很美的軀幹，可是卻有難看的細瘦小腿和不相稱的腳。堅信人體大都是美觀的人可以在夏日下午到海邊去觀光一下。視覺靈敏的人是會給嚇跑的，十三歲的蘇三嫌太瘦了些，蓓蒂的臀部又是那麼的臃腫不靈；喬治叔戴了眼鏡禿了頭裸體多麼不雅觀；凱特姊的胸膛又太寬鬆了；而柯黛麗亞簡直是醜惡。一家中我看只有裘麗葉是美的。正如中國人所說，增一分則嫌俗，減一分則嫌瘦。她恰到好處。可是在這宇宙中究有多少人才是恰到好處的呢？而且究有多少人在過了青春時代後還會保持她的恰到好處呢？

所以，堅持的裸體主義只能在男女們目不見自己醜惡的社會裏才能忍受，如果照此下去，將引起我們美感的總衰滅。所以對於裸體美人的評價將和對於非洲森林中的裸體土人的評價一樣了。普通人體大多都像猴子或吃得過飽的馬，只有衣服才能掩飾成爲陸軍上校或銀行經理。剝去他們的衣服，這些陸軍上校和銀行經理也完結了！他們在家裏有時的裸體主義便說明了他們爲什麼被妻子蔑視的原因。且把那些高等而有權力的國際會議代表剝得一絲不掛，我們會發現現今世界所

以混亂，是被一羣猴子所統治着。

我想在一個裸體主義已爲習俗尊敬的世界，幾乎所有女人都一定會渴望有一塊破布來掩遮她們的造物主所永遠忽略了的那地方的，總之，男子的墮落和女人的媚態都是從一片棗樹葉而開始。試設想在裸體主義世界上將會有多少女子要穿緊身衫褲來增美她的體格，更將有多少女子要穿一件小衣，那些胆敢無恥地利用這些女性設計的人們會因他們不暢露胸膛而被一些老嫗而有身份的女人所斥責的。裸國中的道學太太將聲明：「那些無恥的摩登女性太不光明正大了！爲什麼史特拉卻小姐竟用了一塊一尺多長的小布繞在她的臀部上了。我不願散播謠言，我自己也沒有親眼見到，但有人卻這麼在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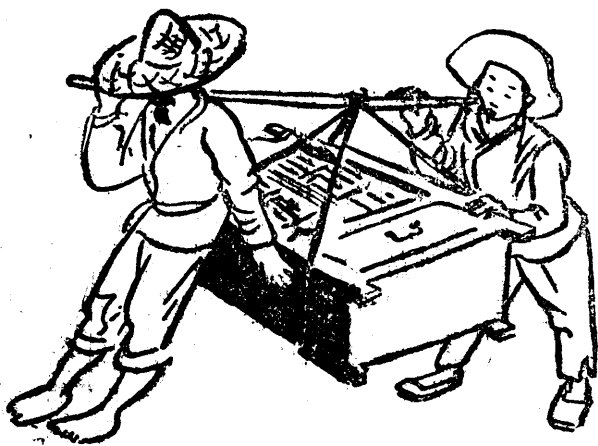
賴第夫人回答：「那些摩登人現今什麼都做得出來了，如果她們要把這塊布伸攢到掩沒膝蓋我也不覺得奇怪的。你要知道這批年青人，任何可惡的事情都做得出的。」

這樣男人便會愛那些穿緊身衫褲的女子，或甘願以一見長裙而死了。

所以我說，如果裸體主義來了，讓牠來吧！牠不能損害什麼的，我十分自信我們人類的美感還沒有敗壞殆盡，還能阻止一些過分的縱情。

我平常對於人們的道德並不關切，但這篇文章似乎是我自來最正經的一篇。





## 一七·我搬家的原因

我有一次搬進一家公寓去住了。這在美國人聽了，也許會說：「咦？有這事嗎？」在英國人聽了，也許會說：「啊，如此墮落！」可是作爲一個中國人，我只對自己說：「可以的，這是我的命運。」

我是被迫搬進去的。我不願搬家，如果我的鄰居停止開唱他的無線電收音機，我決不搬家。在平時，如果有鄰居在偷窺你的房間，你可以關上百葉窗。要對付鄰居們好管閒事的眼晴，你甚至可以在前面築一堵高牆，把屋子改成堡壘，準備和全世界抗衡。如果你不要電

話來打擾的，你可以用塊破布塞住。可是對於那無孔不入震屋欲破的無線電的音樂你却束手無策的。自從我的鄰居買得了一架收音機，而我能免費分聽後，我便全由我鄰居支配了。他能使我興奮，能使我憂鬱，他要聽史特勞斯和史特拉文斯基的音樂，我也得聽，他要聽梅蘭芳唱戲我也只能跟着聽，他什麼時候覺得滿意停止，於是我也停止。他特別喜歡珍妮麥唐納的「大軍進行曲」和蘇灘，這簡直是一種狂喘。他要我聽，我也總聽着，可是我終究受不了了。在上廁所的時候聽聽莫扎爾德或門德爾仲的音樂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在考慮如何支付裁縫賬的時候或是在計劃如何對匿名的文章寫一篇辛辣的答覆，而如何能使這位藏頭露尾的先生一定能看得到的時候却不然了。而且如果來的是蘇灘，那種氣喘一樣的狂叫聲會鑽進你的寫作裏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人會跑到鄰居那裏去說：「馬上停止，否則我要寫信給捕房了。」中國的紳士是會設法使自己適應在這環境中而謀自己神經的寧靜的。受了英國教育的中國人的我却兩者都不能做。所以當我第五十次聽到珍妮麥唐納的歌聲時，我就寫了「召租」的條子，把牠貼在房門上。我一定要離開這裏——無論到什麼地方。

住在公寓裏對於我的個性是不合的。我至今堅持除非每個人自己都能有一塊小土地來種些

豌豆，番茄，孩子能在這裏捉蟋蟀遊玩，否則是毫無文明可言的。我曾經說過我不相信在按紐，開關，櫃子，橡皮地毯，鑰匙孔，電線和警鈴等的所謂「家」的組合物中會有現代文明的。我時常暗笑那些新時代推銷員想把那些如日間用作沙發，夜間用作床鋪的複合物的新奇便利來說動我。我總告訴他們我是不會說得感動的。沙發應該便是沙發，床便是床。在我看來這種可轉換的沙發床便是新式家庭毀損的徵象，而很重要的也便是所謂時代文明僅是騙取人類在日光下的正當地位的徵象。新時代的精神家庭，因為新時代物質家庭的如公寓汽車等而被拘束而破滅了。人們搬進了三間的公寓屋裏會看到年輕的一輩從不留在家中而覺到奇怪的。如果你不得不睡在日間沙發的背上，你至少不應再以此自傲。就是老鼠也總有相當寬裕的睡眠地位的。

可是我不管自己的偏見終於搬進了這公寓。這是一些老樹引我搬進去的。這似乎是不可信的，上海的確還有一個在綠草和叢林間的枯樹旁的公寓。我不能抵禦牠的引誘，我屈服了。

我不必養什麼盆花。我的書室窗外便有一大堆綠葉。牠那透熟的翠綠充滿了整個房間。而我也  
不必備什麼鳥籠。這倒並不是我不愛鳥。和世上唯一的真正愛鳥者一樣，我是恨看見鳥籠的。在我給  
我弟弟的信中我說起愛鳥的唯一正當方法是去住在近林的地方，在那裏可以在書室窗外看到在

樹枝間黃鸝在樹間飛躍的紅胸雉鷄，在那裏也能偶而竊聽到杜鵑的情歌。當我在屋中寫作時，小鳥們在我窗前突躍着，二三隻麻雀在離我書桌一丈左右的地方喋喋的講着情話。有時我更幸運，有幾隻鳥會棲息在我的窗檻上，訴說像我們這種的動物不盡是碧眼黃鬚的三K黨。假使我長住下去，我相信我也許能學鳥語。如果我是詩人，我當爲牠們而寫一節中國詩。

青青梧桐葉，

蒼蒼穹天景，

輕輕初秋風，

悠悠心頭恨，

啣啣鳥呢喃，

豔豔秋衣裙。

羽伴不復在，

密侶今去飛，

但因舊恩盡，

新人枝頭棲，  
我猶翹首觀，  
依依復依依。

## 一八·我怎樣過除夕

陰歷新年是中國人一年中最大的節日，其他節日和牠相較起來便顯得缺少假日精神的整個性了。五天裏面，全國的人都穿了最好的衣服，關上店門，鬧蕩着，賭博着，敲鑼鼓，放鞭炮，拜年，看戲。這是一個大好日子，每個人都憧憬着新年發財，每個人都高興地添了一歲，準備向他的鄰人說些吉利的話語。



在新年中就是最卑賤的婢女也可大赦而不受挨打了，最奇怪的，那些終日操作的女人們也都鬧蕩起來，噙着瓜子，不願洗衣煮飯，連菜刀也不肯一捏了。怠工的理由是新年中

切了肉就等於把好運切斷了，把水倒入溝中就等於把好運倒去了，洗了東西就等於把好運洗去了。一付付的紅對聯貼在每一扇門上，都包含了鴻運、幸福、和平、昌順、春興等字樣。因為這是春季回來的節日，也是生命財富回來的節日。

在庭院中，在街道上，一天到晚全是爆竹聲響和硫磺氣味。父親失去了尊嚴，祖父變得更可愛了。孩子們吹着口笛，帶着面具，玩着泥娃。鄉下女子穿了最好的衣服，跑上三四里路到鄰村去看戲文，一輩執袴少年便得乘此恣意調笑。這是一個婦女從煮飯洗衣的賤役中解放出來的日子。假如男人們餓了的話，他們可以吃幾塊油煎年糕，一碗有現成湯的鷄蛋麵，或是到廚房裏去偷幾片冷雞肉吃吃。國民政府早已命令廢除陰歷新年，可是我們依舊過着陰歷新年，大家拒不廢除。

我是非常新派的。沒有人能責我保守。我不但贊成格利高里歷，我更贊成一年十三月，一月四週的世界歷。換句話說，我的觀點是很科學的，我的理解也是很合理的。可是也就是這科學的自傲，牠受到嚴重的創傷了。因為在官認的新年裏人們都只是伴為祝慶，毫無誠意，我是大大的失敗了。

我不要舊歷新年，可是舊歷新年終於在二月四日來到了。

我的科學意識叫我不要照舊歷新年，而我也答應我不會。我堅決的對自己說：「我決不讓你跟

下去。」我在正月初頭便感覺到舊曆新年的來到了。當一天早餐時，僕人送來一碗臘八粥的時候，就清楚的提醒了我這天是十二月初八了。一星期後，僕人來預備他年底應得的額外工資。他告了半天的假，並給我看一包送給他妻子的新衣服。在二月一日和二日，我不得不把酒錢分給送信人，送牛奶人，車夫和書店童役。我覺得什麼都在來了。

二月三日到來了。我依舊向自己說：「我決不照舊曆新年。」那天早晨，妻叫我更換內衣。我說：「爲什麼？」

「周媽今天要洗你的襯衣的，她明天是不洗衣服的，後天也不洗，大後天也不洗的。」爲了人情，我無法拒絕。

這就是我下水的開始。早餐後，全家要到河邊去，因爲那邊舉行着一個很舒適的，可是違反政府不准遵照舊曆新年命令的野餐。妻說：「我們叫了汽車先去。你修了髮再來好了。」我不想修髮，可是坐汽車倒是挺大的誘惑，我不喜歡在河邊跑着，我喜歡坐汽車。我很想到城隍廟去替孩子們買些東西。我知道這是春燈的時節了，我要我最小的孩子去看看走馬燈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原是不應該到城隍廟去的。在這個時期到那邊去，你會知道結果是怎樣的。在歸途上我發現



我不但帶了走馬燈、鬼子燈和幾包玩具，還帶了幾枝梅花。回家以後，我看到有人從本鄉送了一盆水仙花，我的本鄉便因出產這種美妙馥郁的水仙而聞名全國的。我不覺回憶到我的童年。當我接觸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紅的對聯，年夜飯，爆竹，紅燭，福建蜜橘，早邊的道費和我那件一年只許穿一次的黑緞大褂。

中飯時，水仙花的香味使我想起了一種福建的蘿蔔糕。

「今年沒有人再送我們蘿蔔糕了。」我不快地說。

「這是因為廈門沒有人來。不然，他們是會送來的。」妻說。

「我記得有一次在武昌路的一家廣東店裏買到完全一樣的糕。我想我還能找到牠。」

「不，你找不到了。」妻挑戰地說。

「我當然能找到。」我心有所不甘。

下午三時我已買了二斤半一籃年糕從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車回家了。

五時，我們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滿着屋子，我惶恐地感覺到我已犯了戒條。「我不願慶祝什麼除夕，我今晚要去看電影。」我堅決地說。

「你怎麼能夠呢？我們不是已請了TS——先生來吃晚飯了嗎？」妻問道。事情似乎弄糟了。五時半，最小的孩子穿了紅的新衣跑了出來。

「誰替她穿新衣的？」我責問。顯然有些震動，但還莊嚴。

「黃媽替她穿的。」

六時，我發覺壁爐架上光亮地點着紅燭，牠們一層層的火焰向我科學意識上投來了勝利的諷刺。這時，我的科學意識已經顯得糞糊低落而不真實了。

「蠟燭誰點的？」我又詰問。

「周媽點的。」是回答。

「蠟燭又是誰買來的呢？」我再問。

「什麼，不是早晨先生自己買來的嗎？」

「哦，我買的。」這不是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學意識使喚。這一定是什麼別的意識。

我想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作的可笑是不及我那時頭腦和心志的互相衝突的來得可笑。立刻我被鄰居的爆竹聲從心理衝突中驚醒了來。這些聲音一個連一個的深入我的意識中。牠們是

有一種歐洲人所不能體會的撼動中國人心的力量。東鄰的挑戰接着引起了西鄰，終於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是不甘被他們擊倒的。我從袋裏抽出一元鈔票，對我孩子說：

「阿經，拿去給我買些高升鞭炮，檢最響最大的。記住，越大越好，越響越好。」

於是我便在爆竹的「蓬——拍」聲中坐下吃年夜飯了。而我却好像不自覺的感到非常的愉

快。



## 十九·阿芳

我的書僮倒的確是個「童子」，這不但由於等適的關係，也由於生理上的意義。他還是一個童子，然而却是一個能幹的童子。我把他從一家烟兌店裏領出來的時候，他還只十五六歲。在他十八歲時，他的聲音的變化使我想起那些在早晨學啼的雄鷄。可是在精神上他依舊是個孩子，他的稚氣和他的才能形成了一種破壞家庭紀律的混合物，而我想樹立起主人的尊嚴的企圖也因此挫折了。

他很幹練，我幾乎不能沒有他，可是在我的僕役中他却是一個最抖亂，最易健忘，而最不認真的人，在一星期中他打碎了全體僕役半年內打碎的茶杯，酒器，

數目。他在廚房中很受人的重視，而且我們也因為他的才能不由的對他有些讚賞。這也許因為他的富僕役有些可惜。從他半夜裏斥責打來的電話的態度上，我相信他是可以成爲一個富貴的少爺的。他並不讀英文，可是他是能夠讀的（他已有許多事情使我驚異不置）所以我只叫他阿芳，因為這並不是他的名字。

我要說明一下我究爲了什麼放任阿芳破壞家庭紀律，讓他去幹我不許旁的僕人幹的事情。在他來我家之前，那些修理電鈴電燈保險絲，整理抽水馬桶的機件，懸掛畫鏡等事務都要我親自動的。自他來了以後，我都讓他去弄了。我便可安心的讀一下柏拉圖的共和國，不會再被人喊去裝修抽水馬桶了。我可安心的寫作，不會再聽到廚房裏喊出「啊喲，自來水龍頭漏了。」叫我去了。我之所得很足以夠得上阿芳手下的損失。他的天才就在於能立刻想法修補各種機件。還在於能想出故事講給孩子們聽，讓他們留在園子裏不來擾我。

我對他垂愛由於一次偶然的事情。自他第一天到我家後，他便注意到我的打字機。我每天還未起床的時候，他便要化二個鐘點來打掃我的臥室，可是我知道他是在竊看着那架他生來首次見到的奇特的機器。在這時刻常會有異聲從臥室裏傳來。打字機終於有一天不動了。我化了整整兩小時

修理不好。我斥責他的瞎撞。他也並不作答。下午我出去了，可是當我回家時，他安靜地對我說：「少爺，機器修好了。」此後，我對他便另眼看待了。

有很多地方我是非他不可的。他能聽電話，還能用英語、官話、上海話、安徽話或是廈門話同對方相罵。廈門話外省人都沒有勇氣學習或沒有運氣學成的。我奇怪他如何學得這些英語短句，而讀書又是那末的正確。這簡直有什麼神祕的東西存在於他本身和造物之間。他說「等一等」時，便說「Waierminit」不像一班中國大學生那樣念成「Wai-t-a-meenyoo-t」我叫他去念夜校，並且允許供給他三分之二的學費，可是他不要。我知道他不喜上學。

這也部分地說明了我對他寬容的原因。但他給我做了什麼呢？我要他去買一罐擦銅油，他去了。一個鐘頭回來時替自己買了一雙新鞋，給我孩子帶來了一只蚱蜢，沒有擦銅油。他天賦的不分工作和嬉戲，是他的幸福。他收拾寢室會化去三個鐘點，因為他會半下裏停下來假裝去收拾一下烏籠，這又得化去一個鐘點，或是跑下樓去跟新來的洗衣女僕廝混一會。「阿芳，你十八歲了，還不巴結作事，」妻這樣說。可是有又什麼用呢？他打碎了碟子，燒毀了簇新的刀，把盤子丟在地上，讓畚箕掃帚橫在客室的中央，自己却跑出去捉蚱蜢去了。簡直沒有一套磁器完整的。當他急忙忙的搬送我的早餐時，

從廚房裏能聽到的聲音是——瓷——碰——嘩拉他從廚子那裏接來了替我預備早餐的工作，據我猜想，是爲了他高興燒煎蛋。廚子也允許了他。

廚子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寡婦，和你在別處見到的一樣的愚蠢醜陋。人有時會被這種蠢而醜的人的溫柔真摯而被感動的。我還記得她喊阿芳名字時的聲調。在一個夏天，我半夜裏悶熱醒來，聽到他房裏有私語聲。他剛從庭中走入房中，那廚子也跟着他過去了！他們在私語着，我聽得很清楚。可是發着便寂靜無聲。她已走入房中替他整理床鋪了。這僅是近乎母愛的接觸。

後來又新來了一個洗衣的婢女，廚房中的生活又將有什麼變化了！新來婢女年紀二十一歲，愉快活潑，而她也喜歡阿芳。廚房中的調笑聲不斷產生着。工作弄得更糟了。笑聲繼續增大着。阿芳變成更無心思工作了。收拾一間房子要化了更多更長的時間。阿芳甚至每天早晨替我擦鞋的事也忘懷了。我對他說了一次，二次，三次，沒有效驗。最後我威嚇他如果明天再忘記把鞋擦好並在六時半左右放在我寢室門前，我便要把他辭了。我發了大怒，整天沒跟他說話。我企圖恢復家庭中的紀律。主人的話是必須遵守的。那天晚上臨睡前，我又在那孩子，廚子，和新來婢女面前重申了一次解僱的威脅。大家好像嚇壞了，廚子和新來婢女更是利害。我相信他以後要遵守我的話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時醒來，耐煩地等候着看我命令的效驗。在六時二十分時，那新來婢女把鞋子遞了來，不是那男孩。我覺得我被騙了。

「我是要阿芳拿的。怎樣你拿來了呢？」我問。

「噢，我正要上樓來，我想我把牠帶了上來吧。」那婢女回答，甜蜜而且溫柔。

「那他爲什麼不拿上來呢？是他叫你拿來的呢？還是你自己要拿來？」

「不，他沒有要我拿。我自己拿來的。」

我知道她是在說謊。阿芳還睡着。可是她機械地替阿芳衛護，倒多少打動了我的心弦。所以我便讓我的紀律敗壞下去，我也不想知道廚房裏在做些什麼了。



## 二〇·信念

G. K. 却斯特頓有一次曾爲報紙的論爭藝術已隨了今日「信念堅定」的衰落而衰落，感到痛心。據他想來，新舊新聞紙的主要分界線就在於這一點。關於現今所發生的政治哲學，或宗教問題都難得會有一定的論斷，大都是一種若即若離的話——好像作者正在注意着或描寫着鳥的飛翔一樣。

他是弄錯了，以爲缺乏堅強的信念便是時代思想的混亂。對於這種對真理淡漠的態度，今博物學者的注意鳥飛來比喻，倒不如拿中國的「蜻蜓掠水」的成語來比喻。却斯特頓把這種態度歸諸於新社會中懷疑論的分歧。然而懷疑論却是和古雅典一樣的



陳舊的了。在中國，我們只能說那些時代思想的紛亂僅是道教和莊子學說的方法論的末流。總之，莊子學說的真理和杜威學說的真理是有着十分相同的性質的。譬如赫斯特頓的悼惜着「那個人能有一個公認的宗教和哲學根據可以參考」的上古時代，而「帝國主義者會對社會主義者說「我以為你要推翻國王的企圖是極違反基督精神的，」社會主義者也會反駁道：「我覺得你那消滅黑人的政策是可惡之極的。」」如果莊子生於一九〇五年，如果他也參加着這次帝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爭論，他是會對這些堅持信仰的君子們大笑不止的，他那拉長的面龐看來也似乎像一個大的問號。

我不想在這裏替懷疑論作辯護，不管他是時新的還是陳舊的，我想把自己的心理紛亂描述一下。這種紛亂在許多人事問題上簡直使我不安而受害非淺。我還記得，在大學時代，歐戰剛正爆發，我那時非常妒恨一班同學的信念，他們都堅決地認定這次戰爭德國是罪魁禍首。後來俄國脫離協約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時，我又為那些極端憎恨無產階級的同學教授的堅決感到震撼。我知道如果我對於無產階級也會有這樣堅決的成見，那我不知道要經過多少的困難阻礙，長期思索猶豫疑惑，才能得到，然而他們却能如此敏捷的得到了同樣的結果。他們這輩人也並不和我辯論。我有時表示

一下懷疑，他們便只靜靜的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或者在院外面譏笑我不懂。

我的不安決不僅在學院中討論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時才有的。使我懾伏的不僅是那些大學教授和學生，連一些商人也如此。這兩派人的聲調是一樣的，簡直不能判明那一派應該多受一些斯特朗的讚揚。有一天我要買一只 Remington 打字機放在辦公室裏。我倒並不是特別要買 Remington 牌的。對於我，Underwood 牌子是一樣的，我從來分別不出 Underwood 的和 Remington 間究竟那一種比較好些。總之，我對於東西，是沒有什麼信念的。我的走入 Remington 牌的經售處而不到 Underwood 牌的經售處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可是使我奇怪的，他們告訴我在 Remington 和 Underwood 間的確有很大的區別。譬如後者就沒有一個保護字鍵的半圓彈簧。他問兩者之間為什麼沒有區別呢？他以為我應該很知道「聰明的大商人大都是喜歡 Remington 牌的。」我老實告訴他，我沒有一輩大商人那麼聰明，我也不想要有他那麼聰明，我現在已經是三十五歲多的人了。他祕密地告訴我，有一家打字機公司幾年前就因為不擅經營幾乎破產了的。這使我的心理狀態比前時更為困惑了，爲了挽救自己，我靜靜的購了他的機器。

選擇香烟也是我心理紛亂的另一例證。我的神經非常敏感，我的烟癮也非常大，我總相信雪茄或是烟斗，却不要捲烟。所以別人也不能責備我缺乏鑒別家鑒別烟味的能力。可是，一直到現在，我還

不能判別那一種最好。我吃過絞盤牌，金葉牌，Fatima牌，Westminster牌，三炮台，克來文，都覺得很好。可是我至今還不能有些微信念判斷究竟那一種最好。我常喜歡絞盤牌，這是因為牠的烟味是不大變動的原故，可是吃這種牌子的烟的人的正直觀念也多少影響了我一些。我總以為抽吸 Law Nicotine 之愉快固在於烟味，但也在於抽烟時的情緒。有時我抽吸二十銅元一包的紅仙女和抽吸五倍價值的絞盤牌覺得一樣愉快。在抽烟上看來，我是一個懦夫，一個變節者，一個機會主義者。在這件事情上我是沒有固定的信念的。我也許會在今天捨棄了絞盤牌，但當我覺得高興時，我又會接受牠而又會覺得很滿意的。如果沒有別的牌子的烟，我是會吸駱駝牌的，可是我却不會爲了要買牠而跑上一里路的。

何必再要舉更多的例子呢。總之，高至哲學的疑難，低至奴僕的問題，我總是被莊子的方法論累得困苦不堪。在有一天，當我懷疑着醫院僕役應給小脹，而看護不必給的時候，有一位女子竟把我大大的挪揄了一番。看她那樣言之鑿鑿，她似乎是有全部理由的。我妒恨她思想表現的明晰，而經濟學教授是不是會確實的對我說照他的意見看來，孫中山是比馬克思更偉大的經濟哲學家，他的態度又是那末堅定有力，他的地位和我太接近了，我覺得他應該用李士特或者司的除臭藥水嗽一下口的呢？他是不是會這樣給我保證呢？

## 二二一·中國有臭虫嗎



作爲一個君子，對於這一類的題目，我是不發表意見的。可是對於種種不同的——從辜鴻銘、胡適、張宗昌，以至白蓮教徒、佛道教徒、死硬派，和黨部關於這問題所代表的意見態度，我却是熟悉的。他們的不同意見是非常有趣而值得研究，培根有一次曾寫了關於「部落偶像」、「洞穴」、「市場」和「劇場」等的文章，可是我們會發現人類心理的偶像在這惱人的題目上的不同意見却有着更新奇更豐富的說明。

我們且把事情弄得簡單一些，試設想如果在一個中國女主人家中舉行的著名的中外人士的宴會中，有一隻臭蟲在潔白的沙發套上緩慢而明顯地爬出來見客。這事

情很可能在任何家屋中發生，不論在英法俄中這裏且假定是中國。如果有一個英語說得很好的愛國高等華人首先發現了這，於是他的愛國心驅策他走過去坐在那臭蟲上，不論以自己的體重壓死了牠也好，或者爲了國家榮譽而讓牠祕密地咬幾口也好。然而另一個又出現了，接着又有第三，第四個出現了，這却是使大家驚愕而主人窘極的，結果是大家承認在中國的某些城市的家屋中是有臭蟲的。於是我便會聽到關於中國臭蟲的討論，現在且摘錄如下：

第一種態度：「中國是有臭蟲的，不錯；而這便是我們的精神的最好證明。只有精神的人民才能忘卻他們的物質環境。」這位厚顏的吹牛者便是辜鴻銘。我們只能斥責他是在厚顏的吹牛（雖然是很體面的，）因爲由於思想的牽涉，一個人也會跟辜鴻銘一樣說一個應用衛生設備的新時代的人是不及一個用茅廁的人來得近於「精神。」

第二種態度：「中國是有臭蟲的，不錯；但這又有什麼呢？維也納，布拉克，紐約，倫敦都有臭蟲。事實上，有些城市便因此而聞名了。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恥的。」這是中國的「愛國者」，「東方人」，「汎亞洲主義者」和那些要替我們保存「國粹」的人們的態度。有一次張宗昌將軍在日本溫泉發現了一個臭蟲快樂得連連向人稱道中國文化的優越。

第三種態度：「哥倫比亞大學裏也有臭蟲的。所以中國人的床上如果沒有臭蟲，那就太不文明了。而且美國臭蟲比中國臭蟲要好看得多。所以讓我們捉一隻，特別是加利福尼亞種的，把牠輸入中國放在中國人床上去。」這是不能說半句中國話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的態度。

第四種態度：「什麼？中國有臭蟲嗎？可是英國沒有臭蟲的。所以我要求治外法權。」這代表死硬派。他的第一句話是對的，第二句是謊話，第三句却是英國日報主筆的聰明評論，他總會獲得上海居民的喝采的。如果一個在中國牢獄中的西犯在收還治外法權以後詳述他在中國牢獄中的經歷和這裏面有臭蟲的驚人發現，英國日報會登載這樣的報頭：「爲臭蟲所苦，在華西犯生活困難」是毫不足奇的。

第五種態度：「什麼？簡直是無稽之談！中國是從沒有過臭蟲的。那只是你的幻想錯覺。我告訴你中國是沒有臭蟲的。」這是民族宣傳家中國外交家的態度。有些中國僑人在國聯負責陳述在一九二〇年中國已停止種植鴉片。他只是爲了執行他的職業，大家不能責他不是。那麼英法代表在國聯又做些什麼呢？

第六種態度：「我們不要談這問題吧。讓我們來把那些胆敢談論這問題的痛責一頓吧。他是不

愛國的。「黨部這樣說，」給他一個警告。「另一個同僚這麼說。

第七種態度：「不要擾亂我的清思吧。只要我在被臭蟲咬時保持快樂就是了。這又有何傷害呢？」這是中國佛道教徒詩人說的話。這羅素也會首肯的。前清最偉大文學家鄭板橋不就吟詠過蚊子和臭蟲的嗎？

第八種態度：「讓我們來捉住牠們，捉得不剩一個時再說。」胡適博士說。對於這一切外國的自由的四海爲家的人都會同聲附和道：「是的，讓我們來捉住牠們，不管牠們在什麼地方或是什麼國屬的。」

最後，第九種態度，是本小評論的態度。看到一個臭蟲在著名的集會裏走出來見客時，他的習性會叫他喊出：「看啊，這裏有一個大臭蟲！多大，多美又多肥，牠在這時機跑了出來，在我們乏味的談話中供給一些談論的題材，牠是多麼巧妙又多麼聰明啊！我親愛的美麗女主人啊！這是不是你昨晚被牠吸去的血嗎？捉住牠吧。捉住了臭蟲把牠捏死該是多麼有趣的事啊！」

對於這話我那美麗的女主人也定會回答說：「親愛的林博士，你自己不覺得可恥嗎？」



## 一二二·我殺了一個人

孔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中士殺人用語言，下士殺人用石盤。可見殺人的方法很多。我剛會一位客，因為他談鋒太健了，就用兩句半話把他殺死。雖然死不死由他，但殺不殺却由我，總盡我中士之義務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雖不信耶穌，却守聖誕，即俗所謂外國冬至。幾日來因為聖誕節到，加倍鬧忙，多買不應買的什物，多與小孩打滾，而且在這期中似乎覺得理應特別躲懶，所以中國評論週報「小評論」的稿始終未寫。取稿的人却於二十分鐘內要來了。本來我辦事很有系統，此時却想給他不系統一下。我想一人終年規規矩矩做事，到這節期撒一下爛污，也沒什麼。就使中國評論週報不能按期出版中國也不致就此滅亡罷。所以我正坐在一洋鐵爐邊，

夢到有壁爐觀火的快樂，暫把胸中掛慮，一齊付之夢中爐火，化歸烏有，飛上青天。只因素來安分成性，所以雖然坐着做夢，却時時向那架打字機丟眼色。結果，我明曉大義，躲懶之心被克服了，我下決心，正在準備工作。

正在這趕稿之時，知道有文章要寫，却不知如何下筆，忽然門外鈴響，看了片子，是個陌生客。這倒叫我為難，因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聖誕一下，再請他滾蛋。不過來客情形又似十分重要。所以我叫聽差先告訴來人，我此刻甚忙，不過如有要事，不妨進來坐談幾分鐘。他說事情非常緊要，由是進來了。

這位先生，穿的很整齊，舉止也很風雅。其實看他聚珍版做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個學界中人。他的額額很高，很像一位文人學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渺細，看來不甚叫人喜歡。他手裏拿着一個紙包。我已經對他懷好意了。

於是我們開始寒暄。某君是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會拜讀過我的「大作」。

「淺薄得很。先生不要見笑。」我照例恭恭敬敬的回答。但是這句話剛出口，我登時就覺不妙。我得了了一種感覺，我們還得互相回敬十五分鐘，大繞大圈，才有言歸正傳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何麼公

幹。

老實說，我會客的經驗十分豐富。大概來客越知書識禮，互相回敬的寒暄語及大繞大灣的話頭越多。誰也知道，見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像洋鬼子「此來爲某事」直截了當開題，因爲這樣開題，便不風雅了。凡讀書人初次相會，必有讀書人的身分，把做八股的工夫，或是桐城起承轉伏的議法拿出來。這樣談話起來，叫做話裏有文章，文章不但應有風格，而且應有結構。大概可分爲四段。不過談話並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筆便破題而承題；入題的話是留在最後這四段是這樣的：（一）談寒暄，評氣候，（二）敘往事，追舊誼，（三）談時事，發感慨，（四）所要奉託之「小事」。凡讀書人，絕不肯從第四段講起，必須運用章法，有伏，有承，氣勢既壯，然後陡然收筆，於實爲德便之下，兀然而止。這五段若用圖畫分類法，亦可分爲（一）氣象學，（二）史學，（三）政治，（四）經濟，第一段之作用在於「坐穩」符於來則安之之義。「尊姓」「大名」「久仰」「夙遠」及「今天天氣哈哈」屬於此段。位安而後定情。所謂定情。非定情之夕之謂。不過聯絡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敘舊。也許有你的令姪與某君同過學，也許你住過南小街，而他住過無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認識志摩，適之，甚至辜鴻銘，林琴南……那便更加親摯而話長了。感情既洽，聲勢斯壯，故接着便是

談時事，發感慨。這第三段範圍甚廣，包括有：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救國策對於古月三王草將馬二弓長請政治領袖之品評，等等。連帶的還有追隨孫總理幾年到幾年之統計。此如你光緒三十年聽見過一次孫總理演講，而今年是民國二十九年，合計應得三十三年，這便叫做追隨總理三十三年。及感情既洽，聲勢又壯，陡然下筆之機已到，於是客飲茶起立，拿起帽子。兀然而來轉入第四段：現在有一小事奉煩。先生不是認識○○大學校長嗎？可否請寫一封介紹信。總結全文。

這冬至之晨，我神經聰敏，知道又要恭聆四段法的文章了。因為某先生談吐十分風雅，舉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點準備。心坎裏却在猜想他紙包裏不知有何寶貝。或是他要介紹我什麼差事，話雖如此，我們仍舊從氣象學談起。

十二宮星宿已經算過，某先生偶然輕快的提起傅君來。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敘舊。已經在第二段。是的，這位先生確是雄才，胸中有光芒萬丈，筆鋒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是我的眼光總是迴復射在打字機上及他的紙包。然而不知怎樣，我們的感情，果然融洽起來了。這位先生談的句句有理，句句中肯。

自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轉入，是非常自然。

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姪大義滅親的廝殺一場嗎？某先生說四川很不幸。他說看見我編輯的論語半月刊（我聽人家說看見論語半月刊總是快活），知道四川民國以來共有四百七十七次的內戰。我自然無異辭，不過心裏想：「中國人的時間實在太充裕了。」評論報的庸人就要來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願聽他的議論，領略他的章法，而很願意幫他結束第三段。我們已談了半個多鐘頭。這時我覺得叫轉入正題，也不致出岔。

「先生今日來訪，不知有何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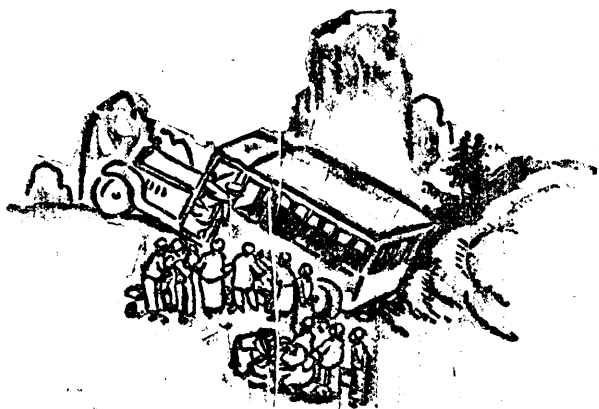
「不過一點小小的事。」他說，打開他的紙包。「聽說先生與某雜誌主編胡先生是戚屬，可否奉煩先生將此稿轉交胡先生。」

「我與胡先生並非戚屬，而且某雜誌之名，也沒聽見過。」我口不由心狂妄的罔答，言下覺得頗有中士殺人之慨。這時劇情非常緊張。因為這樣猛然一來，不但出了我自己意料之外，連這位先生也愕然。我們倆都覺得啼笑皆非，因為我們深深惋惜，這樣用半個鐘點工夫做起承轉伏正要入題的好文章，因為我狂妄，弄得毫無收場，我的罪過真不在魏延賜倒七星燈之下了。此時我們倆都覺得人生若夢，因為我知道我已白白地糟塌我最寶貴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覺白白地糟塌他氣象天文史學政治的學識。

## 一三三·車遊記

我照例的在汽船剛要開走時到達碼頭。我是到漳州去的，漳州是我的家鄉也是我的麥加。我已好多年不回家鄉了，我想沒有別的游子回鄉會比那天十二日的早晨我的回鄉更感到親切喜悅的了。從廈門到漳州大約有三十五哩，已經有一條公路築成，長途汽車線也已經在通行。牠想來可以在一小時半中把我們送到那邊。我覺得這是我進大學以來我國的很大的進步。

小汽船是從廈門島出發送我們到和漳州相連的陸地上的。船中已有了二十個左右的乘客，其中有兩個女學生和一個舉止鬪綽的南洋



商人，他帶着金的手錶和銜着金鑲邊的烟斗。他大約四十歲左右，似乎有些油滑，還穿着短襪，這倒掙醒了我，廈門還是十分寒冷的。他大聲的說着話，似乎每個人都能夠聽見而且每個人都應該聽見。「蘇拉巴亞……暹羅……安南……蘇拉巴亞……」的聲音滔滔不絕的在他口中說着。他的身旁是一個溫柔的女子，並不難看，可是她那沉重的金鑲，金鏈，金鎖却顯得格外炫耀，那女學生注視着這女子格格的說笑着。她們肩上都圍了很厚的絨披肩，很像西班牙人所穿的那樣。她們還穿着很短的裙子，這樣更顯得她們只剩下一件披肩和一雙腿了。這和那南洋商人妻子恰好是一個對比。一方面是舊時中國而另一方面却是現代中國，而且現代中國在竊笑着舊時中國，現代中國——不如說二個現代中國的頭髮是剪短了而且燙過了。

船行過廈門運河的這一段通常總是非常危險的，可是這一早湊巧平靜無事，看不見白浪滔天。只見到平靜的海面略有酒渦地微笑着。一刻鐘，我們到了陸地上公路盡頭的松宿。（譯音）有一座巨大的絕壁高聳在海邊，上面立着一個大的油池和一幢亞細亞火油公司的住屋。那山崖大約高三四十呎，就是在這平靜的早晨，海潮還喧嘩地衝刺着岸石。在和煦的日光下，那懸崖呈現了一座淡藍微紫的山牆，逐漸地向底部變成了土紅，向上面又慢慢的變為淡灰，一直到表面上為青綠所掩蓋，和

游馳在藍色天空中的海雲相接。這是多麼美麗的景觀，如果在一個昏暗的風雨之夜，那景象又該更美麗的了，你可以設想這孤獨的懸崖正十足像 Grillparzer 的“Hero and Leander”的背景，在那裏 Leander 泳過了運河，攀登了岸石，向那美麗羞怯的 Hero 唱着情歌。如果我們把幻想發展一些，試把那運河當作 Hellespont，把那油池當作 Hero 瞧見 Leander 的塔，他們的熱情便跟着風嘯的高低和海面的激蕩而起伏。Grillparzer 自己在他一天早上發現 Leander 在海邊岸石下洗澡的時候，他是不會覺得奇怪的。

小汽船到了後，我們購了車票，可是不見有長途汽車。車子有三輛，但全都裝滿了兵了。我知道汽車公司的十二輛車中，八輛早給徵去軍用了。我問車站長：「車子那裏去了？」「牠們躲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牠馬上會來的。現在去叫是沒用的。等我們先運完這些丘八們，否則他們會把我們的車子全給拿去的。」

果然，兵很快的去了，車子也馬上出現了。旅客們全都爬上車子。我幸運的上了第一輛到的車子，並且找得了一個前面的座位。那個油滑的南洋商人和他的妻子跟我坐在一輛車子上，二個女學生都坐到別輛上去了，現代中國和舊時中國於是分離了。突然，我聽到後面好像吵了起來。有二個兵渡



有票子走了進來。查票員叫他下車去買半票，但他們拒絕了，寧願就在車上付錢。

「如果大家都在車上買票的話，那車房還有什麼用呢？」司機說了。「時光還多着呢。」  
奇怪的，那兩個兵全憤怒地從袋裏拿出一塊錢來，交給了查票員。

「福建這地方真腐敗！交通情形這樣壞，」其中一個用河南口音說着。

「那油滑商人也是沒有票子上車的。你應該研究人民的心理學。」他說了，特別着重「研究，」  
「心理學」兩個名詞。「大家當然都想先搶得座位的。」從這一點天性上，我承認這個商人是我的  
真正同胞。

「福建這地方真腐敗！」那兵又重說了一遍，可是這次却沒有再從這商人那裏引出什麼評語  
來。

我們的旅行就有了不幸的開始。當車子要啟行時，司機發現接合踏板的彈簧壞了。過了好幾  
分鐘，並非機械匠的司機在踏板旁蹲着束手無策。踏板既已壞了，就無法再移動齒輪。那全程就得單  
用第二擋齒輪了。我們的爬上走下，多少有些使我不快之感。惡的徵象在開始了！

可是問題還在如何先設法開動。第三輛車便用來推動我們的二輛。也許爲了找不到的緣故，他

們不用繩子拖，反而叫第二輛車子在後面衝撞一下。每一衝撞，我們車子的機器便軋軋的轉動了一下。在我想來，這車子的折舊該以每年百分之七十五來計算吧。可是不久，車子在一個沙灘裏跳了起來。有幾個女人和一個女孩都大驚失色，要求立即下車。司機堅持地說這是沒有什麼的，只是有一個輪子被沙黏住了不能開動一步罷了。油滑的商人於是決定說那個女孩如果願意下去的話，是有下車的權利（又是一個新名詞）的事實上我們爲了減輕載重全都得下車來的。

最後，車子推了出來，我們再爬上我們的坐位，南洋商人提議着每個人應各歸原位，來了一個新的司機，在轉動發動機時，立即發現他能夠開動車子了。他一開動後，就沒有停止過。可是現在是在第三擋齒輪上，而我們的旅程也便全繫在這第三擋上。當我看見前面有一個山坡地我們必須開過時，我小心地問那司機怎樣開過去。「用每小時四十五哩的速度開過牠，」他說。他也真的這麼做了。因爲這裏全是山坡地，所以這樣高度的山坡是很多的，而司機也總是愉快的用最快速度開了過去，和火奴魯魯海邊的得彼浪板者那樣開過波浪一樣。「這經驗可真了不起！」我這樣的對司機說，他是一種大膽鬼，他戴了一只眼睛，戴了一頂半隻橘子形的，毛織便帽。

這樣就很順利的一直開到了一個車站，有一些乘客下了車。可是這以後不但車子不肯動了，連

引擎都不轉了。

「互助」南洋商人高聲喊了出來，提議叫另一輛車來拖我們的。可是那兒有繼呢？幸運地，我們在站上找到了一些還算粗的電線，分四根縛在兩輛汽車上，兩車相距約三丈左右。當我們動身以前，有一個持了一些日本麵粉廠的曆本跑來免費分送，高喊「老法曆本！老法曆本！」聽到這意外的招呼，大家全都擁去搶了。就連那站長也奔出來拿到了一本。老法曆本是禁用的，可是全國却都極需要牠。

於是我們便又出發了。第一輛車子拖了我們得意揚揚地在前面開着。四根電線是很難弄成一樣長的，所以事實上，車子的份量有時全倚靠在一根線上。有時很快轉變而接着一個下降，這線於是拉斷了。於是我們只剩了三根。可是這三根並沒有比上次好些，不久又斷了一根。我們同時就把剩下的電線縮短了一些。這樣經過了幾次的縮短，兩車的距離只剩了二丈。兩車隨時會互撞的。我是一直提心吊胆着。

「還是小心些好。」我對司機的說。

「不要怕，」紅眼的大胆鬼說。「我也是要性命的。」

「可是你還沒有結婚啊，我是結了婚的。」我還規勸着說。

這給了那商人感化那些乘客的機會，他偶或是勝利的，我們也放棄了到漳州吃中飯的希望。拖車子的電線又中斷了，這次我們却決定讓那一輛汽車先開去，等牠再回來接我們。我們立等着。這時乘客都在討論着舊時的漳廈鐵路的功過，這條鐵路曾光榮地被大英百科全書提及過。可是現在已給一些福州老鼠們吃光了。在路經松宿我曾注意到在那些火車上，還有着福州鼠留剩下來骨骼的。這充分的證明了這些東西是不能供別的老鼠來咀嚼了。我還看到半節火車的骨架還峙立着。我不知道百科全書的第十四版美國版會不會再提起牠的；可是如果提起的話，這是該除去的老鼠們早已嚼了牠們，消化了好久了。

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乘客要司機的等他在飯店吃了麵再開。司機的告訴他火車是不能等的，但他如吃了麵趕得來是來得及的。

在二時，那輛車子來了，我們便換了車，開往漳州。直到現在，我總沒有忘懷那油滑商人和那紅眼司機的臉。

## 二四·我喜歡同女

### 子講話

我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倫的名句：

「人是奇怪的東西，女人是更奇怪的東西。」

“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 And what a stranger

is woman!” (原雙關語)

讀者不要誤會，我是惡女性者，如尼采與叔本華。我也不會如孔子那樣慷慨豪爽的說：「惟婦人與



孺子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這句話是侮蔑女性。

我喜歡女人，就如她們平常的模樣，用不着因迷戀而神魂顛倒，比之天仙，也用不着因失意而滿腹辛酸，比之蛇蠍，女人的理論每被男子斥爲浮華、淺薄、重情感、少理智，但是女子的理智思想比男人實在。她們適應環境，當機立斷的能力也比我們好。也許她們的主張，常說不出理由來，但是她們的直覺是不會錯的。她們說「某人不好，」某人便是不好，你要問她們分辯是無用的，而事實每每證明她們無理由的直覺是對的。這就是她們著名的「第六官」(The six sense) 在她們重情感少理智的表而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不肯放鬆。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學，女子却懂得人生。女子常是很明白男人之心理，而男人却永不會了解女子。男人一生吸烟，田獵，發明，考據，造橋，編曲，女子却能養育兒女。這不是一種可以輕蔑的事，雖然現代女子意見一定不同了。但如一點平常道理不明，女子的偉大永遠不會發見。假定世上沒有母親，單有父親看管嬰孩，一切的嬰孩必於二歲以下一齊發疹死盡，即使不死，也必未滿十歲流離街上而成乞丐。小學生上學也必晚到，大人們辦公也不照時候，手帕必積幾月不洗，洋傘必月月新買，公共汽車也不能按表開行。世上無女子，將無人送紅雞蛋，也必定沒有婚喪喜事，尤其一定沒有理髮店。是的，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處處都是靠女人去應付安排。種族之延綿，

風俗之造成，民族之團結，禮教之維持，都是端賴女人。沒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沒有禮俗、宗教、傳統及社會階級。世上沒有天性守禮的男子，也沒有天性不守禮的女子。假定沒有女人，我們必不會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門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飯廳與臥室之區別有何意義，男子是喜歡在臥室吃飯，在飯廳安眠的。

以上一大片話，無非所以證明女子的直覺，遠勝於男人之理論，男子不得以理論之長，而自鳴得意。女子之行未必不及男人之知。這一點既明，我們可以進而討論女子理論及談話之所以有意思，其實女子之理論談話，就是她們行之一部並非知之一部是與生老病死同類的。在女人的談話中，我們找不到淡然無味的抽象名詞，我們所聽見的，都是會活會爬會嫁娶的東西。比方女子介紹某大學的有機化學教授必不介紹他爲有機化學教授，而爲雲南先施公司經理之舅爺，而且雲南先施公司經理死時，她正在九江病院割盲腸炎。從這一出發點，她可向日本外交家的所謂應注重的「現實」方面發揮——或者先施公司經理的姊姊就是袁麻子的夫人的妹妹，或者九江醫院割盲腸炎的蘇醫生爲人真好，無論談到什麼題目，女子是攫住現實的，她知道何者爲飽滿人生意義的事實，何者爲學者無謂的空談，所以「瑣屑兒日記」中的女子遊巴黎，走到 Place Vendome 的歷史有名的古碑，

偏要背着那塊古碑而仰觀對過「歷史有名的名字」Coty 香水店的老招牌，以增長她的學問。」你想只消憑直覺以 Vendome 與 Coty 相比，自會明白Coty是飽滿人生的意義的，而Vendome却不然。同樣的，雲南先施公司經理的舅爺是活的，而有機化學却是死的。人生是由生、死、疹子、天花、香、喪殮而結合的，並非由有機化學與無機化學而造成的。自然，世上也有班昭、李清照之流。也有Bertrix Webb, Madame Curie之一類學者，但是我是講普通的一般女人。以下便是一個例子。

「X是一大詩人，」我有一回在火車上與同房的女客對談。「他的文字極其優美自然。」我說。「你是不是說W？他的太太是放足的。」她嬌然的回答。

「是的，就是他。」

「這個人，我看見他的詩就討厭。他常常同太太吵架。」

「假使你的廚子有了外遇，你便覺得他的點心失了味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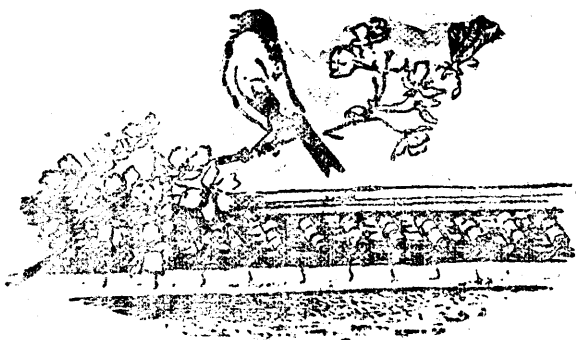
「那個不同。」

「正一樣。」

「我覺得不同。」

「感覺」是女人的最高法院。當女人將是非告訴於她的「感覺」之前，時明理人當見撥而退。





## 二五·家園之春

我從安徽旅行回來，看見了家園之春。她的腳步已經輕地踏上了草地，她的手指已撫着了蔓藤，她的氣息已吹及了柳枝與嫩桃樹。因之，我雖然沒有看見她來，我却已知道她確在了。那青翠得與牠們所生長的枝條一樣的玫瑰蓓蕾又重新呈現了；蚯蚓又在園中的花台上鑽起一小堆泥土而發現了；甚至我一段段砍下來的，一兩尺長的白楊枝，堆放在園場上的，也萌出了青蔥的新葉，完全成了一件奇蹟。而今過了三個星期以後，我已能看見葉片的影子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在地上舞擺了。這是一種我已有好久不會看見過的景象。

但對於動物——人類的動物與動物的動物——那

情形可便不同了。各處都有一種憂鬱；也許不是憂鬱，但我沒有別的字可用了，春天使人憂鬱，春天使人昏昏欲睡。其實是不會如此的，我知道，如果我是一個農家孩子，或如果我家裏從主人到廚子每個人，祇得去看牛，我想我們一定不會對於春天感到憂鬱的。但我們却是住在城裏，而城市却使你憂鬱。我想我現在已找到了那字眼了。這叫做「春熱病」。

大家都有一種春熱病的，連我的狗朱椿也在內。我到安徽去小遊了一次。看看玉靈觀的綠溪，已治好了我的春熱病。但我曾在我的廚子面前誇耀過我的小遊，而他恰好又是一個安徽人，這到使我極爲憂鬱起來了。因爲他在春天却在洗碗碟，切紅蘿蔔，收拾廚房器具，這使他感到憂鬱。我的男僕，一個高大黝黑的江北農人，却在搗窗，擦地板，開信箱取信，終日爲我倒茶，那却使「他」憂鬱。

我們又有廚子的妻子，在我們家裏當洗衣婦。我很喜歡她，因爲她極謙卑，相貌也很好，有着一個中國女孩子所有的一切美德；她閉着嘴一天到晚的勞作，用她那半放的小足到處走着。祇是裹着衣服不開口，她笑起來並不格格發笑，而祇是自然地大笑，說起話來則低聲低氣的，也許祇有她一個人不感到憂鬱，因爲她高興着在我們的園子裏已有了春天，那裏有了許多青翠，許多綠葉，許多樹，以及那麼好的輕風。她高興，她滿足。但這又怎麼呢？事情真是不公平的。她丈夫總拿了她的工錢去賭博，有

一次甚至打她，直到我的妻子以如果以後再如此便歇掉他——不管他能做得最好的菜湯——這話來嚇着他才住手。他從不肯帶她出去，所以她整年地住在屋子裏。最後，便是王媽，那個有實權的管家婦與我的孩子領姆，她的工作是照管一切事情是否合式。當她看見我的長袍隨手放在床上或安樂椅中時，便把牠放到衣櫥裏去。有了她，一切便都井井有條，春天也沒有什麼異樣了。我想她大約已有四十五歲以上的年紀，因此她一生已看見過了四十五個春天，她對於春天已無所感動了。我委實很尊敬這二個女僕，因為她們二人都有着最好的傳統的中國教養。她們兩人既不貪婪，又不多說多話，她們都一早便起身照管家事，而且她們二人遇有必要時，都很適宜於照管我的孩子。

但我是說春熱病的。那廚子，一個漂亮的小滑頭，漸漸地有點不耐於他的工作，做的菜也比平常差了。他大部份時間都煩躁不安，叫他的妻子洗着碗碟，以便他自己可以早一點出去。還有阿金，那男僕——他真是一個高個子——有一天也走來對我說他要在下午請半天假。阿金請假！我真十分驚奇了。我本來對他說每月可以有一天休假，但他却從來不會休假過。而現在他却要請半天假，「同一個他的鄉下來的人辦一件重要的事情了。」所以他也得了春熱病了。我說道：「好的，你不要同你的鄉下朋友去辦要事；到新世界或大世界去玩一回，或僱一隻舢舨，如果你不能划，便祇是坐着玩一回。」

吧。」我嬉戲地笑着道，而他也以為我是一個很好而和氣的主。

當阿金離開我家的時，也有別人却離開了他們的辦事處而到我的花園裏來。那便是開×書店裏的送信僮。他已有好久不見了，因為在上個月中送稿子，送校樣，或信件的是一個大人，現在這個孩子一定來接了他的地位。又到我這裏來送校樣，或一封信，或一本雜誌，或甚至來望望我了。那孩子，我知道他住在東區，那裏你祇能看見些一片片的牆壁，後門，殘食桶，以及水門汀地，周圍沒有一片青葉的。不錯，青葉也能從石縫中生長，但是不能夠從水門汀地上的罅縫裏生長的。所以他每天或隔天一定要到我家裏來，而且一定要逗留一回，留得比必要的時間長得多。因為至少我的園中是有着春天了。當然，他並不是出來遊春的，他祇是坐了腳踏車到西區去給林語堂先生送一件重要的信哩。

在動物中也有一種憂鬱的，我所說的是真正的動物。朱荷是一個獨身者，在春天還未到時，牠是一條很滿足的狗。我總以為我的花園是寬大得已很夠使牠到處玩了，所以我從不放牠出去，因為我如果牽了朱荷到鄉下地方去散步，我是不感到什麼特殊的愉快的。而朱荷又走得那麼快，我得拚命的趕才能趕得上牠。但現在這花園對牠却不覺得大了，甚至快跑也不夠了，不管那一切骨頭與可口的剩食。當然，這不是那些事。我知道牠的。牠需要「她」，不管是一個漂亮小東西，或黑美人，美的或醜

的，祇要是「她」。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對於這件事情毫無辦法，所以朱蓓也很憂鬱。

還有我們的小鴿巢中也發生了，一件悲劇，那裏現在有一對鴿子，當我把牠們買回家來時原有六七隻的，但全都走了，祇有這一對好侶伴仍留着。牠們曾幾次想在我車間的頂閣上組織家庭的，但總是沒有運氣。有二三次，一隻小鴿子孵了出來，而總是在沒有會走之前便學飛，因而跌死了。我真不愛看那大鴿子們眼中的神色，一閃一閃地，牠們靜靜地站在對面的屋頂上完全成了那喪禮。可是最後一次，彷彿牠們將要得到成功了，因為小鴿子一天天地在長大起來，甚至已能走到頂閣的窗外向外面的世界望着，且已能撲動牠的羽翼了，可是有一天，包車夫說那隻小鴿子又死了，我們全家都爲之傷然，牠怎樣死的呢？那包車夫會看見牠跌到地上便死了。這便要用我的福爾摩斯的腦子了。

我好奇地撫摸了那隻死去的小鴿子，牠頸下的腫囊，平常是一直塞滿了食物的，現在分明是空了，在鴿巢裏又生了兩個蛋，那母鴿又在孵着了。

「最近你可看見過那隻雄鴿子嗎？」我開始了查問。

「已有幾天不見了，」那包車夫說道。

「你最近是什麼時候看見的？」

「上禮拜三。」

「嗯！我說道。」

「你可看見那母鴿子出去嗎？」我又問道。

「她不大離開窩巢的。」

「嗯！我說道。」

那一定是有了被棄的情形了。這是春熱病的原因。毫無疑義，牠一定是餓死的了。母鴿不能離巢，她不能爲小鴿子去覓食了。

「正像一切的丈夫一樣的，」我自言自語道。

現在，她的丈夫拋棄了她，她的小鴿子死了，那母鴿也甚至不肯再孵蛋了一個家庭已經離散在對面的屋角上看了一回，對她昔日的快樂的家（那裏二個蛋仍留着）看了最後的一眼，她飛開了——我不知她飛到那裏去。也許她再也不會相信一隻雄鴿子了。

## 二六·蕭伯納一席談

我固不善歡迎客人，時得與這「有一類的事。這回却爲事勢所迫，被人擠到歡迎蕭伯納的前線。而且前線就是埋葬多少情郎瀕女的黃浦江畔。在不得已竚立江畔二小時的會兒，我覺得世上的水實在很多，到現在想起蕭翁就會有水乎水乎之感。我們孔子也早有「美哉水」的感慨……

時爲正午，在孫夫人客廳。蕭翁正坐在靠爐大椅上，眼光時看爐上的火，態度極舒閒，精神也矍鑠。大凡英國人坐在爐邊時，就會如在家居的閒適，這就是蕭翁此時的神

體。他一對淺藍的目光，反映着那高賴中所隱藏怪誕神奇的思想。蔡先生與孫夫人都在座。但是還有幾位客人未到，所以我們隨便閒談。我們談起蕭翁的二位作傳者。我說赫里斯比亨德生文章好。

「文章好，是的。」蕭氏回答。「但是赫里斯這個人真沒辦法。他窮極了，所以要寫一本耶穌的傳。書店老板不要，教他寫一本蕭伯納的傳。這是他作傳的原因。但是他不知我的生平。他把事實都記錯了。剛要脫稿時，他不幸逝世，將手稿托我出版。我足足費了三個月光陰編訂糾正及增補書中所述的事實，但是赫氏的意見，我只好讓他存在。」

「赫里斯說他原要寫耶穌的傳，但是據說下筆時情感太衝動了，所以寫不下去。」我勉強湊上說。

「是的，赫里斯遇見與狂浪的人在座他便大談起耶穌人格之高尙，但是與安立干教牧師同席時，他又大放厥詞——如同巴黎最淫蕩的神女交談一般……他死時，只是留給他的妻兩袖的清風。」

「我希望他的妻現在可以拿到這本書的版稅吧？」自己想不出什麼妙論可發揮。

「自然的。可笑的是，有些我的朋友寫信給我，對書中許多奚落我的話提出抗議，說赫里斯不應



該說這些話，而我不應該依他發表。其實這幾段話是我自己寫的。」

蕭氏講話之時，淺藍的眼睛時時閃爍，宛如怕太陽光一樣，使人覺得他是神經銳敏的人，有時或有怕羞的可能。最特別的就是他如有所思時，額頭一皺，雙眉倒豎起來，有一種特別超逸的神氣。這就是蕭伯納的諷刺畫中常看見的有名的眉梢。

我看這位身材纖瘦的愛爾蘭文豪，想到他縱橫古今語出驚人的議論，使讀其書的人，必生長心，以為此老不可輕犯。然而一見其為人，又是樸質無華的文人本色，也是很近人情守禮法的先生。因此我想起他素來以真話為笑話的名言。常人每以為蕭氏的幽默，出於怪誕炫奇，却不知道滑稽只是不肯放誕，不肯盲從，而在於揭穿空想，接近人情，撇開俗套，說老實話而已。不過要近人情說老實話就非有極大的勇氣不可。誰敢奉行耶穌教十誡中勿撒謊的誡條，老實說婚姻是怎麼一回事，戀愛是怎麼一回事，便非被社會認為狂悖不可。這是蕭伯納被人認為怪誕的緣由。

在席上，蕭氏談到素食，中國家庭制度，大戰，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中國茶，及博士登茶等問題。他是在他學用筷子夾物之時，隨便扯談的，當自在，談諧俳謔，然而在我們聽來，真如看天女散花，目不暇給。

蕭氏說英國大學的教授戲劇，只教人莎士比亞劇文的箋註出處，某語出於某典，某人生於何時。全預備功課時，也盡力強記這瑣碎的箋註，以應課堂上的考問，却未曾把本文一氣讀完，而得其神髓。結果這些學生一聽見莎士比亞的名字就頭痛，終身不敢翻開莎士比亞的劇本。

他又說在大戰時，英國士兵與德國士兵倒沒有惡感。「英國人與德國人從來不吵嘴，他們相見於疆場，只有拿起刺刀，你不殺死我，我便殺死你完事。但是英國人却痛恨法國人，法國人又痛恨美國人，到了歐戰將終的時候，這聯軍的惡感已達到極點。」

「我們以前常講戰士的英勇。但是歐戰以來英勇已成歷史上過去的事實。大戰中沒有人說，他自己的勇氣，只有說他的恐懼。現代戰爭的殘酷兇狠，已到極點，凡頭腦清楚則稍自愛的人都非屁滾尿流不可。」

「我曾經聽見一般尚戰論者，大談戰爭有益於人類的品性，鼓勵犧牲，英勇，大無畏精神，就對這聖人提出一種消滅戰爭方法。我提議我們在每年秋操時候，廢除閱操典禮，因為這閱兵是不殺人的，所以不會提高人類的品性，應該叫那些尚戰論者自己到野外去，真鎗實彈去互相廝殺。如此可以滿足他們食人的野性。」

餐後大家到花園中那時清涼的陽光射在蕭翁的白髮蒼髯，蕭氏人又高偉，有一種莊嚴的美麗。這幾天是連日微雨，所以我們想蕭氏對於上海的印象未免太好，上海的雲天太便宜了。

「蕭先生，你福氣真大，可以在上海看見太陽。」有一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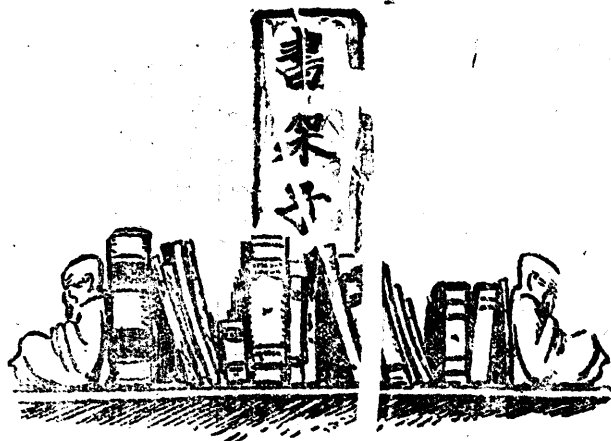
「不，這是太陽的福氣，可以在上海看見蕭伯納。」這位機智的愛爾蘭人回答。

我想到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讓山來就穆罕默德。」

## 二七· 我的書室

在人間世上我刊出一篇姚英小姐的文章——她其實已是一位太太了，但她並不是姚英太太，而在英文中，要稱呼一個女子的名姓，又沒有方法可以才不致誤了喬叟。如果提及

一個著名的女作家，當你用「太太」這個稱呼來介紹她時而不提起她的名字，那便更加不敬了。在中國，至少，我們可以用「女士」這一個稱呼而避免自己碰釘子，又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可以用第三人稱而不加辨明是「他」或「她」——祇有在華夏之鄉才有的一種兩性平等態度。我想，我們何以不能祇用一個屬類名稱「M」



來稱呼一個人，而讓人家好奇地去玩味這到底是一個已婚或未婚的「他」呢，還是一個已婚或未婚的「她」？好了，且說M姚英寫了一篇說她處理書室中書籍的方法的美妙的文章，那方法同我的竟那麼的巧合，要是我對於這一點以前曾發表過隻字，或以前曾同她見過面的話，我真要說她偷竊了我的意思了。因此我在她這篇文章後面寫了一篇很長的編者按語——我是希望編者們能在人家的文章後面寫點長的按語的。——說明她的理論與我的相同得多麼利害。事實上，我們所有的祇是一種共同的理論而已，這大致如下（轉譯她的文章）

當然，公共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擇用一種編目的方法，把書籍按照規定一一標發分類，當是良好的，不論是依照杜威分類法或王雲五分類法。但這辦法對於一個窮書生是辦不到的，他沒有一部全套的圖書館版本來陳列起來，他往往在上海或南京住着一幢幢的弄堂房子。這種弄堂房子通常有一間會客室，一間客堂，二間臥室，二間浴室，如果他或她可以有一間書房，那已算是幸運的了。此外，他或她所收藏的有限的書籍通常都是按着個性的，大概是偏多於他或她所喜歡的作者的書而其他的作者的書則較少。那麼，他或她對於這些書又怎樣來處理呢？

別人我不知道，但這是我的方法（我高興這種從第三人稱轉到第一人稱的說法，因為英文也

不細心地忘掉了對於「我」及「我的」第二個詞的性的區別。我的方法是一種自然的方法。譬如說，當正在書桌前坐著的時候接到了寄來的一本書或刊物，我便把牠放在書桌上。假如正在看的時候有客來了，於是我便把牠拿到客堂裏去同我的朋友共讀。如果那朋友去了，我忘記把牠拿回來，我便讓牠去放在客堂裏。但有時讀得十分有味，我還不想睡覺，而祇想舒散一回，於是我便把牠拿上樓來在床看。如果這書能抓住我的興趣，我便讀下去，但如果興乏了，我便可以隨手把牠當作枕頭，這便是我所謂的自然方法，這可以約略給牠下個定義爲「把書籍隨手置放的方法。」我甚至根本不能說我的書有什麼「適當」的地方可以放置。

這種方式的邏輯的結果，當然是到處都是書籍雜誌了。床上，沙發上，會客室裏，食架上，自來水龍頭邊，等等，有着一種在杜威或王雲五的分類法中所不能獲得的豐富的印象。

這種方法有三個優點可以介紹。第一，有一種多樣錯綜的美。因爲這樣一來書本都雜放在一起了，皮面精裝本，紙面本，中文的，英文的，大而厚的巨冊，輕巧的毛邊書，有的有中世紀英雄的圖案，有的有裸體的摩登女郎，全混合在一個智識的大盛博中，包括了整個人類史的一個縮影。第二，有一種豐富與多樣的趣味。我讓一本哲學書放在一部自然科學論文旁邊，讓一本幽默的小冊子同一本意義

堂皇的提倡道德的書籍並肩齊立牠們祇是組成了一個雜色隊伍很像各自存着相反的意見而在我的想像中作着一場荒唐無稽的爭論而叫我開開心而已。第三，這種方法有一種十分便利的好處，因為如果一個人把他的全部書籍都放置在書房裏，那麼他在客堂裏便分明無書可看了。用了這一種方法，我即使在廁上也可以增進智識了。

我要聲明的，便是那是我個人的方法，我並不是要求別人的贊成或請他們照我這樣做。我之所以寫這篇文章就是因為當我的客人們看見了我的生活方式時，往往搖頭嘆息，因為我沒有去問過他們，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不以為然的嘆息呢，還是讚成的嘆息……但我也不管。

上面的文章可以說是現在中國的小品文的一個好例子。這有中國古文的飄逸，又有現代文的親切隨便。下面便是我的編者按語的大要。我說：

我收到這篇來稿時，那題目便吸引了我的注意，好像有人偷去了我的一件鉅寶，當我讀下去的時候，我大為驚訝地發現我所喜歡的收藏與處置書籍的方法已同時也被另一個獨立的工作者所發現了。所以我對於這一點怎麼能不來說上幾句呢？我知道讀書是一件修養的事業，但自從讀書受了大學裏的入學登記人的支配之下後，這便退化成了一種便宜的、庸俗的、市儈的勾當了。收藏書籍

本來也是一種修養的消遣，但現在，自從那些暴發戶夾進到這個愛古的雅事中之後，情形可不幸改變了。這些人總是有着這個作家的全集，那個文人的全本，用漂亮的摩洛哥皮面裝訂着，保存在精緻的玻璃櫥中。但我看看他們的書架上，却一個拿去了書而留下的空位也沒有，這事實表示這些書除了他們的僕人來清理拂拭之外，從來沒有人碰過。書上沒有捲邊，沒有指印，沒有偶然落在上面的烟灰，沒有仔細用藍鉛筆打着的記號，在書裏也沒有楓葉夾着，就祇是許多沒有裁開的書頁。

所以看來即使收藏書籍也低落到一種俗態中去了。明××寫過一篇讀古硯的文章，說起了收藏古玩的俗派，現在姚女士以這一點意思更進而說到藏書，我心下不覺怦然以喜了。彷彿祇有你覺得的意思，在世界上總有一個別人會與你同感的。王雲五的分類法用在公共圖書館中是很好的，可是這種方法對於一個窮書生的書房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們必須要有一種不同的原則，這已有浮生六記的作者指了出來，那便是：「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見實，實中見虛。」這位作者的話是說一個貧儒的家屋與庭園佈置的，但這個原則在書籍的處置上也很適用。這個原則用得得當，你可以把一個窮書生的書房變為一處真真未經探索過的大陸。我的理論是：

書絕不應加以分類。把牠們加以分類是一種科學，但不把牠們分類則是一種藝術。你的一所五



尺的書架本身就應該是一所小小的天地。把一本書集倚在一本科學刊物上，把一本偵探小說放在顯育（Guyau）的書一起，便有這一種效果發生了。這樣一佈置，那五尺的書架便成爲一座豐富的「書架」，可供你去玩味了。反之，如果書架上放了一部司馬遷的史鏡，那麼當你不想要看史鏡的時候，這書架對你便毫無意義了，這成了一座空無所有的書架，祇是一付枯骨了。大家都知道女人的美是在於她們的神祕與乖巧，而像巴黎及維也納等古城市之引人入勝，也因為在你住了十年之後，你還不能確知一條曲巷會發現什麼。在書室，那情形也是如此。書室中也應當有一種神祕與乖巧，這神祕乖巧，由於你決不能猜到幾個月或幾年前在那架特殊的書架上有些什麼。這個事實上的。

所有的書都應有其個性，決不應有一律的裝訂。所以我始終不高興買什麼「四部備要」或「四部叢刊」。所謂牠們的個性，一半是由於牠們的外貌，一半是由於那購買的環境。你也許在夏季旅行時隨手在安徽的一個小鎮上買來了那一本，也許這本書另有人出過比你更高的價錢。如果那樣書買了來按照自然的方式放在書架上，你偶而看到一本王國維的元劇史，小小的一薄本，你像打獵一樣的開始尋了，從上到下，從東到西，當你有所得時，你便是正真的得到了，不僅是拿着而已。你的頭已經有了幾滴汗珠，你感到像一次好運氣の出獵中的獵人一樣。也許你一直尋到地洞裏，而正當

你要看第三卷的時候，你發覺牠又不見了。你站着，呆了一回，想着你不知把牠借給誰了，沒奈何地嘆息一聲，像一個小學生失脫了剛要抓到手的鳥兒。這樣，一層神祕與可愛的輕紗將永遠籠罩着你的書室，你始終不會知道你會找到什麼。總之，你的書室便將有一種女人的乖巧與大城市的祕密了。

幾年前我在清華遇見一位同事的教員，他有一個書室，這書室祇有一箱半書，但全是正式加了標簽和分了類的。從一到一千，照着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分類法。當我向他借一本經濟學史時，他可以極爲得意地馬上告訴我那本書是「580.73A」他很自傲他的「美國式的效率。」他是一個真正美國留學生，但我說這句話，並沒有稱讚的意思。



## 二八·孔子在雨中歌唱

孔子雖然有他的短處，矛盾，以及時常不密慎的行爲，可是他始終是一個很可愛的人物。他的可愛是由於他的熱切的仁愛心和他的幽默感。記錄在論語裏他的許多言論，只有當作他跟親近的弟子的輕鬆幽默談話看，才能適當地瞭解牠。有一回子貢對他說：「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之，求善賈而沽之。」孔子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他有時說話很機智，例如有一次他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又有一次，孔子跟他的弟子在鄒相失。有人看見孔子立在東門那裏，便告子貢說：「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鬢鬢若喪家之狗。」當他們後來遇到了，子貢把那個人所說的話告孔子，孔子說：「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我相信，這裏我們可以見到真正的孔子，他是一個有錯誤的，努力的，有時興致很好，有時大失所望，可是總是保持着一種個人的雅致和一種優良的幽默感，而且能夠跟自己開玩笑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孔子，並不是一般儒家學者，以及西方的漢學者所認為的一位聖潔無瑕無可責備的人物。

事實上，我們只有從他的幽默方面看去，才能達到對孔子性格美點的真正領略。他的幽默並不是莊子那種輝煌的機智和諷刺，而是一種更富於中國人本色的圓熟的，溫和的，聽天由命的幽默。因為孔子的性格有一種美點，常常為批判他的人所忽略了，他有一種熱切的動人地方和可愛之點，要很接近時才能領略到，例如他跟他的弟子的親切的談話。據我看來，孔子最令我感動的並不是那個社會秩序的偉大代表人物的他，也不是砍掉正卯的頭顱時那個激烈的青年改革家的他，最令我感動的却是在圓熟的中年時代的孔子，當他自己曉得在政治舞台上他是失敗了，而當他正要勉

棄一切政治的野心，決意致力於求學和學問上的研究。

在史記裏會記錄下一段他一生中這個時期的事跡，這件事跡感動我們的力量等於聖經內賽斯門（Gethsemane）這一幕，不同的是：牠是以幽默的情調來結束了，因為孔子常常能夠向自己開玩笑呢。那時，孔子已經周遊許多國家，想找到一個信任他的統治者，讓他領握政權，結果到處都遭遇恥辱和侮慢。他兩次被捕，有一次跟他的弟子捱餓了七日，因為他總是像一個瘋狂的先知那樣，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到處遭人憎恨取笑和厭棄。他離開齊國時是這樣地憤怒，連等候半小時吃了飯再走也不願意，他從鍋子裏把浸溼了的米撈起來便走了，在衛國時，他又受到恥辱，要坐在一輛車上跟隨在衛公夫人的車子遊行過市，他自己只得承認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當他跟衛靈公大談其仁義時，後者却抬頭仰望着在天上飛過的雁。於是他便要渡黃河往見趙簡子，不意又遭到阻礙，他只得停在黃河的河畔，嘆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其命也乎！」因此他離開了衛國，又再回到衛國去，其後再離衛到晉，蔡、葉、蒲諸國，跟着他走的是少數誠懇的弟子，好像是一羣到處流浪的人。那時他的弟子已經表示失望而略有反感了，可是據說孔子「仍舊誦詠絃歌不衰。」據史記裏說，這個時候，孔子正是「溫溫無所試。」

那時正是孔子和他的從者厄於陳蔡之間，他們在那裏的談話常常很令我感動。這是孔子的一個轉變點，從那時起孔子便回到他的故鄉魯國去致力編著書籍。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孔子是在雨中歌唱，對於一個雨中歌唱的人，我們能無動於中嗎？他跟他的弟子在這個荒野中飄泊着，盡了他們的機智，簡直不知道要到那裏才好，好像一羣言語難以形容的乞丐，或流浪者，「匪兇匪虎，」不是魚，肉，也不是美味的燻青魚。然而他仍然能夠開一次玩笑。他的靈魂裏並沒有憤怒。我不知有何中國畫家能把孔子在荒野中這一個景象繪出來，這個景象最能顯出孔子的真性格。

## 二九·挖金姑娘

女子善敲竹槓者，英文有一妙語叫

做「挖金姑娘」(Gold diggers)我想挖金姑娘是現代社會最常被誤解的一流人。有現此社會制度，必有挖金姑娘，而在這種社會，我想中樞之有挖金姑娘，也不過如鬚眉中間之有富賈豪商，錢莊店信，銀行巨壁，實業大王等。挖金姑娘比她的姊妹頭腦清楚，猶富賈豪商之比他人算盤打得實在罷了。富賈與挖金姑娘在世的目的相同——爲錢，他們的手段也相同——有奇貨都是得善價而沽諸，而





又都不惜用最欺詐的手段以達其目標。不但此也，富賈與挖金姑娘都有兩層道德，一是職業上，一是私人上，各不相關。實業大王銀行巨擘在家爲慈父，在外爲信友，但是在他商業競爭場上，若斤斤以打倒同行爲不仁不義而不屑爲，便不成其爲實業大王了。能夠耍弄玄虛，人不知鬼不覺把某公司股票壟斷入手，或把某貨高抬，逼死多少寡婦孤兒而操奇計贏，勝人一着，人人且將敬其手腕之嫺敏，謀慮之老當，羨之慕之，稱他爲模範成功者。挖金小姐在職業上，也許有一樣的硬狠心腸，但是同時我相信也許她在家事母至孝，待較不會打算盤的姊妹行也許是一位疾病相扶患難相助的快友。

要明白這一點道理，我們須先把挖金姑娘的經濟地位看清楚。人家常以男盜女娼相提並論，我却以爲挖金姑娘應與富賈豪商相對，盜者以無易有，挖金姑娘並未偷人，只是賣色而已。說到賣色一層，常人總有許多成見在胸，認爲不道德。實則所謂娼妓賣色，語不殊當，謂之「賣身」可耳。賣色却又不同而是更普遍的一回事了。西洋女子及笄，初入交際場中，她的母親在跳舞會之前爲她搽脂擦粉裝飾打扮，希望吊上一位百萬富翁的少爺或是英國貴族少年，這是母親替女兒賣色之一種，百貨公司經理，辭退年老女店員，而代以一年輕美貌女子招呼生意，爲公司股東謀利，又是經理替女店員賣色之一種。年輕女店員之色貌，及她所必自備之脂粉，從此便成爲公司之生利產業，可以發達公司的生

意。我們普通的倫理觀念是這樣的，女子在公司一天八小時站在高跟鞋上受罪以度其青春，專爲公司老板賣色於主顧之前，而謀股東之幸福，叫做高尚的道德，同時女子爲己身的利益直接賣色，鬪幾大腹便便的富賈的錢，叫做不道德。所謂「不道德」便是因其「可惡」，而所謂「可惡」便是因爲其叫男子吃虧。所以在我們現此社會，在男子的心理中，理想的女子是能使我們以最低的代價享到最大的豔福。所以女子不花錢，不妖豔，男人不要看她，女子一花錢而妖豔，又是「挖金姑娘」。在此矛盾情形之中，自然有頭腦清楚的女子，一旦聰明起來，拿定主張，要徹底一點，同時要妖豔而花錢，不但要花自己的錢，而且要花男子的錢，不但要男子快樂，而且要男子出相當的代價，如此居奇，固然「可惡」，然最多也不過如商賈之居奇可惡罷了。所以有人和杜秋娘韻，應當是說：「勸姊莫惜紗羅衣，勸姊梳裝須入時，花開堪賣直須賣，莫待無花空賣枝。」英國 W. L. George 會著一部小說，名爲「薔薇褥」(A Bed of Roses) 其中女子維多利亞看到她自己身世，爲茶店招待，終日奔走，以爲腿上青筋臃腫起來，危及自己的青春體態，興了悲涼，便是這一類的感慨。你能怪她一時聰明起來，想敲男子兩下竹槓嗎？

自然，挖金姑娘不是理想的女子，不足爲巾幗。男人最喜歡的是樂善好施而無求於人的女子，

又要給你親密，又要替你省錢。而世上確有許多這樣女子，只要換得男子之一點真情，赴湯蹈火粗衣陋食皆所不顧。世上也有許多安分守己的男子，按日上寫字間，按月領薪水，沒有什麼分外之想。但是無論男女，兩性中總有一部分人深覺財利之重要，以謀財爲他們終身的目的。其在男子，這些人便成爲富賈豪商，錢莊店信，實業大家，銀行巨擘等。其在女子，這一部人除了嫁一金龜婿以外，便非做挖金姑娘不可了。嫁給金龜婿的女人，也許要看不起挖金姑娘，我却以爲大可不必。挖金姑娘有金龜婿可嫁，仍然是要嫁的。富賈與挖金姑娘同是這樣想着：「不治生產，其後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其後必致累己。」（張山來語）何況「今之人未必肯受汝累，還是自家穩些的好」（江含徵語）挖金姑娘所求者，與富賈一樣，也不過年老色衰，可以買一座山莊，以度殘年，而免累人罷了。倘是我們能體諒一班富賈財奴，對挖金姑娘這一點願望也可不必深責了。況且富賈豪商，自己積了萬金之後，固然或能鍾愛一不治生產能詩畫的美妾，而挖金姑娘積了家私之後，也可以嫁給一個落魄詩人，倒貼而奉事之。所以我始終看不出富賈與挖金姑娘有什麼高下之別。總而言之，兩位都頭腦清楚而已。然則富賈遇了挖金姑娘，在情理上還是應當引爲知己，互相恭維一番才是。世事是這樣離奇的，還是大家寬容些爲是。誰能擔保挖金姑娘年老色衰之時，不肯在她的「擇鄰山莊」施捨醫藥及印送佛經，如許多富賈財奴之所爲呢？

### 三〇·杭州的寺僧

我去遊了一次杭州到杭州時因怕臭蟲，決定做高等華人，住西冷飯店，雖然或者因此與西洋浪人爲伍，也不爲意。車過浣紗路，看見一條小河，有婦人跪在河旁在澣衣，並不是浣紗。因此想起西施，並了悟她所以成名，因爲她在浣紗，尤其因爲她跪在河旁浣紗時所必取的姿勢。

到西湖時，微雨，揀定一間房間，憑窗遠眺，內湖，孤山，長堤，寶俣塔，遊艇，行人，都一一如畫。近窗的樹木，雨後特別



蒼翠細草茸綠的可愛，雨細濛濛的幾乎看不見，只聽見草葉上及田陌上灑成一片點滴聲。村屋五六座，排布山下，屋雖矮陋，而前後無擁擠，却是疏朗可愛的。高樹與錯綜天然的石巖，蹊徑、草坪，其經營毫不費工夫，而清華朗潤，勝於上海戲園路寓公精舍萬倍。回想上海居民，家資十萬始敢購置一二畝地，地拋草地碾平，花木剪成三角、圓錐、平頭等體，花園砌成幾何學怪狀，造一五尺假山，七尺漁池，便有一可一世之概，真要令人痛哭流涕。

半夜聽西洋浪人及女子高聲笑謔，吵吵不能成寐。第二天清晨，我們僱一輛汽車遊虎跑，路過蘇陽兩面湖光激盪，綠洲葱翠，宛如山水中浮出，倒影明如照鏡，其時遠處盡爲烟霞所掩，綠洲之後，一片茫茫，不復知是山是湖，是人間，是仙界。畫畫之難，全在畫此種氣韻，但畫氣韻最易，莫如畫湖景，尤莫如畫雨中的湖山，能攪得住此波光迴影，便能氣韻生動。在這一副天然景物中，只有一座燈塔式的建築，醜陋不堪，十分礙目，落在西子湖上，真同美人臉上一點爛瘡。我問車夫這是什麼東西，他說是展覽會紀念塔，世上竟有如此無恥之尤的留學生作此惡孽。我由是立志，何時率領軍隊打入杭州，必先對準野砲，先把這西子臉上的爛瘡，擊個粉碎。後人必定有詩爲證云：

西湖千樹影蒼蒼，獨有醜碑陋難當。林子將軍氣不過，扶就大砲擊爛瘡。

虎跑在半山上，由山下到寺前的半里山路，佳麗無比。我們由是下車步行。兩旁有大樹，不知樹名，總而言之，就是大樹。路旁也有花，也不知花名，但覺得美麗。我們在小學時，學堂不教動植物學，至此吃其虧。將到寺的幾百步，路旁有一小澗，湍流而下，過崖石時，自然成小瀑布，水石潺潺之聲可愛。我看見一個父親苦勸他六歲少爺去水旁觀瀑布。這位少爺不肯，他說水會噴濕他的長衫馬褂，而且泥土很髒。他極力否認瀑布有什麼趣味。我於是知道中國非亡不可。

到寺前，心不由主的唸聲阿彌陀佛，猶如不信耶穌的人，口裏也常喊出：O Lord！虎跑的茶著名，也就想喝茶，覺得甚清高。當時就有一陣男女，一面喝茶，一面照相，倒也十分忙碌。有一位爲要照相而作正在舉杯的姿勢。可是攝後並不看見他喝，但是我知道將來他的照片簿上仍不免題曰「某月日靜廬主人虎跑啜茗留影」。這已減少我飲茶的勇氣。忽然有小和尚問我要不要買茶葉。於是決心不飲虎跑茶而起。

虎跑有二物：遊人不可不看，一茅廬，二茶壺，都是和尚的機巧發明。虎跑的茶可不喝，這茶壺却不可不研究。歐洲和尚能釀好酒，難道虎跑的和尙就不能發明個好茶壺？（也許江南本有此種茶壺，但我却未看過。）茶壺是紅銅做的，式樣與家用茶壺同，不過特大，高二尺，徑二尺半，上有兩個甚科學式

的長筒。壺身中部堆炭，四週便是承水的水簍。壺耳、壺嘴俱全，只想不出誰能倒得動着笨重茶壺。由我  
是請教那和尚，和尚拿一白鐵鍋，由鍋裏把開水，倒入一長筒，登時有開水由壺嘴流溢出來了。我知  
道這是物理學所謂水平線作用，涼水下去，開水自然外溢，而且涼水必下沉，熱水必上升，但是我真無  
險向他講科學名詞了。這種取開水法既極簡便，又有用便，有人，壺中水常滿，真是周全之策。

我每回到西湖，必往玉泉觀魚，一半是喜歡看魚的動作，一半是可憐他們失了優遊深潭淺壑的  
快樂。和尚愛魚放生，何不把他們放入錢塘江，即使死於非命，還算不負此一生。觀魚雖然清高，總不免  
假放生之名，行利己之實。

觀魚之時，有和尚來同我談話。和尚河南口音，出詞倒也溫文爾雅。我正想素食在理論上雖然衛  
生，總沒看見過一個顏色紅潤的和尚，大半都是面黃肌瘦，走動遲緩，明係滋養不足。

因此又聯想到他們的色慾問題，便問和尚素食是否與戒色有關係。和尚看見同行女人在座，不  
便應對，我由是打本癩話請女人到對過池畔觀魚，而我們大談起現代婚姻問題了。因為他很誠意，所  
以我想打聽一點消息。

「比方那位紅衣女子，你們看了動心不動心呢？」

我這粗莽一問，却引起和尚一篇難得的獨身主義的偉論。大意與伯拉圖所謂哲學家不應娶妻理論相同。

「怎麼不動心？」他說。「但是你看佛經，就知道情欲之爲害。目前何嘗不樂，過後就有許多煩惱。現在多少青年投河自盡，爲什麼？爲戀愛爲女人；現在多少離婚，怎麼以前非她不活，現在反要離呢？你看我，一人孤身，要到泰山、妙峯山、普渡、汕頭，多麼自由！」

我明白，他是保羅、康德、伯拉圖的同志。叔本華許多關於女人的妙論，還不是由佛經得來正想之聞，忽然寺中老媽經過，我倒不注意，虧得和尚先來解釋：

「這是因爲寺中常有香客家眷來歇，伺候不便，所以僱來跟香客洒掃的。」其實我並不懷疑他，而叔本華、伯拉圖向來並不反對女人洒掃。





有一回，我對一個有教育的英國人說我喜歡倫敦的乞丐，這一句話使他震恐起來。這是雙重的震恐，因為他以爲倫敦沒有乞丐，而且因爲我指出那些乞丐是英國的偉大的表徵。他不肯相信，可是我說到使他信服了。他是一個歐戰後生長起來這一代的人，是一個認爲他的同胞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這一類人。「你喜歡英國的什麼？」他向我請問。

我說：「我喜歡你們的英國少

女，穿了低跟的步行鞋子在牛津街上跨着大步走着的樣子，還有她們在倫敦霧中的清爽而健康的  
 笑聲。我也喜歡她們在電影院內的噱頭笑聲，聽起來很令人高興。在她們的笑聲裏以及走路的步伐  
 裏，有些顯示出獨立和心情愉快的東西。這種同樣的獨立和自尊心理，你可以在倫敦的乞丐身上看  
 到。

當然，那英國人要說倫敦是沒有乞丐的。有的只是老婦人在街頭上出售火柴。那英國人不肯承  
 認，而那些老婦人自己也不肯承認的。對於英國人，乞丐是不存在的。很好的，可是我却認為乞丐是存  
 在的。可是我並不是想及那些出售火柴的老婦人；我是想到倫敦那種等於在上海西藏路和愛多亞  
路的行人道上的炭畫家和塗鴉者這樣的人。在上海，俗稱這做「告地狀」——是失業的文士和畫  
 師；被迫在街頭表現一下他們的圖畫和文章。可是其間也有分別的，因為中國的行人道藝術家會把  
 他們的可悲可泣的事跡告訴你，而倫敦的却只給你一點小小的愉快，來報答你投入他的帽子裏  
 的那個銅子。

因為求乞有兩個方法，一是把貧苦表現出來，一是隨便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吸引過路人的歡笑。  
 我在南京的夫子廟那裏看見一個三四十歲體重一百五十磅左右的男子，踏在一個仰臥在地上

顯然若死的十二歲的女孩子的肚子上，一個人會看見那個女孩子臉上肌肉的緊張樣子。我希望新生活運動的人能看見這張臉孔，他們也許都會看到的，因為他們常常到夫子廟去的。那個男子不會從那個女孩子給他踏到變了進去的肚子上面下來，他叫人們可憐他們的窮苦，拋給一些銅子。他忘記了指出這個肚子並不是他的。這樣看來表演吞劍的人至少要比他誠實得多了。他也是四面求人給銅子，嘴裏插了一把刀進去，臉上露出痛苦的样子。可是這是他自己的臉和他自己的喉嚨，他表現出一點巧技。上海城裏老茶園內的九曲橋上，把他們的痛楚地方給你看的乞丐，便是表現方法的最特色的例子，要整整一章的篇幅才能夠寫出上海乞丐的詭詐和方法。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當我看見倫敦的人行道畫家用一些關於希望和勇氣之類的格言來逗我的興致。在盧賽方場附近的吉爾福街有一個乞丐。我現在記不起他所說的格言了。有一條是關於「早起的小鳥捕得小蟲。」我認爲他把這個思想給我是很好的，雖然我並不相信早起的小鳥這種無意識的話，因爲起身太早午夜工作便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了。另一個在勃隆斯堡的，總是用他的顏色畫筆繪出有玫瑰花覆蓋了的房子，燦爛的夕陽，以及在風濤拋蕩着的海船。他甚至繪了一幅很逼肖的首相的漫畫。一個乞丐繪出首相的漫畫！我想他值得給一整個先令。在國王大道上，有一個失業

的新聞記者。我不知道他的簡潔諷諧的評論，是從笨拙和鐵筆抄出來的，還是他自己腦子想出來的。他的廣闊的額頭曝露着，因為他的帽子放在路旁的一個用粉筆寫出的「謝」字後面，我在曼多亞路的人行道上也見過同樣文采華美的人，事實上，我曾在南京大戲院附近見過一個寫得很好而善用慣用語的英文。可是他並沒有什麼東西回報我，因為他正在說着自己。在劍橋馬戲場上面的却令克洛斯有一個不大好，因為他大肆咆吼反對世界上的沒有公理，他沒有得到我一個銅子。他的態度乖戾苛很，沒有一點輕鬆的樣子。對於一個有教育的乞丐，希望他在人行道上的文章裏，不要露出一點兒乖戾之感，我未免不近情了，可是我不喜歡他，因為我不喜歡他。我最讀成勃隆斯堡那一個，他具有幽默，合適和自尊心。直到今日，他在黯晦的倫敦天空下，所繪色彩鮮明的，有玫瑰花覆蓋了的英國式房子的圖畫，仍舊是我對於倫敦最生動的記憶之一。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此  
页  
缺  
页



### 三二一·遺老

中華民國的一個最大的不幸便是前清遺老的失蹤。我曾致力在清代的遺跡中探尋到這位君子的稀世之珍我相信他應該是中國文化的最優秀的成果了。

清朝也許是很腐敗的，是的，恐怕是很腐敗的，可是這批清朝政府裏的騙子們却都是很莊嚴文雅的君子。這類官吏便是幾百年的教化，提煉和傳統的產物。純粹的前清遺老也許和一個十全十美的女子一樣難得。這是自然物性使然，不可強求。可是在每一時代我們至少有幾十個官吏，而現在



我們只有那些忠實的黨派同志。前清遺老完全是文雅君子。我們還有了好幾十個，而且也是值得有的。不論他的思想如何退化，他的存在終是叫人喜悅的，而他的態度是不僅給他自己也是給那些賄賂他的人的一個貢獻物。他的聲音是低沉而有回響的，他的舉止穩重而寧靜，他的言語是一種藝術，而他的個性却是一種闊博、優雅、謙遜高尚的混合物。

要給前清遺老下定義也許是跟給君子下定義一樣的毫無意思。他的存在是宇宙上無可置辯的事實，這也經常的在激起定義而又廢棄定義，可是當你聽到他講話時，你便會知道他就是一個前清官吏的，這和你從兩面分開梳的頭髮上辨別出一個君子來是一樣的。在男子們聲音的震動中，和肩膀的姿勢上，似乎有什麼東西會贏得女人們的歡心的。你可知道李鴻章的一叢美髯和袁世凱的一對眼珠曾迷惑了多少洋人的心啊！現在這些全都沒有了，該是多麼可悲的啊！

要知道一個人是不是真正的前清官僚你只要聽他講話。他講的當然是官話。他講官話時，拍子便是一種藝術，一種他爲了自娛而耗了半生光陰去培養成熟的藝術。這不全在於那聰明的孩子三月便能學會的聲調上。不錯，聲調也是重要的一部份。我還記得我聽到他言語裏低沉而有回響的聲音，他那北京調的波動韻律，還用了適當而均勻的笑聲來作間斷。如果能再聽到這樣純粹的官話死

也顯意的！如果這些官僚也是搜括人民的話，那他們的搜括手段是優美而有禮的，看起來很是令人高興，而且人民也會被他們馴服得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溫和文雅，可是現在情形就不同了。我們現代的官吏却是那麼的笨拙而粗野愚蠢而淫亂的了，如果我們一定要被搜括的話，那至少也得讓我們能把牠享受一下，可是我們現在連這一些權利也得不到了。這就是爲什麼前清官吏的失蹤是中國的大不幸的原因了。

如果講官話只是聲調的一回事的話，那就不必稱牠爲藝術。牠和一切藝術一樣，需要藝術家的智慧和精神作背景。在純粹的官話交談中，每樣東西都是和諧的；談話者的個性，室內的家具，禮儀的氛圍，聲音的色調，正確的聲調和精練的語彙，絲的團扇，以及官僚的鬚髯，馬褂——所有這些綜合起來才造成了和諧的藝術效果。穿了西服是不能講官話的，他的姿態便根本和這相衝突，穿了高爾富球衣捏着絲的團扇，或是講着官話却用手帕掩了打一下噴嚏，這簡直是不幸的遭遇。與其打一個噴嚏，倒不如以適當的姿勢咳一下嗽，吐一口痰來得好些。第二是那留蓄半生才能到達莊嚴程度的官僚鬚髯。我只能想到于右任才有這種品質。第三是談話時的寧靜，聲音的色調和心情的平衡，這平衡造成了莊嚴而穩重的個性。莊嚴而穩重的個性又需要教化深湛而愉快的靈魂，而這種靈魂又需要

學識，平靜，閱歷和勇氣才能練得的。這種官僚有時也會受辱的，可是他卻不會失去尊嚴他的呻吟是優雅的，他的噴嚏是有規律的。如果他跌在地上，他爬起來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扶正他的玳瑁眼鏡——是那麼的幽閑，那麼的正確。我們的現代官吏看來却竟會踢足球。踢足球是多麼有失體面的舉動……有的竟還吸雪茄。可是吸着雪茄又怎麼可以講官話呢。水烟筒才是適合的東西，事實上我知道現代官吏連想也不想講什麼官話的。他們講的只是一種廣州——蘇州——無錫的混話。這就好像那……：

最後，講官話還得有特殊的語彙，這語彙一半是專門的，一半是文學的，專門的語彙，我們的政府文書還能教給他的上司，因為他們是懂得這些的。而且如果官員資質聰明的話，那是不難學會的。這學東西學起來的確非常有趣。譬如，當你說到你自己的兒子時，你便稱「小犬」。當你談及別人的兒子時，你便說「令郎」。你自己的妻子應稱「拙荆」，而你友人的妻子却應稱「尊嫜」了。邀請一個友人到你家裏來時，你得說「大駕光臨」。這種禮儀的確能使人覺得他是有教化的。他們改善了他們的性情。

說到文學的語彙，却我不敢勸我們的官員們去嘗試。這必須下二十年的苦功。這也就是為什

麼你發現純粹的官話交談的珍貴和喜悅的原因了。不論你如何反對官話，他在許多地方有着中國歷史、文學、說文的豐富的智識的。他能暗自背誦幾十篇文學作品和詩句。真正純粹的官話的交談也便是文學的談話。這些談話者對於倫理和政治問題都非常嫻熟。因為中國的官僚並不就像法國型的朝臣。他是一個職業學者，他的談話也和學者的談話一樣。他有着一套公開的政治哲學和一套私人的倫理哲學。他是朝臣和學者的混合。你能和頭等的前清官僚討論荷墨學說、元曲、宋理學以至明代的盜器。可是我們現代的官員却只知道談些美麥借款、一又百分之二、五加侖的汽油可走二十哩等。

是的，前清官僚的時代是過去了，說謊的藝術也衰敗了。我們現在有的，不是什麼李鴻章，而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我們的將軍大都自名「福祥」、「金玉」和「福麟」等，而他們的嬌妾也只是單調地稱為珠小姐、春小姐一等。說我們要被他們搜括是屈辱他們的。

只有一天我碰到了一個外貌是真正前清遺老的人物。他心廣體胖。手中捏了一本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心愛歷史、詩和書法。他講的是聲調正確的純粹官話。從他談話的鎮定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飽學之士。我會愉快地聽到他談論着人民的窮困、官吏的淫亂、電影的害處、孔教的重要，以及堅強的內政機構的亟需。他的談話是那麼的和霽，我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這該是最後的一個又淵博又優雅又謙遜而又高尚的遺老了。」他可能是一個大官，也可能是假作的。然而中國還是有救的。

### 三三三·洋涇浜與基本英語

我想洋涇浜英語 (Pidgin English) 不但非常佳妙，而且是有遠大的前途的。據我所知道，只有蕭伯納會替洋涇浜英語說一句好話（蕭斯伯森會著有專冊，也是取十分敬重的科學態度，借此以研究語言的變遷。）一年前曾見報載蕭氏談話謂洋涇浜英語的 no can（不會）比標準英語的 unable 聽來還要響亮達意。我想這一點稍懂英文者都能贊同。比方有一位女士謝絕你的邀約，說她 unable to come，你心裏總在疑心，她也許會改變主意而終於來吧。但是當你請她時，而她給你一個乾脆響亮的 no can，你只好悵然決然做



難必不來的打算，依照意大利美學教授克羅遜（Benedetto Croce）的學說，凡文藝美術的作品，只能依其表現達意的能力為批評的標準，不得以呆定的形式（如詩的體律，或是語言上的文法）為憑。所以，依照這個美學標準，想達意很爽利的 no can（不會），no Wanchee（不要），mas Moo（由他去吧）等語，同米爾敦的絕妙佳句比起來，是有同樣的文學價值，說不定還會使米爾敦相形見拙哩。因為這種口語說來人家總是可以懂得，而米爾敦的佳句却不一定。

我們不但可由克羅遜氏的美學批評而明瞭洋涇浜英語的文學價值，並且可由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法證明牠必於五百年後成為世界上流社會的普通話。世界語言學家如 Jespersen，Ga Delezn 常稱中國話最為簡單，最合理，演化程度最高的語言，其實英語在歷史上全部演化的趨向，就在告訴我們，英語是在逐漸演變趨近中國語言這一派的。比方現代英語已經不肯承認一隻茶杯或是一隻寫字檯，有什麼陰陽性別，這是英語與法德文之不同，英語實際上已經淘汰了性別，（就有英人的一篇「又發見添新花樣的代名詞，」取笑我們新造的「她」字，）而且也幾乎廢除賓主格位了，所以英語早已走上中國語的路上，而且已經達到中國語在一萬年前所已達到的地步了。洋涇浜英語就是英語與中國語最天然的結合，所以是合於歷史的潮流的。

假如我們再進一步，記得將來世界市場要轉移到太平洋來，如經濟專家所說，又記得將來的世界是普羅的世界，而綜觀以上所論列，就不能不承認洋涇浜英語必然成爲五百年後最體面人講的唯一的世界語。贊成英語爲世界語的人常引一種理由，說現在世界操英語的人已有五萬萬，依照這個講法，中國話有了四萬萬人講，也應有升爲第二種世界語的希望了，就使將來的戶口不增加，也是有五萬萬操英語的人與四萬萬中國人在太平洋往來貿易，而且這九萬萬人都有普羅的脾氣，厭惡英文文法，視爲有閒階級的奢侈品，所以除非承認洋涇浜英語爲唯一的不腐化的將來世界語還有什麼辦法？

近來英國奧克登教授發明基本英文八百五十字。據說也是因爲英語的分析性與中文相同，才有這樣限制字彙的可能。例如以「看重」代表「敬」字 (look upon 代表 respect) 「看輕」代表「鄙」字 (look down upon 代表 despise) 便可把「敬」「鄙」二字刪去。可惜現代的英語尚非十分分析性的，所以基本英文沒法表示「留聲機」而只能說是「一個磨光黑色的圓圈，中盤一隻狗在一個喇叭之前」五百年後，洋涇浜英語盛行，我們便可簡單的說他是 talking box (話盒) 而無須 gramophone 這字了。基本英文現也沒法表示天文鏡與顯微鏡，因爲英文 tele-



scope, microscope 倫是合組性非分析性到了二四〇〇年我們操英語的人便可說這是 *learn* *jer-class* (學遠) 與 *show-small-class* (顯微) 了。那時也不會感覺沒有 *Telegraph* 字的困苦 (八百五十字由所無) 可以仿中國話說是 *electric report* (電報) 「德律風」(表中所無) 可以說是 *electric talk*, 「新媽媽」(*cinema*) 就是 *electric shadow* (電影) 「無線電」(*radio*) 也可以很簡單譯為 *no wire-electricity* 這都是中文富於分析性之例也。

還有一方面，就是發明基本英文者選字的標準，也可用洋涇派英語的演化為借鑑的「來講克姆夫講哥，番薯破腿多，今四香弟否，夫辦庚不羅，」那一個字不是所學必所用的，可惜以商業英文為號，仍是英文 (*Basic* 之 *B* 字母是代表 *commercial*) 是沒有「德律風」，「電報」等字，這是洋涇派英語所不會出毛病的。奧克敦教授所選的字頗有心理學研究室的氣味，如 *behaviour* (「行為」) *reaction* (「反應」) *impulse* (「衝動」) *normal* (「常範的」) 等，不像洋涇派英語選字純依乎日月需要為標準的。我曾在公園中聽見一位看外國小孩的老奶媽，一個鐘頭罵那孩子一百次「又登夫」(*you damned fool* 讀如 *you danyfo*) 可見得「又登夫」是使用上常率極高的字。

在八百五十字表中找不出 ladies 與 gentlemen (女士與先生) 只有 man 與 woman (男子與女人) 然而我們却知道將來太平洋的商人非用「女士」與「先生」不可，除非他打算到處見個女士要呼爲「那個女人」(that woman) 而失了主顧。基本英文有 able 字而沒有 can 字，但是奧克敦教授要惋惜的發現 (假定他長生不老) 在二四〇〇年，人人要說 no can 而不說他那帶有書本氣味的 unable 字。

無論那一位西崽都會開一張菜單，給西歐旅行者認爲滿意。他由經驗得來，知道「牛排」、「肥列」、「土司」等字，是第一百字中所不可少的。但是基本字表中就找不到這些字，也沒有「鷄鴨鵝」而只有生物學分類上之「禽」字。我會戲擬一張基本英文菜單，發表於此，以待禮查飯店或滄洲飯店的西崽斧正。

#### A BASIC MENU

- (1) False soup of swimming animal with round hard cover
- (2) Soup of end of male cow (註1)
- (3) Fish with suggestion of China or the Peking language

(4) Young cow inside thing nearer the heart boiled in oil (註11)

(5) Fowl that has red thing under mouth, that makes funny, hard noise and is eaten by Americans on certain day (註11) taken with apple cooked with sugar and water, but cold

(6) Meat with salt preparation that keeps long time

(7) Hot drink makes heart jump or you don't go to sleep

(一) 假甲魚湯 (游水而有圓形硬殼的動物之假湯)

(二) 牛尾湯 (陽性的牝牛之末的湯)

(三) 「滿大人魚」 (使你想到中國北京話的魚)

(四) 炒小牛肝 (少年牛肉中最近心臟之物用油煮)

(五) 火雞冷蘋菓漿 (某種禽類, 嘴下有紅物, 能作好笑響亮的聲音, 美國人在某節日所食者, 同着用糖與水煮成而涼食之蘋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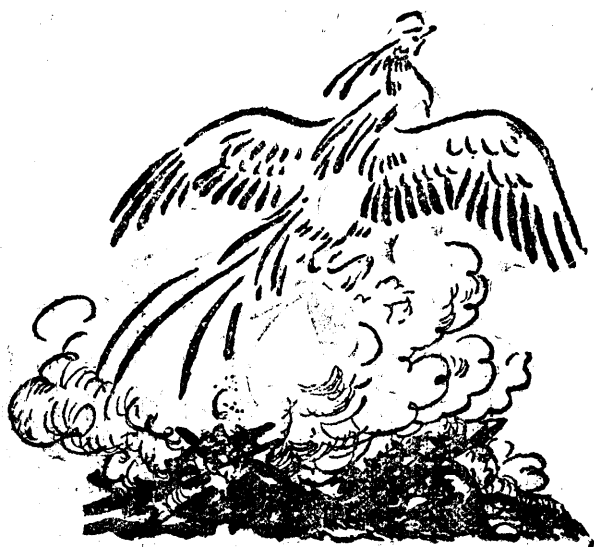
(六) 火腿 (醃過而能耐久的肉)

(七) 咖啡 (使你心跳或不眠的熱飲料)

註一：基本有「牝牛」(cow)，而沒有「牡牛」(om)，所以牡牛只好說是陽性的「牝牛」。

註二：西歐人士不吃肺，所以「與心最靠近的東西」必定是肝，不會誤會。

註三：在將來的洋滙英語，「火雞」便是 fire-bird，不必這樣囑咐了。



### 三匹·中國的未來

不知道我們這巨大的種族的和民族的實質的意義，而要想來討論中國的未來是不可能的。這工作的所以困難是因為中國的變動是太快了，牠脫離了久長的舊時代，牠潛蓄着那麼多的持續力的偉大因素，這在只從表面看事的人是見不到的。

就是對於現在的中日戰事的戰場的命運以及戰爭的範圍結果，如果不熟悉成長中的中華民族不是民族而是文化，要想估計是不可能的。戰爭的結果僅

能表面地影響這落後的成長中的民族的。我個人以為中國是有着一種內在的力量，這種力量會使戰事停頓下去而實際上却是中國的勝利。可是不論勝利，失敗，中國的命運在握在她自己手中，這在勞人，即使便是日本的坦克飛機也是無能為力的。

戰爭爆發後，我們已看到了中國的新的民族實質。她在戰場上失利了，她損失了大塊土地；她甚至失去了她從前的首都。可是中國的領袖和內部一致的對外團結至今沒有什麼變動。在另一方面，改組政府遷都，拒絕日本的幾次求和，採行焦土政策和游擊戰術，訓練無數新兵，和建築數千哩的公路——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了抗戰到底的堅決。這些事情在五年前是不會發生的，這表明了有着一種足以轉變中國的偉大力量。

我們且回到二十九年前的時代，那時，在一九一一年，滿清王朝崩潰了。年青的革命者以為他們能夠一舉手便把這老大帝國改變成新的共和國。可是共和國却因土地的廣大而墮入一批滿清政府時訓練了的地方軍閥手中了。議會政治是失敗而且立刻捨棄，也沒有誰出來保衛。

這是很明白了，是因為帝國的崩潰連普通社會的和文化的真義也崩潰了。沒有新式的交通工具，統一是全然不可能的事。歐洲在查理曼或拿破崙傾覆後發生的事情，現在在滿清傾覆後的中國

發生了。那時是軍閥間均勢的變動和軍閥和革命力量間的爭鬥。

十一年以後，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西方列強雖然見到中國當時的紛亂，他們却認為中國有恢復她國家秩序的能力，並担保「與中國以最豐富最平靜之機會，俾彼得發展並保持其穩固有效之政府。」

事實上，雖然有些中國人不喜歡華盛頓協定，把牠視作侮辱，可是十幾年來中國却並未有過外人承認「俾彼得發展並保持其穩固有效之政府」的紀錄。只有有遠見的政治家才能見到目前以外的事，一九二七年南京政府的成立，便可證明他們的對中國的信心，而南京政府的逐年成長和內政的革新是符合於那些西方列強的希望。牠是「穩固有效之政府」的期望，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對於約言有神聖信念的華盛頓協定，使太平洋的列強之擴展海軍軍備暫得休息，而中國也因此得到了一個復興圖強的真正機會。華盛頓會議後的十年中，日本自由主義者頗為得勢因而阻止田中一類的軍事夢想家的行動。華盛頓會議後的這十年是中日保持友好關係的唯一十年；新的階段開始於一九三一年的征服滿洲。

中國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不是一個普通人知道的事情。就是連發展中國最重要的人物——

官員也不能知道。使得中國民族意識覺醒的力量是不可見的信念的力量和國際環境。信念的力量，報紙，圖畫，雜誌的力量，電影，無線電的力量，建設公路交通工具的力量，以及大眾覺醒的力量——這些力量是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得住的。

男男女女的外觀都成新式的了；年輕一代的教授代替了前清的遺老（我在國立北京大學的同事有一個經濟學教授，一個地質學教授，一個名譽校長都是哥倫比亞留學生，都在南京政府當着官）；一批年輕的留學歐美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代替了北京政府時代天生撈錢養軍隊的老財務官。這並不由於金融制度的改良，而是由於稅收漏卮的發見。年輕的一代總是有一些左派而激進的。中國反對史丹林和托洛斯基的人們大概是和善的。

自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進攻的信號促使中國加速地增強她的民族意識。政府方面，國防復興計劃在積極進行着。鐵路飛快地擴展着（粵漢鐵路是連夜用了火把照着趕築成功的。他們還提防日本的封鎖）；連接西南西北各省到南京的全國公路網加速建設；雙頂的錢塘大橋和七百萬元的虹江碼頭都在戰事發生之前完工。政府金融狀況因發行紙幣，集中銀元準備金和收併國家銀行而大為增強了。有許多行省中，大學一年生和高中二、三級學生須受三個月的集中軍訓。中國顯然是國



結起來的這是刺痛日本的新生中國，以前努力改進內政的民族主義者，現在全起來和日本作誓死戰了。這些都不是外來侵略所能擊潰的。不論如何，種子已經播下了，牠是一定會抽芽生成的。

這個民族主義現在是受着試驗。這個自瀋陽事件後六年來的試驗是對中國有利的。我早說過日本軍隊已經幫助了並且煽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的興起，這民族主義者不論是理論上或是實際上和「反日主義者」是毫無分別的。在侵佔東四省以後的對中國土地主權不斷的侵害中，覺醒了的民族意識，也就是對日的仇恨，漸漸地充裕地侵入了每一階級的中國人的心，而這種意識却因為南京政府爲了要避免發生事件對一切反日舉動的壓制而加強了。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違反了她的意志，她正在增強着中國的民族主義，鞏固着中國的統一。顯然的日本走上了不能回头的道路。她必須一往直前毫無猶豫地擊潰中國的抗戰，雖然她也明知她所用的方法只能引起更多更深的仇恨。假如她達到了目的，中國被迫停戰了，那當然很好；可是假如她不能達到目的，中國抗戰並沒有潰敗，那她就得準備接受其後果了。

我相信日本是冒着絕大的險。不管怎樣，骰子已擲下了。而她也知道今後或能和滿洲國一樣跟中國「合作」，或者一些也沒有，於是炸彈炸去了愛好和友情。

日本的炸彈到處爆炸着，反日仇恨和炸彈碎片深入人體一樣的深入了中國的心。如果有那個中國人懷疑日本是否侵略中國的話，那麼日本的轟炸機是會除去他的懷疑的。對於外來侵略的反應，中國人是跟別種人民完全一樣的。我因而認為日本的轟炸機是委員長的軍隊的最可靠的宣傳武器，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善做很苦工作的。

戰爭延續的效果顯然是日本要被迫陷入一個延長下去而減弱了她的國力的衝突裏，日本所憂慮的不是她能攻克許多中國土地的問題，而是她怎樣能在游擊戰前不消耗太多而安全地保持所佔土地的問題。

換句話說，這不是她能深入多少遠的問題，而是她爲了中國境內的傀儡政權而要防衛多少中國土地的問題。因爲在滿洲國需要常駐日兵，在別處的傀儡政權也需要兵力——如果撤退了，傀儡政權也就瓦解了。傀儡政權所有的土地愈大，所需的日本兵力也就愈多。游擊戰術的應用，加上了焦土政策的採用（這政策本身就是中國決心作戰到底的最確實的說明），將使得這戰爭延長下去，我相信這便是唯一的結果。

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在受着最嚴厲的試驗，而中國的人民也在受着嚴重的痛苦。在戰爭結束了

以後，中國固弄得荒蕪，日本却也軟弱而淪爲二等國家。如果有第三國出任調停，強迫日本停戰時，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便會回頭努力復興民族工作。這次戰事的影響，兩個國家都會體味到一二十年的。這個經過了可怕的鍛鍊，從外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中國，我相信，一定會重新回復起一個新的自信和新的民族的自傲。可是這一次的掙扎表示了七八年前開始的復興工作要重新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重新開始。這就是說，委員長會成爲一個民族英雄，而那些現在忠忱地和政府合作着的人民將被注入以一個全新的忠實感覺。這也就是說，一種對於一向爲人蔑視的軍人的新的尊敬，和一心對於國防力量的新的興趣。

已經來過的還繼續在來着：新時代的信念的不可見的力量會保持這個古老的有教化的人民的。有了中國的智力和勤勉，一個新時代的民族是永不會被征服的。俾斯麥以爲他毀滅了法國而協約國以爲他們毀滅了德國，日本也要毀滅中國的新的民族主義（這是這次戰爭的目的），所以日本正在這樣想。假如俄國在這次戰爭後給精疲力盡的日本來一下毀滅的打擊，俄國會想她是在使日本永久毀滅了，可是一個新時代的日本民族却能毀滅嗎？世界上是有着非武力所能毀滅的東西的。所以，如果中國有民族主義，我相信中國在戰爭之後，受到了戰爭的教訓以及她自己無窮的持

體力，她是會迅速的恢復舊觀的。我相信這民族會被經驗所鍛化了而會堅決進行復興工作的。這次戰爭最有價值的禮物，我相信，是紀律的教訓，這普通總不是中國的美德。蔣夫人繼續她的新生活運動，這運動在這教訓中會獲得一個新的意義。

因此，我們的政權將有幾種可能的。第一，委員長的威望大大的增高了，這又大大的便利他的工作。第二，人民將比較有豐富一些的戰爭感而好武一些了，當然不再有民族主義的了。第三，人民一定比從前更關心社會問題了，特別是在他們受游擊戰訓練時的政治訓練，改良復興農村將特別受領袖們的關心。第四，有大批的文官會被清除出去。

共產主義的戡止要看在於中國固有傳統，而法西斯主義的戡止則將依於蔣介石領袖的法令和外觀。中國的前途將還是民主政治的前途。

中國的愛好中庸是很重要的。中國不是日本也永遠不會是日本戰事結束後，外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遲早要捨棄的，外國租界遲早要收還的。

但是我不相信這些變化會怎麼劇烈。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中國的改需外國資本來建設而一些民主國家也一定會把牠當作一種積桿儘可能的來保持他們的地位的。可是中國國際關係一

定有一個簇新而康健的互敬互尊的氣象。

對於日本，中日關係的道路上將留下了一些更新更大的問題，可是這些問題日本和中國都要去解決的，而我想日本將忙於自己的經濟問題而無暇來關心中國的問題。

中國會有更多的機會跟日本建立友好關係，這關係日本至今還沒有得到的。不論他們征服中國或是與中國修好，他們總缺少獲得民心的政治才能。「滿洲國」便是一個明證。日本現在是，而且還要常常是拙劣的開闢地的人。



### 三五·真正的威脅——觀念，不是炸彈

在人類文明的進步中，生活的藝術和殺人的藝術——航空術和戰術——常是存在在一起的。任何民族都不會保持三十年以上和平相處沒有內外戰事發生的。這似乎是從人類是愛好鬥爭而又愛好和平的動物的這一事實引出來的。在人類的身上，愛好鬥爭的本能和愛好和平的本能——這我稱作食肉的本能和食草的本能——是完全混合的。

這意思倒並不指中國的缺點；問題是一種把人馴服得毫不好鬥的文明是不是需要。生活是常和鬥爭在一起的，否則種族會逐漸消滅的。

我不想赦宥戰爭，我只是指示我們生物學上的遺傳。在自然界裏好鬥的本能和生活的本能是一件事物的兩個表現，那

些原始的生物學上的本能比任何短暫的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都來得深刻。在生物界中無情的戰鬥常和母子的愛以及異性的愛是常在一起的。這些異性的愛是產生美的，譬如花的香，百靈的囀，蟋蟀的歌聲。

這也許要使研究博物學的學生沮喪的，那最無情的爭鬥在表面上看來平安無事的地上下日夜繼續着，一只和氣地坐着的魚狗却是剛剛殺了一條無辜的鱗魚；的自然生活本本是難堪的，要經過一次災難才能還復原狀。如果大風暴後你到長島去觀光一下，你看到那青綠的樹被颶風的風暴，你會不禁感到自然生活的太艱辛了。

現在歐洲又一次的被戰神蹂躪了。在每個人看來，慕尼黑會議以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和平是那麼和戰爭接近，短暫的和平就預示了無窮的破壞。更使事情紛亂的是，作戰的人還自誇是愛好和平者，而侵略者還斥責對方是「戰爭製造家」。希特勒從殺殺了波蘭回過頭來，同樣向歐洲伸出他的魔手，他坦白地問道：「爲什麼要有戰爭呢？」在進行整個大陸的大屠殺的日本，却說只是要建立「新秩序」。和平和戰爭比前時混亂更不堪了。

這些是什麼意思呢？人的愛好和平的本能有沒有被好鬥的本能所暫時抑制了，征服了或者是

消滅了呢？而時代文明（藝術，宗教，人類的共通信念，科學的新發見和生活的藝術等）會不會消滅呢？我們先來解答第二個問題。

許多人都因城市的在空襲中消滅而感到無限恐怖，有的思想家以為時代文明是會被消滅的，我要深深地表示不同的意見。

我知道好戰本能僅僅是愛好和平本能的另一面，我相信上戰場的人沒有是不願生存的，所以我以為愛好和平的本能是兩者中的較強的一個，因此是不能消滅的。這本能既不能消滅，文明或是生活的藝術便也不能消滅。我們說戰爭會消滅時代文明的意思是什麼呢？

事實上藝術和科學也許要暫時的倒退，可是我敢斷定在戰爭以後母鷄還是會生蛋的，人們也不會忘了怎樣炒蛋的，羊毛還是會長羊毛，英國的工廠還是會紡織出呢絨織物的。城市的外觀也許會因無情的轟炸而改變，一些舊的存稿甚至大英博物館的 *Magna Carta* 也許會遺失或焚毀。一些英法的詩人科學家也許要被殺戮，一些有價值的實驗室，或甚至牛津大學裏的也許要掃滅。然而，地下Bodleian 圖書館是不會消滅的，而科學方法也還是能保留下來的；要消滅所有的文件書本是不可想像的。留聲機片和蕭邦的音樂還是有着的，因為音樂的愛好者還是有着的。



人類的品質也許因民族的少壯一代被屠殺而受到顯明的痛苦。可是如果民族並不因轟炸而完全消滅的話，時代文明和一切藝術和科學的遺產是會繼續下去。

在戰爭破壞後，人類愛好和平的偉大本能以及人類天才的創造能力能把歐洲在極短時期內恢復過來的。

這說明了僅是物質的混亂是不能破壞什麼的，中國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在這次戰事中中國學校、文化機關的遭日本破壞可說不能再有比這更系統、更完全的了。可是要是說中國的時代文化消滅了是太牽強的。浙江一個大學的教授學生從東南徒步千哩的走入內地，重新在雲南西南開學上課。

如果人沒有消滅，什麼也不會消滅的。中國古代文化的愛好者會因世上唯一僅存的永樂皇家藏書的被一八五九年的英法聯軍消滅而感到憂戚。可是這對整個中國民族又有什麼關係呢？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也不能消滅儒家文化。

這說明了這問題的更微妙的非物質一方面和人類生活的積極方面。如果那些製文明的事物——信仰自由，個人權利，民主政治和普通人的愛國信念——消滅了，時代文明才會消滅。極權國家

發動戰爭剝奪了人民的這種文明，把人當作鬻來處理，這已經在開始消滅文明了。如果有一個民族並不能這樣容易的排佈，人們的精神還保持自由的話，文明是不能用戰爭消滅的。

把愛好和平的本能置放於好鬥的本能的隸屬之下，消滅文化是全然可能的。如果不把人生的價值加意地防衛，把生活的權利意識地抬高，文化是可以消滅的。在這個時代的思想和生活中這種生活的權利漸漸交給了獨裁者了，這才是危險的徵象。歐洲極權國家的公民早已喪失了非洲土人至今還享受着的生活和思想的權利了。

事實上，我們已經從通常理解的文明走遠了一段路程了。一切在閃蕩着。於是文明來了，給我們相當的舒適生活，還有相當的限制自由，叫做責任感。馬是沒有責任感的，信鴿的飛回家來只是爲了牠喜歡如此，可是人要做工作。

首先，告訴他要爲生活而工作。於是再告訴他要爲保衛工作權利而奮鬥。我們要隨時準備作戰，帶了鎗吃飯，穿着作戰長靴而死是遠比不穿來得光榮。我們沒有自然的自由而回到自然。人們有的是食糧領取證和責任感。百萬個訓練編排得一樣思想的機械人，在他們主人的指揮下咒罵着或頌揚着蘇聯。

所以威費今日的文明的不是戰爭本身，也不是戰爭的破壞作用，而是幾種政治主張所惹起對於生命價值的觀念的變動。這些政治主張直接地侵害了人的正常自然的生活權利，而使牠們隸屬於民族間屠殺的需要。在極權主義者看來屠殺的重要性是遠過於生活的重要性的。

無可否認的在爲了戰爭和征服而組織的國家的觀點上看來，極權主義是需要的，可是在作爲文明服務和爲了通常的生活幸福的目標個人看來，極權主義在這一方面是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消滅時代文明的非戰爭，也不是機械而是把個人權利隸屬於這時代思想的有力因素的國家的那種趨勢。

羅馬帝國也許是被老鼠和蚊子所消滅的，而最後還是因人類的墮落而消滅了。時代文明也可能因那種引起同樣的種族墮落的和平而消滅的，這種種族的墮落，不論是如荷頓（Hooton）教授所說的那種物質上的感覺，或是人類自由的喪失的精神的感覺，結果都是一樣的。在物質方面，戴了防毒面具的二十一世紀的人是足夠嚇退一種原始的穴居人了；可是在精神方面，在某種國家中，我懷疑他看來是更值得尊敬的。

普通人的羞恥是早已沒有了。在極權主義的世界裏，華爾懷德曼的開路歌念起來恍恍惚惚的：

愉快地，我進行着

開路工作，

健康自由的世界

便在我的面前，

我面前長長的，棕色的大道

領着我，向我要去的地方走去，然而他的警告是不能忘記的：

我在路上行走，你會不會對我說，

不要離開我？

你會不會說，不要冒險吧——如果你離了我，

你便會迷路的？

只有克復人類自由的夢想，只有恢復人類生活權利的重要性和價值，才能避免損害時代文明的威脅。我現在更相信那個拒絕捨棄一寸自由的偉大流浪者才是世界的救主。

我開始時就說人類好戰的本能和愛好和平的本能只是一件事的兩個面貌。簡直沒有人會想，

一個報名上前線的志願兵和那願在炮火中戰死的更高貴的願望同樣是追隨着冒險開路的本能的。

兵士俘到一個敵人時比抓到一只迷路的小雞鴉更爲興奮的事實並不就是前線戰爭的真正面目。真正面目倒是這個事實的反面。一個人在跑過通路時突然覺悟到生命在死神前才是最珍貴最甜蜜的。人們走出了戰壕便不會再默念他們的敵人的仇恨了，除非他們因過分的憎恨才殺了他。

一個業餘的詩人讀到他新近因靈感而寫下的一首嘲笑田鼠和村女的打油詩；一個伍長一聲不響地抽着烟斗，而全體士兵在靜聽着一個同伴讀 Bulwer-Lytton 的小說：一個十八歲的白面的，敏感的青年帶了他在毀壞了的鄰村中發現的紫羅蘭走了進來；有人彈着和他唱着歌。天上百靈鳥的囀轉聲和地下蟋蟀的歌唱聲在前面似乎更令人迷惑了，更覺得珍貴了。

突然的，兵士發見了人是爲自己而生活的偉大真理，當他回頭看到後方的人民時，生活的正真的面目便顯出了極端的重要性和魅力。在戰爭開始時的興奮中，一個志願兵會馬上快活地穿上軍服，可是在戰壕中度過了二三年以後，如果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打了紅的領帶和他的情人幽閒地散步時，他會覺得這是世上唯一值得留戀的事情了。打紅領帶的重要性在你不能打動你便會體念

到的。對於一個休假回來的兵士，城市生活或是鄉村生活最平常的景象——一隻夾肉麵包的櫃子，晚上的盞紅燈，乃至路燈——看來都是美好而令人安心的。即使做一隻懶蟲，躺在床上沒有什麼起身軀的幻覺，似乎也能構成一個人類文明的莊嚴，美德和百世偉績。

事實上，一個人突然的覺悟到人生的一切美好事物——早晨的咖啡，新鮮空氣，午後的漫步，甚至搭乘地下鐵路或是在火車上巧遇古人——所以這些都因他們構成了生活的目的而也便構成了文明。戰爭使我們悟解到我們平時認為當然的事物的重慶。沒有人會比前線回來的兵士在理髮店中雍面再覺得愉快的了。

人生的目的就是爲了自己生活，這是多麼明顯的事實，我們簡直從沒有想到過，而且和平的時期中我們有時竟會對牠發生懷疑。譬如，道德家在蓋視躺在床上上的生活，而神學家也常以爲困苦便是美德。可是前線的兵士總遲早會覺得躺在床上是文明的至上禮物，而脫了戰靴睡覺對於生活的方式遠比穿了睡覺來得真實。

# 愛與刺

With Love And Irony

每冊實價七元

原著者 林語堂

翻譯者 今文編譯社

發行人 張志謙

印刷者 桂林張家園  
秦記西南印刷廠

發行所 明日出版社  
桂林中南路一七九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桂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桂三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4446B



廣西全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〇九三號